

1167
2712.44
33

世界文學叢書之一

鐵 踵

美國 Jack London 著

王 抗 夫 譯



3 2167 4134 2

上 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B

• 200985

第 一 章

我的蒼鷹

柔和的南風攪動了紅木樹林，野水流過有苔的石上波盪出甜美的音調。太陽光裏有蝴蝶在飛舞，各處發出蜜蜂的催眠歌唱。是這樣的寂靜和平安，我坐着，思量着，而不能安定。這樣的寂靜使我不能安定。這好像不是真的。全世界是寂靜了，但不過是大風雨前的一種寂靜吧了。我引長了我的耳朵，用我一切的知覺，要想得着大風雨臨到的朕兆。啊，希望牠不至於不會臨到！希望牠不至於不會臨到！（一）

（一）原註：第二次大革命差不多是安勃斯特愛弗哈得一人的努力，雖然他是與歐洲領袖們合作。愛弗哈得的被執與受刑是1917年春季的重大事件。但他已充分的預備了一切，所以他雖死，他的同志們能夠毫不遲緩，毫不紊亂的進行他的計畫。他死後，他妻住在加利弗呢州亞內梭羅馬山一座小平房裏，叫做維克冥寢居室。

我這樣的不安定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我想着，想着，而不能停止不想。我在嚴緊的人生中是這樣的長久，以至我完全被現在的寂靜和平安所壓抑，我不能禁止我不住在那個將要爆發的死亡和毀滅的瘋狂漩渦之中。我的耳中充滿了被鞭打人們的哭聲；我能够看見，我以前也曾看見過，鮮美的血肉受傷痕，被切斷；他們的靈魂強暴的從肉體中奪去，投到上帝面前。我們可憐的人類是這 得着我們的終局，從殺戮和毀滅之中掙扎，要想把最後的平安和快樂帶到地上來。

這時我是孤獨的一人。我一不想到將要臨到的事，我就要想到已往的事——想到我的蒼鷹^(二)，用他永不困倦的翼翅，擊着天空，向着他所崇奉的太陽，人類自由的熱烈意志，飛翔。我不能懶懶的坐着等候他所經營的大事奏告成功，雖然他不在這裏親自看見。爲這件事他用盡了他一生的力量，他犧牲了他的生命。這是他的事業。他親手造成的。

所以，在這樣急切期待的時候，我要寫到我的丈夫。在同輩中只有我能够把他的人格多多的表顯出來，是這樣不能完全說明的。高貴的人格他的心靈是偉大的，我對他的愛漸漸的不是私人的了，我的最大憂慮就是他不能在這裏看見光明的降臨。我們

(二)譯者按：這是她的丈夫愛弗哈得。

不會失敗。他已經佈置得很堅牢很確實。災難降到那些鐵錘的人們身上！災禍會不久從屈伏的人們身上推到他們的身上。命令一發出，全世界的勞動羣衆要站立起來。自從有史以來未曾有過這樣的事。勞工確實的聯合起來，這是第一次的國際大革命。世界多麼大革命的範圍，就多麼大。(三)

我心中充滿了這事臨到的希望。日日夜夜我是生活在其中，牠早已佔有了我的心。因為這樣，我想到我的丈夫就不能不想到這件事。他是這事的靈魂，在我的思想中我怎能把他們分爲兩事呢？

我已說過，只有我能把他的人格多多表顯出來。大家都知道他爲着自由，勞苦工作，并且遭受着極大創痛。他是怎樣的努力

(三)原註：第二次大革命的確是國際間的。這是一個巨大計畫——太巨大了決非

一人的聰明才力所能完成。全世界寡頭政治國家裏的勞工們解待號令站立起來。德，意，法，以及全奧洲都是勞工統治的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國家。他們都準備着幫助這次的的革命的。他們竟有勇氣的實踐了他們的言語；因此，第二次革命失敗，他們也被全世界寡頭政治的連盟國所壓服，他們的社會主義的政府竟被寡頭政治的政府起而代之。

工作，他遭受的創痛是怎樣大，我十分明白；因為在這二十個切望的年頭裏我是同他在一塊兒，我知道他的耐心，他的疲倦的努力，他的無盡的犧牲；而在兩月前，他竟喪失了他的生命。

在這裏我要簡單的告訴大家安勒斯特愛弗哈得怎樣進入了我的生命之中——我怎樣第一次遇見了他，我怎樣漸漸的變成了他的一部份，我一生怎樣因他而有了重大的變遷。這樣，你可以從我的眼光中觀察他。可以認識他像我認識他一樣——一切的事我都可以告訴除掉那些太祕密的事。

這是在一九一二年的二月我初次遇見了他，那時父親請他吃飯，所以他來到我家。我們住在伯克雷。我對他最初次的印象不怎麼好。他是許多客人之一，我們聚集在客廳中等候別的客人到齊。他現出一種不投合的樣子。這是「請傳教師的一夜」，所以安勒斯特在這許多傳教師之中當然是無聊。

第一層，他的衣服不合身。他穿了一身不是定做的黑布衣服與他的身體極不稱。老實說，不是定做的衣服無論如何不會合他的身。布在他肌肉上總是腫起來的，而在他兩肩之中的衣遍滿了皺紋。他的肩是何等的發達。他的頸項是一個決鬥者的頸項，肥而且壯。我想父親所發現以前做過馬鞋工人現在是位社會哲學家的就是這樣一個人。父親當然看見他腫起的肌肉和似牛的咽喉。我立刻把他當做怪物一類的人，我以為他是工界中的一位嗜

湯姆。(四)

於是，當他與我握手的時候，他的手是握得牢固而有力，他用他的黑眼冒昧的注視着我——太冒昧了，我想。這樣的冒昧若是我同類之中的男子犯了差不多是不可原宥的。我不能不垂下我的眼睛，我經過他面前轉向莫爾好斯主教行禮時，我如釋重負——主教與我很好，他是一個莊嚴而有意思的人，中等年紀，基督般的形貌和仁慈，同時也是個學者。

但是這樣大胆的冒昧可以證明安勒斯特愛弗哈得的天真。他是淳樸、直率，無所畏懼，不願意在無聊的習俗上花費時間。好多年後，他告訴我說：『你使我喜悅，我為什麼不應該看我所喜悅的呢？』我曾說過他無所畏懼。他是一位天然的貴族——這正是因為他是屬於非貴族的。他是一位超人，是一個 Blood Beast，正如尼采所說，加之他心中又燃燒着民主政治。

在與別的賓客歡聚之中，我完全忘記了這位工界中的哲學家，雖然在吃飯時我偶然的有一兩次注意他——特別注意他眼中發出的閃光在他聽着傳教師們說話的時候。時間漸漸的過去，吃飯的程序也漸漸的過去，傳教師們嘵嘵不休的談到工界以

(四)原註：這福隱晦的諷刺是說一個墨人是音樂家，在十九世紀後期觸動了全世

界的人。

及他們與教會的關係，教會以前對於他們做了些什麼。現正預備做些什麼，他聽了從不開口說話。我覺得父親因為他不說話有點迷惑。有一次父親乘着大乘靜止的當兒請他說話；但是他聳了一聳肩膀，回答了一句『我沒有什麼要說的』，仍然吃他的鹽杏仁。

但是父親耐不住了。過了一會他說：『我們當中有一位是工界中人。我想他能從另外一個有趣味而新鮮的觀點看事情。我是指愛弗哈得先生說的。』

其餘的人顯出一種有禮貌的興趣，催迫安勒斯特說出他的意見。他們對於他的態度是這樣的寬大和仁惠，的確是可感。我看見安勒斯特覺察了這個，他是快樂。他沉吟了一下，他的眼中發出笑的光彩來。

『我不會說合於教會儀則的有禮貌的話』。他開始的說，他因謙讓和不決而躊躇。

『請往下說』，他們催着他；漢麥飛得博士補上一句說：『一個人肯說真實話我們是不介意的，假使所說的是誠實。』

安勒斯特很快的笑着說：『那末你把真實和誠分爲二事麼？』

漢麥飛得博士喘息着，設法的答覆說：『君子也會有錯誤的：少年人，君子……』

安勒斯特的態度馬上改變了。他變成了另一人。

他回答說：『好，那末，我頭一句話就要說你們通統錯了。對

於工界的情形，你們一點不知道什麼，你們比不知道什麼還壞。你們的社會學和你們的思想方法是同樣的惡劣和無價值。」

他所說的還沒有他說話的態度那樣利害，他頭一句話已激動了我。他的話同他的眼睛一樣的大胆。這是一個號筒的聲音震刺着我。全桌子上的人都激動了。從單調和沉寂中震醒過來。

『在我們的思想的方法中有什麼可怕的惡劣和無價值，少年人？』漢麥飛得博士要求的說，已經在他的聲音和說話態度中有了不快的樣子。

『你們是心理學家。你們能用心理學證明一切事物；照這樣做，每個心理學家能證明別個心理學家的錯誤——以滿足他自己的意思。你們在思想的範圍內是一個謀叛者。你們是瘋狂的宇宙創造者。你們各個人住在自己所創造的宇宙內，就是用各個人的幻想和意志所造成的。你們所住在的這個真實世界你們不知道是什麼，你們的思想在這個真實的世界裏是毫不相干的，不過是你們心理錯誤的現象而已。』

『我坐在這裏聽你們談而又談的時候，你們知道我想起什麼了！你們叫我想起中古時代那些學者們鄭重而有學問的辯論和研究有多少天使能够在一個針尖上跳舞的問題。唉，親愛的先生們，你們離開二十世紀的智識生活太遠太遠，你們好像二千年前的印度醫藥師在原始的森林中練習符咒一般。』

他說的時候似乎有很好的情感；他的臉鮮明，他的眼閃光，他的說話是進攻的性質。但這不過是他說話時態度的一種，而已經能夠激動人。他的破毀和重壓的進攻態度完全叫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莫爾好斯主教身子向前傾着注意的聽。漢麥飛得博士的臉因憤怒而發紅。別的人也憤怒了，有些娛樂的高傲的微笑。至於我，覺得這是最可樂的事。我斜視父親，我想他或者因為看見他在無意中把這顆炸彈帶來放在我們當中的結果而微笑。

漢麥飛得博士搶着說：『你的這些話太不準定，你可以精確的說你稱我們為心理學家是什麼命意？』

『我稱你們為心理學家因為你們從心理方面立論。你們理論的方法與科學相違反。你們的結論是不健全。你們能證明各樣事但是一樣事也不能證明，而且你們對於無論何事意見總不會相合的。你們各人本着自己的良心說明自己的宇宙。你們用良心說明良心無異於拿着你們的靴帶子要想把你們自己舉起來。』

莫爾好斯主教說：『我不明白你的話，我覺得我們心上的各種事物皆屬於心理的。科學中最確實可信的算術也完全是心理的。科學理論中每種思想的程序也是心理的。你與我相合麼？』

安勒斯特回答說：『如你所說。你是不明白。心理學家用他自己的主觀推論一切。科學家從所經驗的事實斷論一切。心理學家

從理論想到事實，科學家從事實想到理論。心理學家用自己說明宇宙，科學家用宇宙說明自己。』

漢麥飛得博士快樂的喃喃說：『感謝上帝我們不是科學家。』

安勒斯特說：『那末，你們是什麼呢？』

『哲學家。』

安勒斯特笑着說：『你走到那裏去了，你離開了實在和穩固的地面，用隨便的一句話當作飛機升到半空中去。請你下到地面上來，確實的告訴我什麼叫做哲學。』

『哲學是——』（漢麥飛得博士停住了，嚥了一口涎）——『不能概括的用言語解釋的，或者可以說心和體皆是哲學的。伴着試驗管子的淺顯科學家是不懂得哲學的。』

安勒斯特不理會這樣的推論。他總是用一種和愛的臉色和說話把反對者的論點打翻，現在他就是這樣。

『那末，我現在要解釋哲學的意義，你們毫無疑義的能懂得。在我未說之先，我要求你們或者指出我所說的錯誤，或者靜默的做一個心理學家。哲學不過是科學最大的範圍。牠的思想方法同無論何種科學是一樣。就是用這種方法，歸納方法，哲學融合各種科學而為一種科學。如斯賓賽所說，無論何種科學所已知的事是整個知識的一部。哲學把各種科學所供獻的知識聯合為一。哲學是科學的科學，是主要的科學，若是你願意這樣的稱牠。你們

對我這樣的解釋贊成不贊成？』

漢麥飛得博士含着些微的怒意說：『很可相信，很可相信。』

但是安勒斯特毫無憐意。

他警告着說：『記着，我的解釋是不利於心理學的，若是你們現在不指出我的解釋的缺點來，後來你們就够不上再用心學上的理論了。你們須在你們的一生設法指出缺點來，在未能尋出以前你們還是靜默着好。』

安勒斯特等候着。此時的沉寂是痛苦的。漢麥飛得博士感受着痛苦。他也覺得迷惑。安勒斯特如鐵鎚般的攻擊使他擾亂。他不習於這種質樸直率的辯論方法。他懇求似的看着桌上的人，但沒有一人響應他。我瞥見父親在他的巾拭之下匿笑。

安勒斯特看見漢麥飛得博士已足夠擾亂了，說道：『還有一種別的方法叫心理學家喪失其資格。照他們的工作可以判決他們。他們除掉紡織着空中的幻想和把他們自己的身影當作上帝以外，他們爲人類做了些什麼？我承認，他們加增了人類一點快樂；但他們爲人類做了些什麼可見的利益？他們有哲理的說道，請你們原諒我用錯了這種字眼，心是感情之主，而科學家則確定爲血液的循環。他們高談着災荒和疾疫是上帝的懲罰，而科學家則建築倉廩，排泄水道。他們照自己的形像，違反自己的志願，造出一些神來，而科學家則修橋築路。他們說地是宇宙的中心，而

科學家發現了美洲，探究了星的距離和星的定律。總之，心理學家爲人類沒有做什麼，絕對的沒有做什麼。漸漸的，因科學的進步，他們被趕在後面。科學中已知的事實把他們對於事物主觀的解釋推翻後，他們又有一種新的主觀解釋，而對於最近所已知的事實也加以種種解釋。這樣，我不懷疑，他們的進行至於窮期。先生們，一個心理學家是一個醫藥師。你們和那些製造穿衣食肉之神的蠻族分別僅不過是數千年已知事實的分別而已，沒有別的。】

柏林福博士炫耀而大聲的說道：『然而亞利斯多德的思想統率了歐洲十二個世紀，而亞利斯多德是一個心理學家。』

柏林福博士看着全桌上的人，大家點頭，微笑的贊可。

安勒斯特回答說：『你的說明是最不幸，你提到人類歷史中最黑暗的時期。老實說，我們稱那個時期爲「黑暗時代」。在那個時候科學爲心理學家所劫掠，物理學變成尋覓點金石的工具，化學成了鍊金術，天文學變做占星術。可憂的亞利斯多德思想統治的時期！』

柏林福博士似乎痛苦了，後來他快樂的說道：『卽令我們承認這種可怕的描寫，然而一定也要承認心理學也有相當的效力把人類從這樣黑暗的時期帶到後來光明的時期。』

『心理學與這毫不相干。』安勒斯特回答說。

漢麥飛得博士喊叫說：『什麼？不是思想和推論引導我們發現到美洲的路程麼？』

安勒斯特微笑說：『阿，親愛的先生，我想你是够不上資格了。你向未能從我解釋哲學的話中摘出缺點來。你未能站在堅實的基礎上。但是心理學家總是這樣，我可以原諒你。不，心理學與發現美洲的事毫不相干。麵包和奶油，絲和真珠，金銀和錢財，以及到印度去的陸路之封閉，才是發現到美洲去的水程之真原因。在1453年，君士但丁堡陷落了，因而往印度去的水道不通。歐洲的商人當然要找出一條新路。這就是發現到美洲去的水程之最初原因。哥倫布航海要找出一條新路。各種歷史書上都是這樣說。出於意料之外的，大家因此知道了一些關於自然界的新知識，以及地球的大小和形象，而 Ptolemaic System 也因而發出光彩出來。』

漢麥飛得博士嗤之以鼻。

安勒斯特問：『你不與我同意麼？那末，我有什麼錯誤？』

漢麥飛得博士酸楚的答道：『我只能回到我原來的地步。談論這一種的話未免要費太長的時間。』

安勒斯特甜蜜的說道：『科學家不怕花費長時間。這就是何以他們能够得著勝利。這就是何以他們能够到美洲。』

我不要說出這一整晚上的事；然而當我回想到初次認識安

勒斯特愛弗哈得的每一時間每一瑣事，我覺得是我生平的一件樂事。

發狂的惡戰繼續着，傳教師們變得臉紅面赤，大為憤激，特別的在安勒斯特稱他們為荒誕的哲學家，虛影的投射者，和這一類名詞的時候。他老是要他們回顧事實。『事實，朋友，那些不能駁倒的事實！』他一定要這樣的呼喊，在他駁倒他們當中一個的時候。他堅持着事實。他使他們跌入於事實之中。他使他們埋伏在事實之中，他以擴大的事實轟擊他們。

漢麥飛得博士譏嘲他說：『你好像崇拜在事實的神座之下。』

柏林福博士引伸漢麥飛得博士的意思說：『世上沒有「上帝」只有「事實」，而愛弗哈得先生是牠的先知。』

安勒斯特默認的笑着。

他說：『我好像是從塔格賽斯州裏來的人。』大家請他解釋這句話，他說：『你們知道從米蘇里州裏來的人老是說，「你須證明給我看。」但是從塔格賽斯州裏來的人是這樣說，「你必須把牠放在我的手上。」這樣的說話很明顯的他不是一個心裏學家。』

在有一個時候，安勒斯特剛剛說到心理學的哲學家從來不能經受真實的試驗，漢麥飛得博士忽然問着說：

『少年人，什麼是真實的試驗？這個問題向來迷惑着你聰明的人的腦筋，你能解釋麼？』

『當然』，他回答說。他的確激怒了他們。『聰明的腦筋對於真實所以這樣痛苦的迷惑着正因他們在空中追牠。假設他們仍然站在穩定的地面上，他們一定很容易的尋找得出——是的，他們一定知道他們自己是在從他們一生的每件行動和思想在試驗真實。』

『說出試驗來，說出試驗來，』漢麥飛得博士不耐煩的這樣復說：『不必要這樣序言。把那個我們所尋求很久的給我們——真實的試驗。把給我們我們就可以同神一般。』

他的話和態度含着不恭和諷刺，差不多滿桌的人都暗地歡喜，惟莫爾好斯主教似乎有點煩惑。

安勒斯特說：『約但博士曾經很清楚說過的。他試驗真實的方法是：「牠工作麼？你信託你的一生在這上面麼？」』

漢麥飛得博士譏笑說：『唏！你沒有把柏克雷主教的話放在心裏。他的話從來沒有人答覆過。』

安勒斯特笑着說：『他是心理學家當中最尊貴的一個。但是你的例證至不幸。柏克雷曾經自己證明過的。他的心理學從來沒有工作過。』

漢麥飛得博士發怒了，真正的發怒了。他似乎捉住了安勒斯特好像捉住了一個賊或者是一個說謊的人。

他大聲的說：『少年人，這種話和你今晚所說的相等。這是一

種卑鄙無憑證的臆斷。』

安勒斯特溫和的說：『我十分被壓伏了。不過我不知道是什麼擊中了我。博士，你必須把他放在我的手裏。』

漢麥飛得博士慌忙的說：『一定，一定。你怎麼知道？你不知道柏克雷主教曾試驗過他的心理學的工作。你沒有證據。少年人，他們總是工作的。』

『我可以證明柏克雷的心理學並不工作，因為——』安勒斯特溫和的停止了一會。『因為柏克雷有一個不改變的習慣，他從門出入而不由牆。因為他把生命信託在麵包，奶油和炙牛肉上。因為他用剃刀刮他的臉，刀動作的時候毛就會脫下來。』

漢麥飛得博士喊叫說：『但是那些都是真實的事情呀！心理學是屬於心的。』

安勒斯特問說：『他們工作——是在心裏麼？』

別人點著頭。

安勒斯特回憶的說：『就是一大羣天使也可以在針尖上跳舞——在心裏。一個食肉衣皮的神能夠存在和工作——在心裏；沒有什麼反對的證據——在心裏。我想，博士，你也活在心裏？』

『我的心是我的國家。』是他的回答。

『那就是你生活在空中的另一個說法。但是在吃飯的時候或者在一個地震發生的時候，你必要回到地上來。博士，請告訴我。

在一個地震的時候，你的那個無形質的身體也許會被那無實體的磚打了一下，那時你有沒有畏懼？』

立刻的，不知不覺的，漢麥飛得博士的手放在頭上，那裏的一塊創痕很快的隱在頭髮之下。安勒斯特的例證剛剛合式。在「大地震」的時候^(五)，漢麥飛得博士差一點被一個倒下來的煙囪打死了。這時個個發出狂吼的笑聲來。

笑聲消沉後，安勒斯特問：『怎樣？反證呢？』

仍是沉寂，他又問：『怎樣？你的立論之點如何？』

但是漢麥飛得博士暫時被壓服了，後來口戰又轉到新的方向去。一條一條的，安勒斯特攻擊着傳教師們。他們承認他們知道工界的一切，但他把他們向來所不知道的工界中根本事實告訴了他們，要求他們舉出反證來。他把事實給他們看，總是談事實，阻止他們在空中談話，把他們帶到堅固的地面上來。

回想那時的情形！現在我還能聽見他的聲音，一種宣戰的聲音，從事實層層駁倒他們，每件事實差不多對於他們是一條鞭痕。他毫無憐恤。他一點不讓步，一點不放鬆。我一點不會忘記他的結論。

『你們今晚反覆的承認，直接的說出或無意的說出，你們一

(五)原註：這是指1906A.D.毀滅舊金山的那個地震而言。

點不知工界的情形。但是你們不足深責；你們怎麼會知道工界的情形？你們不與工界中人在同一地點生活。你們是在另一地點和資產階級生活。你們是在另一地點和資產階級生活。你們何以不呢？資產階級給你們薪水，養活你們，你們今天晚上到這裏來所穿的衣服也是資產階級給與你們的。爲回報計，你們對你們的雇主傳說他們所特別嘉納的這一種心理學；而所以特別被嘉納的正因爲牠並不威嚇現在社會所已經成立的秩序。』

這時桌上的人因不贊成而略有騷動。

『啊；我不攻擊你們的誠敬。你們是誠敬。你們傳說你們所相信的。這就是你們的力量你們的價值——對於資產階級。假使你們傳說一些威嚇已成立的話，你們的傳說必不爲你們雇主所嘉納，你們馬上就會被辭退。每隔一些時候你們當中有人是這樣被辭退的（六）。我的話對不對呢？』

這時沒有人反對了。他們啞然的默念，惟有漢麥飛得博士是例外，他說：『這時他們的思想錯誤了，所以才被要求着辭職。』

『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的思想不受嘉納，』安勒斯特回答着，於是往下說：『所以我同你們說，你們可以仍舊傳你們的教，得

(六)原註：在這時候有好多傳教師因爲傳說不嘉納的道理被退出教會是：說稍微與社會主義有關係的話，是特別要被逐出的。

你們的薪水，但是切切丟開工界不要談。你們是住在仇敵的營帳中。你們沒有什麼事是與工界相同的。別人所爲你們做成的工作，你們的手弱而不能做。你們因食物充足，肚腹變成圓闊。』(說到這裏，柏林福博士有點閃避的樣子。個個人的眼睛看着他巨大的肚皮。聽說好多年他沒有看見過自己的腳。)]『你們的心充滿了支持社會的道理。你們是雇員，(誠實的雇員，我承認)同瑞士衛隊一樣的忠實 (七)。你們儘可忠實的顧全你們的事業，用你們的傳教衛護你們雇主的利益；但千萬不要來到工界做虛偽的領袖。你們不能同時誠實的立在兩個營壘之中。沒有你們工界已經進行他們的事業。沒有你們工界仍舊可以繼續進行。而且工界沒有你們比較有了你們一定可以進行的好些。』

(七)原註：是法皇路易十六從外國所雇來的宮中衛隊。

第 二 章

挑 戰

客人散後，父親投在一張椅子上發出狂吼的笑聲。自母親去世，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快樂的笑過。

他笑着說：『我敢料定漢麥飛得博士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的事。』合於教會儀則有禮貌的話。』你沒有注意他開始像一隻羊——我是指愛弗哈得，後來變成了一隻大吼的獅子麼？他的心是特別訓練過的。若是他用他的精力在科學上，一定會成功一個科學家。』

不必多說我已深深的注意他了。他所說的和他說話的態度足以代表他的人格。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我想我已經二十四歲了，還沒有結婚，恐怕就是這個原故罷。我歡喜他；我一定要這樣承認。我的歡喜他，並沒有什麼理由，也不是我的知識

叫我這樣。雖然他是一個有腫起肌肉和決鬥者頸項的人，但在我心中他好像是一個直白的小孩子。我覺得在他智識的盾護之下藏匿着一個精美的靈敏的精神。我覺得是這樣，怎樣的覺得我不知道，不過是我們婦人的一種直覺罷了。

在他如號筒的聲音中好像有件東西打入我的心內。這聲音仍然在我耳中響着，並且我覺得我還想聽那種聲音——再看見他眼中笑的閃光，我的心裏還激動着屬於稍遠範圍的不定的感覺。我差不多愛他了，不過我相信，假設以後不再遇見他，我的這種不定的感覺也許會消滅掉，而我也會容易忘記他。

但是我注定了不會不再看見他。父親對於社會學新發生的興趣以及他時常的請客，不能叫我不再看見他。父親不是個社會主義者。他與母親的結婚是很快樂，而他對於科學物理學的研究也是很有興趣。但是母親死後，在他的工作外，他覺得缺陷了一件事。起先他接觸了哲學；後來，覺得有興趣了，他就陷入經濟學和社會學之中。一向他對於公正有強烈的辨別力，漸漸的他燃燒着一種情感來補救他的錯誤。我歡呼着他的這種新生的興趣，雖然我一點不想到將來結果怎樣。用小孩子的那種狂熱，他激動的投入這些新的事業，不管牠們把他領到何處去。

以前他老是在他的試驗室內，現在他把餐室當作他研究社會學的試驗室。來吃飯的有各式各樣的人物——科學家，政治

家，銀行家，商人，大學教授，勞工的領袖，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他激動他們談話，拿他們的思想解析人生與社會。

在「請傳教師的一夜」的前不久他遇見了安勒斯特。在客人散後，我才知道他怎樣遇見了他。一天他經過一條街，停止在那裏聽一個人站在肥皂箱子上向着一羣工人演說。這個人就是安勒斯特。他不僅是站在肥皂箱子上的演說家。他在社會黨裏有很高的位置，是領袖之一，在社會學哲學中是個有名的領袖。他能用簡單的話說出奧妙的道理，他是個天生的說明家和教員，他並不把站在肥皂箱子上當作一種方法解釋經濟學給工人們聽。

父親停住了聽，發生了興趣，結果會了他一面，與他十分熟悉後，請他來家吃飯。在晚餐後，父親把知道他的這一點告訴了我。他生在工界，他本來是住在美洲差不多有二百年之久的愛弗哈得的後裔。十歲的時候，他就在磨坊中工作，後來他從師做學徒，變成了一個馬鞋匠。他教育他自己，自己學習德法文字。他代芝加哥的一個發行社會書籍的店裏繙譯科學和哲學的作品，這樣他度着他貧薄的生活。後來，他自己做些經濟學和哲學一類的文章去賣，他的收入也逐漸增多。

在我未上牀之先我所知道他的是這些。很長的時間我醒着，在回憶中傾聽他的聲音，我的思想漸漸使我自己懼怕。他不像我們同類的人，這樣不同，這樣強壯。他的高貴尊嚴的神情叫我

快樂也叫我懼怕，因為我的幻想在縱恣徘徊，我於是覺得我已把他當着我的愛人，當着我的丈夫。我常聽說男子的體力對於女子是一種不可抵抗的吸引；但是他太強壯了。我喊叫的說：『不！不！這是不可能，這是謬妄！』但是次晨醒來我又希望再看見他。我想看他在談話中征服着人，他的聲音中宣戰的態度；我希望看見他用他的確信和力量擾亂他們的安樂，把他們從理想的軌跡上震落出來。那末，假設他是在誇張呢？這可以用他自己的話，「牠工作着」，牠發生了効力。並且，此外，他的誇張也是一件叫人歡喜看的事。牠擾動了一個人好像在戰爭中痛擊他一樣。

以後好幾天我從父親那裏把安勒斯特所著的書拿來看。他寫的話和他說的話一樣的清清楚楚，使人悅服。雖然人繼續懷疑着，然他說話的質樸的確可以使人悅服。他說話的明白是一種天才。他要算是一個完全的說明家了。不過，雖是他有這樣好的文章，但也還有些地方我不大歡喜。他太注重他所稱為階級鬥爭，勞資的對抗，利益的衝突。

父親很快樂的告訴我漢麥飛得博士怎樣批評安勒斯特，他說他是「一個傲慢的少年小犬，因為有了一點不正確的學問而就自尊了。」此外，漢麥飛得博士也不願再和他相會。

但是莫爾好斯主教對於安勒斯特發生了興味，並且急於想再會他一面。他說：『是一個強壯的少年人，並且太活潑，太活潑，

但是自己太確定了，太確定了。』

安勒斯特一天下午同父親來了。主教已老早的到了，我們在遊廊上飲茶。安勒斯特所以仍舊在柏克雷地方的，因為他在大學裏特別研究生物學一科。而且他正在竭力的做一本新書，名字叫做「哲學與革命」。

安勒斯特一來，游廊好像忽然變小了。不是因為他身軀太大——他只不過五尺九寸長；只是因為他週身好像射出一種偉大來。當他站住會見我時，他露出些微的不自在，同他大胆的眼睛和握我的堅穩的手有點不相合。他的眼睛仍舊是那樣穩定。不過此時他的眼中好像有一個疑問，同以前一樣他看了我好久。

我說：『我讀過了你的「工界哲學」』，他的眼睛因快樂而發出光亮來。

他答說：『當然你把你自已當作聽衆之一。』

我挑戰的說：『是的，正是因為這樣，我要同你爭辯。』

莫爾好斯主教說：『安勒斯特先生，我也與你有所爭辯。』

安勒斯特怪異的聳一聳肩，同時飲了一杯茶。

主教鞠躬讓我先說。

我說：『你激動階級仇恨，你把工界卑鄙與殘忍表露於大衆之間，我以為這是你錯誤和犯法的事。這是反社會的，而且，我覺得也是反社會主義的。』

他回答說：『沒有錯誤。我的書上並無「階級仇恨」這種名詞而且也沒有含着這字的意義。』

『啊！』我譴責似的喊叫出來，伸手去拿他的書，打開來。

他吮他的茶並且向我微笑，當我翻動書的時候。

我高聲的念：『第一百卅二頁，「所以在現在社會進程的時期中勞資兩方發生了階級鬥爭」。』

我勝利似的看着他

他微笑的說：『沒有提到階級仇恨呀。』

我回答說：『但是，你說了「階級鬥爭」。』

他說：『與階級仇恨截然不同。請你相信我，我們並不激動仇恨。我們說階級鬥爭是社會進程中一個定律。我們不能負責。我們沒有造成階級鬥爭。我們不過說明牠，好像牛頓說明地心吸力一樣。我們說明所以發生階級鬥爭的那種利益的衝突。』

我喊叫說：『但是不應當有利益的衝突！』

他回答說：『我誠心的贊成你的話。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者所要做的——免除利益的衝突。請恕我。讓我念一點摘要的話你聽。』他拿着他的書，翻回了幾頁。』第一百卅六頁：『階級鬥爭的循環始於原始種族共同生活的消除而有私產的興起，終於私產的廢止而入於社會的共存。』

主教插入說：『我的意見與你不合』，他灰白肅靜的臉因感覺

的濃厚露出微弱的光彩。『你的前題錯了。在勞資之間沒有什麼衝突——而且也不應該有。』

安勒斯特嚴肅的說：『謝謝你，你末了的一句話又交還了我的前題。』

主教溫和的問：『但是為什麼要有衝突呢？』

安勒斯特聳聳他的肩。『我猜想，因為我們人就是這樣造成的。』

主教喊叫說：『但是我們不是這樣造成的！』

安勒斯特問：『你說的是理想人麼；——無私心的，神一般的極少數的幾個人，好像並不存在一樣；抑或你說的是普通大多數的人？』

『普通大多數的人。

『是那些軟弱的而不能免於錯誤的人？』

莫爾好斯主教點他的頭。

『是那些微末的自私的人？』

他又點他的頭。

安勒斯特警告着說：『注意！我說的是「自私」。』

主教勇敢的承認說：『普通人是自私的。』

『他能够得着的他都要麼？』

『他能够得着的他都要——這是實在的，但是很可悲歎。』

『那末我拿着你了。』安勒斯特的嘴咬音像一個陷阱。『讓我指給你看。這裏有一個人他在市街鐵道上工作。』

主教插入說：『若是沒有資本，他決不能工作。』

『的確，那末你也當承認若是沒有勞力，資本也必消滅。』

主教不作聲。

安勒斯特迫着說：『你承認麼？』

主教點頭。

安勒斯特用一種當然的口吻說：『那末我們的話可以彼此約消，我們仍然站在原來的地位。我們再起頭說。工人在市街鐵道上供給勞力。股東供給資本。勞力和資本合作的結果，就有錢賺。他們把所賺的錢在他們中分開。資本的一份叫做「紅利」勞力的一份叫做「工錢」。』

主教插入的說：『甚好，沒有什麼原故，他們不應該這樣和善的分開。』

安勒斯特回答說：『你已經忘記我們所承認的了。我們承認普通人都是自私的。他們天生成就是這樣的。你跑到半空中把他們本性抹掉代他們這樣和善的分開。但你一降回到地上，工人們因為是自私，在這一回分利上想得着他們所能够得着的。資本家因為是自私，在這一回分利上也想得着他們所能够得着的。但是只有這一些利，彼此都想在這同樣的利上得着他們所能够得着

的，那末就有利益的衝突。這就是勞資間的利益衝突。這是一個不能調和的衝突。勞工與資本家存在到什麼時候，這種分利爭論就存在到什麼時候。假使你今天下午在舊金山，你必得步行。並沒有一輛街車。』

主教驚嚇的問說：『又是一個罷工？』

『是的，他們爲分市街鐵道的紅利而爭論。』

莫爾好斯主教激動了。

他喊叫說：『這是錯誤！工人們眼光太短。他們怎樣能希望得着我們的同情——。』

安勒斯特狡猾的說道：『當我們被逼着步行的時候。』

莫爾好斯主教不睬他，繼續着說：

『他們的眼光太窄小。人應該是人，不應該是禽獸。這樣一定有暴動，有殺戮；孤兒寡婦又因而增多。勞資應該彼此交好。他們應該手牽手的工作，得他們相互的利益。』

安勒斯特譏諷的說道：『阿，你又跑到半空中去了，請降來地上來。記着，我們已經承認大多數人是自私的。』

主教喊叫說：『但是他們不應該這樣！』

安勒斯特答覆說：『我贊成你的話，人不應自私，但是只要他生活在這種根據豬的倫理的社會制度中，就不得不自私。』

主教驚嚇得了不得，父親呵呵大笑。

安勒斯特不悔悟的繼續說：『是的，豬的倫理。這就是資本制度的意義。這就是你們教會所以存在的原因，這就是你們在宣講壇上所傳的道。豬的倫理！沒有別的相當的名詞。』

莫爾好斯主教回過頭來懇請似的看着父親，但是父親笑着點他的頭。

他說：『恐怕愛弗哈得先生的話是對的。』各人抱着放任自己的主義，而魔鬼隱伏在最後面。正如愛弗哈得先生那一夜所說的，你們傳教師的工用就是維持社會已成立的秩序，而社會正是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

主教喊叫的說：『但是這不是基督的教訓！』

安勒斯特趕快的說：『教會現在並不傳說基督的教訓。這就是何以工界與教會沒有什麼相干。資產階級用可怕的禽獸和野蠻手段對待工界而教會赦恕了他們。』

主教反對的說：『教會並未赦恕他們。』

安勒斯特回答說：『教會並未抗議過這樣的事。教會既未抗議，那末牠一定赦恕了他們，因為牠完全為資產階級所扶助。』

主教坦白的說道，『我不用那樣的看法。你一定錯誤了。我知道在現在的世界有許多事是可憂，是罪惡。我知道教會失掉了這個——你所稱為的無產階級。』

安勒斯特喊叫說：『你們從來沒有得着無產階級。無產階級

是在教會之外生長的而也無須教會。』

主教微弱的說道：『我不贊成你這話。』

『那末讓我解說給你聽。在從十八世紀後半期機器和工廠制度興起以來，大羣的工人從他們的本地分散開來。舊日的勞工制度被打碎了。工人從他們村落裏被趕出來，聚住在附近工廠的城鎮裏。母親們，小孩子們，也加入於機器的工作。家庭生活停歇了。這種情形是可怕的。這是一件血的故事。』

莫爾好斯主教臉上表現出痛苦搶着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這的確是可怕。但這事的發生已經在一個半世紀以前。』

安勒斯特接着說：『在一個半世紀以前發端了現在的無產階級。教會不理會這事。資本家把他們的國變成一個屠宰場，教會啞然無言。教會以前未曾抗議過，現在也沒行。奧斯丁路易斯曾這樣說過捉(一)到那個時期，他們耳朵聽着基督「餵養我的小羊」的命令，眼睛看那些小羊被賣做奴隸，工作一直到死，一句抗議也沒有。那時教會是個啞子。在我未往下說之先，我要你明白表示，贊成我的話或者是不贊成我的話。那時教會是不是啞子？』

莫爾好斯主教躊躇了。像漢麥飛得博士，他不習於這種安勒

(一)原注：1906年教社會黨選舉加利弗利亞州總督的候補人。僅是一個英國人，寫

了好多書關於政治經濟學和哲學，也是社會黨領袖之一。

斯特所稱爲厲害的「激戰」。

安勒斯特激厲的說道：『十八世紀的歷史明明的寫在那裏。如果說教會不是個啞子，書上必定可以看得出。』

主教承認的說：『我怕教會是個啞子。』

『教會現在也是個啞子。』

主教說：『這裏我反對。』

安勒斯特停住了，追尋似的看着他，承認了這種挑戰。

他說：『好。讓我們看。在支加哥，有些婦人爲九角錢而工作一個星期。教會抗議了麼？』

『這完全是一件新聞。九角錢一個星期！可怕呀！』

安勒斯特追着說：『教會抗議了沒有？』

『教會不知道。』主教費力抵抗着。

安勒斯特譏笑的說：『然而教會所得的是「餵養我的小羊」的命令。』後來，停了一會，『主教，請恕我這樣譏笑。但是我們對於你們失了忍耐性，你以爲奇怪麼？你們曾向你們資產階級的教徒爲着在南方棉花工廠中作工的小孩子們抗議過麼？小孩子們，在六七歲的年紀，每夜要做十二個鐘頭的工才換班，你們抗議過麼？他們從來沒有看見太陽光。他們死去像一隻蒼蠅。紅利是他們的血造成的。而用這樣的紅利，新英格蘭建築了高大莊嚴的禮拜堂，在裏面你們宣傳着悅耳的普通理論給那些接受紅利的光

滑而肥壯的大肚子人們聽。』

主教小聲的喃喃的說：『我不知道。』他的臉變成灰色，好像得了反胃病。

『那末你們沒有抗議過？』

主教搖搖頭。

『那末教會是個啞子，好像在十八世紀時一樣，是不是？』

主教默然，這時安勒斯特轉移了他的論點。

『但是不要忘記，假使一個傳教師抗議了，他一定要被辭退。』

『我不以為這是好事。』主教反對的說。

『你抗議麼？』安勒斯特要求着說。

『你所說的這些壞處，我們當中如果有，你可指給我看，我一定要抗議。』

安勒斯特沉靜的說：『我可以指給你看。我完全聽你的使用。我要帶你去旅行地獄。』

『我一定要抗議。』主教在椅子上伸直他的身體，在他溫和的臉上散佈着一層戰士的粗勇。『教會不應該這樣裝啞！』

『你一定會被辭退。』他警告着。

『我一定要證明與這個相反，』是主教的回答。『假若你的話是真的，我一定要證明教會是因為不知道而才錯誤。而且，我也要說實業社會中所有可怕的事，也是因為資產階級不知道的原

故。我想他們一聽到這種消息決能補救以前的錯誤。投送這種消息是教會的職務。』

安勒斯特笑了。他狂聲的笑。我現在開始的爲主教辯護。

我說：『記着，你只看見事的一面。我們當中也有好的地方，雖然你批評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莫爾好斯主教的話是對的。實業界中的錯誤，照你那樣說的可怕，是原因於不知道。這是因爲社會事業太分歧開了的原故。』

『就是那些野蠻印第安人也不如資產階級的殘忍。』他這樣的回答；這時我恨着他。

我回答說：『你不知道我們。我們不是那樣的殘忍和野蠻。』

他挑戰似的說：『證明出來。』

『我怎能證明……給你？』我漸漸的發怒了。

他搖搖頭。『我不要你證明 給我聽。我要你證明 給你自已聽。』

『我知道，』我說。

『你一點也不知道什麼，』是他無禮的回答。

父親鎮靜的說：『喂，喂，孩子們。』

『我不管——』我發怒的說，但是安勒斯特搶着說下去。

『我知道你有錢，或者是你父親有，那是一樣的事——錢投實在西麥拉磨廠裏。』

我喊叫的說：『這有什麼相干？』

他慢慢的說：『沒有什麼別的。只是你所穿的衣是被血所沾染。你所吃的飯是被血所烹煮。小孩子們和強壯人們的血正從你的屋樑上往下滴。閉了我眼睛，我可以看見血在我的周圍，一點一滴，一點一滴往下流。』

他果真照他的話做，閉了眼睛，向後傾斜在他的椅子上。我逃出我的抑鬱而創傷的眼淚來。在我的一生，我從沒有這樣橫暴的受待遇過。主教與父親皆被擾亂了。他們想把談話移到另一方面去；但是安勒斯特睜開他的眼睛，看着我；把他們揮開一邊。他的嘴是嚴厲的，他的眼也是這樣；他的眼這時毫沒有笑的閃光。他要向我說些什麼，他要加給我什麼樣的譴責，我再也不會知道；因為那時，有一個人打側道上經過，停住了對着屋內看我們。他是一個高大的人，穿的很襤褸，在他的背上有一大些竹籐編的筐子，椅子和篩子。他朝裏面看着。心裏忖度應不應進來消賣他的貨。

物安勒斯特說：『那個人的名字是吉克孫。』

我粗略的回答說：『有這樣強壯的身軀就應該去做工，不當這樣沿街販賣。』

安勒斯特溫和的：『請注意他左臂的衣袖。』

我看着，他的衣袖是空的。

安勒斯特仍然溫和的說：『這就是他臂上的一些血，我才將聽見從你的屋樑上，在滴着。他在西愛拉磨廠裏失掉了他的臂，好像一匹精力衰疲的馬，你們讓他在大路上死去。我說「你們」，就是指你和別的股東們所雇用的那些料理磨廠的管理員的司事們而說。這是一件意外之事。因為他要想為公司的幾塊錢。Picker 上有齒的鼓擒住了他的臂。他看見齒上有了一塊小石頭，他很可能讓牠去。這樣，就得要破毀雙排大釘子，但是他伸手去拿那塊小石，馬上他的臂被擒住，從指尖一直到肩頭被切成細塊。這是在夜晚。是額外工作的時間。這個時間工資要大一點。吉克孫作了好多鐘頭的工，他的肌肉失了彈力。動作稍微慢了一點。這就是何以機器擒住了他。他有一妻三子。』

我問：『公司怎樣辦了呢？』

『沒有什麼。啊，是的，公司做了一點事。他從醫院出來後，到法庭裏要求賠償損失，官事是公司打贏了。你們知道，公司是雇着有能的律師。』

我自信的說道：『你沒有說出全段的故事。或者是你不知道全段的故事。也許這個人太傲慢。』

『傲慢！哈！哈！天啦！傲慢！膀子割掉了的人！然而他是個溫和柔懦的僕人，沒有人說過他的傲慢。』

我催逼的說：『但是法庭上，假使完全像你這樣所說，官事

不會叫他打輸的。』

◎『印格南副將是公司的領袖顧問。他是個聰慧的律師。』他注意的看了我一會，又繼續的說。『肯林亨女士，我要告訴你當怎樣做。你可查問一下吉克孫的事件。』

我冷冷的說：『我已經定意這樣做。』

他態度自然的說：『很好，我可以告訴你在什麼地方可以看見他。但是我要為你戰抖，若是你要用吉克孫的臂證明一切。』

結果主教與我接受了安勒斯特的挑戰。他們一塊走了，留下了我沉痛的回想他待我和資產階級的不公平。他簡直是個禽獸。我很他，後來我又安慰自己，以為他的這類行爲正是工界中人所自然有的。

第三章

吉克孫的臂

做夢也想不到吉克孫的臂會影響着我的一生。他沒有說出可以激動我的話。我在濕地邊上靠近海灣的一所破舊不堪的房子裏尋着了。房子周圍盡是些死水的小潭，水上遮着青的腐爛的浮沫，發出來的惡臭令人忍受不住。

不錯，吉克孫誠然是個溫和柔懦的人。他是在做一種藤編的手工，他一面跟我說話一面仍在呆笨的作他的工。雖然他是溫和柔懦，而我因他發生最初次的慘悽就是在他一句話上。

『無論如何，他們可以給我一個巡守者的位置。』

我從他身上沒有得着什麼。一看見他就覺得他是蠢笨，而他用一隻手那樣的工作亦可以顯出他的蠢笨。這提醒了我一個思想。

我問：『你怎麼會被機器把臂切斷了呢？』

他用一種遲慢而考慮的樣子看着我，搖搖頭。『我不知道。就是這樣發生的。』

我提醒他：『不小心？』

他回答說：『不，我不那麼說。我是在額外時間工作，我猜想我是疲乏了。我在磨廠裏已經工作了十七年，我常注意着凡是意外之事差不多總在放工的汽笛將叫之時發生。在其他時間發生的很少。一個人工作了好多鐘點以後行動當然有點不活潑。我看見許多人在不知不覺之間被切斷，被鑿，被嚼。』

『許多人？』我問。

『許多許多，也有小孩子們。』

除掉了一點詳細的情形以外，吉克孫所說的話和我所聽的一樣。我問他是不是違犯了機器的規則，他搖頭。

他說：『我用右手把皮帶輕輕拿開，用我的左手去拾那塊小石。我未曾看看皮帶離開沒有。我以為我的右手這樣做了——其實沒有。我用左手趕快地去拿石子，而皮帶完全沒有離開。於是我的膀子被切斷了。』

我同情的說：『這一定是很痛苦。』

『切斷骨頭的聲音不是件好玩的事。』是他的回答。

他對於賠償損失那件官事心裏頗為懵懂。只不過有一件事

他尚明白，就是他沒有得着賠償。他覺得他的官事所以失敗的是因為工頭和管理員的證據。他們的證據，照他說，『不應該那樣說出。』所以我決議到他們那裏去。

吉克孫的景況是很悲慘，這是一件明顯的事。他的妻子生了病，他販賣籐具的錢不能養活一家。他的房租已經欠了好多月。他的最大的孩子，才十一歲，被逼到磨廠裏去了。

『他們可以給我一個巡守者的位置。』這是走的時候他最後的一句話。

即刻我就去會處理吉克孫官事的那個律師和做證人的兩個工頭及管理員，我才覺得安勒斯特爭辯的話中實在有些道理。

律師是一個柔弱無能的人，我一見了他我就不以吉克孫失敗為希奇。我最初想吉克孫得着這樣一個律師當然是不妙。但是馬上安勒斯特的兩句話在我腦中閃耀起來了：『公司是雇着有能力的律師。』『印格南副將是個聰慧的律師。』我趕快為想了。自然公司裏有力量可以雇着能幹的律師，一個工人像吉克孫那裏能夠。但這不過是最小的原因。我以為還有最大的原因何以他的官事會打失敗了。

我問：『你怎樣失敗了呢？』

律師懷疑而困煩了一下，我心裏可憐這個不幸的小小的人。於是他開始哭訴了。我相信他的哭訴是天生成的。他一生下來就

是被征服的人。他談到證據。證人所說的話顯明幫助別一方面。他從他們當中得不着一句話可以有利於吉克孫。他們知道他們的麵包是靠着這一方面。吉克孫是個傻子。他被印格南副將把腦筋弄昏了。印格南的反詰法是有名的。他使吉克孫答覆了有害於己的問子。

『假使他自己一方面 是合理的怎麼會有有害於己的 答覆呢?』我要求的說。

『合理與這有什麼相干?』他反要求的說。『你看那些書。』他揮動他的手指着書房裏牆壁上那些書。『誦讀那些書可以告訴我法律是一事，合理又是一事，無論問那一個律師，都是這樣說。你可以到星期學校裏去學習合理的事。但是你來到這些書上是學習……法律。』

『你是不是說吉克孫是站在合理的一邊，然而他失敗了? 你是不是說在裁判官卡德威而法庭上沒有公正可說?』

這位矮小的律師看了我一會，於是他的爭辯從他的臉上消除了。

他又開始的哭訴說：『我沒有好的機會。他們把吉克孫當傻子玩也把我這樣。我有什麼機會! 印格南副將是位大律師。如其他不然，他怎麼會料理西愛拉磨廠，耳斯吞地產公司，柏克雷聯合公司，莪克南，桑里昂多，和朴萊斯登電氣公司的法律事務呢? 她

是一個聯合會社的律師，一個聯合會社的律師不是傻子所能做得成的。何以西愛拉磨廠每年要給他二萬洋錢呢？因為他一年值得二萬洋錢，照他們看來，這就是這個原故。我值不了那些。若是我值得，我決不至於站在外邊，飢餓似的處理吉克孫的事件。假使我把吉克孫的案件弄贏了，你以為我能得着多少錢？』

『大概你一定會強奪他的，』我回答說。

他發怒的喊叫說：『自然我一定要。我一定要生活，不是麼？』

『他有妻子和孩子們，』我責備他說，

『我也有妻子和孩子們，』他回答說。『在世界上除掉我以外誰能顧及他們飢餓與否。』

他的臉忽然變溫柔了，他打開了他的錢把粘在錢壳上面一個婦人和兩個女孩的小相片給我看。

『這就是他們。請你看看他們。我們的生活太困難了，太困難了。我希望把他們送到鄉裏去，若是我把吉克孫的官事打贏了，他們在這裏很不健康，但是我沒有送他們走。』

我將要離開他的時候，他又回到他的哭訴上面了。

『我一點機會的影子也沒有。印格南和裁判官，和卡德威而是要好的朋友。我不是說若是我用了反詰法從證人身上得着相當的證據，他們就可以判決我的案件。然而我一定要說裁判官下

德威而用盡了法子阻止我得着那種證據。裁判官卡德威而與印格南副官住在同一寓所而且在同一個俱樂部裏。他們是鄰居——這件事我就沒有力量。他們的妻子彼此往來。他們時常在一塊鬥紙牌和其他的玩意兒。』

『然而你以為吉克孫這一邊是合理的？』我這樣的問，站在門檻上停止了——會兒。

他的回答是，『我不以為這樣；我知道。起初我以為他也有機會。但是我沒有告訴我妻子。我不要使他失望，她一心一意要想到鄉裏去一趟。』

『吉克孫要想叫機器不至於損失所以把臂切斷了，你何以不提這樣的事實叫人注意呢？』我問彼得杜納雷，他是在開庭時做證人的工頭之一。

他思量了好久然後才答覆。他切望的看了他自己一下，說：

『因為我有一個好妻子和三個甜蜜的孩子你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就是這個原故。』

我說，『我不懂你的話。』

『換一句話說，因為這不是一件健康的事。』

『你的意思是——』我開始說。

但是他激動的搶着說話。

『我的意思就是我所說的。我在磨廠裏工作了好多年。從小

孩子時候起我就照呼着機軸。我工作一直到現在，累年的苦工才升到現有的地位。我現在是工頭了。我懷疑若是我現在落在水裏，磨廠裏有沒有人肯伸出手拉我起來。我本來是在工人聯合會裏，但是經過兩次罷工我仍被公司留用了，他們稱我爲「工賊」。就是到現在若是我請他們吃酒，他們沒有一個人肯你去的，沒有看見我頭上被飛磚擊中的傷痕麼？照呼機軸的那些孩子們沒有一個不咒咀我的名字。我的獨一的朋友就是公司。這不是我的本分，只是我的麵包，我的奶油和我的小孩子們的性命叫我站在公司那一方面。這就是一切的原因。」

「這一回事是吉克孫的錯誤麼？」我問。

「他應該得着撫卹金。他是一個好工人並且從來沒有搗亂過。」

「那末，你發誓說誠實話，但是你沒有那種自由去說？」

他搖頭。

「誠實話，全部的誠實話，沒有別的只是誠實話，你不能自由的說麼？」我莊嚴的說。

「爲我孩子們的原故我寧可讓我的身和心在永久的地獄中燃燒着，」是他的回答。

管理員亨利德拉斯是一個狐狸臉的動物，他傲慢的對待我，不肯說話。關於開庭和作證的事我從他的口裏討不出一句話來。

但是從那一個工頭面前我得着好一點的機會。乾姆士斯密師是一個堅忍的人，我一看見他我的心沉下去了。他也給與了我一個印象他不是個自由的人，我們談話的時候我才看出來他較其餘的工人智識要優勝些。他同彼得杜納雷一樣的意見以為吉克孫應該得着撫卹金，並且他更進一步說，工人在受着意外之事以後，公司讓他無助的飄流在外，這種行為是無心肝而且是冷血的。他還說磨廠裏這種意外之事很多很多，公司的政策凡關於這一類給與撫卹金的官事無論如何困難，不打贏不止。

『這就是說每年股東們要多分整千整萬的紅利，』他說：他說話的時候我就想起父親最末次所拿的紅利，用那個紅利我買了美麗的衣服，他買了一些書。我又想起了安勒斯特所說我的衣服被血所沾染的話，我的肉開始在我的衣服之下蠕行。

『當你在開庭做證人的時候，你沒有把吉克孫想要免除機器受損失因而得着意外之禍的事說出來麼？』我說。

『不，我沒有』，是他的回答，他的嘴現出苦像。『我證明說吉克孫因為疏忽不小心損傷了他自己。並且說公司無論如何沒有錯誤，不應該負責。』

『是不是不小心？』，我問。

『你可以那樣說，或者可以隨便怎麼說，事實是一個人作了好多鐘點工以後一定是會疲倦的。』

我對於這個人發生了興趣。他的確是一個智識優勝的人。

『你是比其餘的工人多受了些教育，』我說。

『我是在高等學校畢業的，』他回答說。『我以先是個司關的，現在才升到這個地位。我本來想進大學。但是我父親死了，所以我才來到磨廠裏。

『我希望成一個博物學家。』他含羞似的說，好像承認他的弱點，『我愛鳥獸們。但是結果我到磨廠裏來作工。我升到工頭就結了婚，於是有了家庭，並且……好，我就不是我自己的主人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我問。

『我是解說在開庭的時候何以我要這樣的證明——何以我要聽別人的命令。』

『誰的命令。』

『印格南副將。他把我應當說的話告訴了我。』

『這樣吉克孫的官事打輸了。』

他點頭，血開始的湧上他的臉。

『吉克孫有一妻兩子靠着他過日子。』

『我知道，』他沉靜的說，他的臉更紅了。

我接着說：『請告訴我，改變你在高等學校那樣本來的面目，而在開庭時說出這樣的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忽然的暴發叫我驚駭恐懼。他發出野蠻的誓言，並且緊握

他的拳頭好像要打我一樣

停了一會他說：『請你原諒。不，並不容易。我想你可以走了。你從我身上已經得着你所要知道的了。但是在你未走之先我要告訴你這幾句話。我同你所說的，以後無論如何不重說出來，與你並沒有什麼幻處。我否認我所說的，你沒有證據說我曾經說過這些話。我所說的每個字我都否認；我在證人席上宣誓後所說的，我才承認。』

會過斯密師後，我就走到化學房父親的辦公室，在那裏碰見了安哈斯特。這是出乎意料之外，但是他用大膽的眼睛看我，握手的時候他的手甚牢固，他的神情混雜着笨拙和安閒。好像我們前次的狂辯已經忘懷了；但是我的態度上還有一點未曾忘記的樣子。

我猝然的說：『我已經考察了吉克孫的事件。』

他有興趣的注意着，等我說下去，在他的眼睛中我能看見我的自信已經動搖了。

我承認似的說：『他好像是被待遇得很壞。我——我——想他的血有一些是從我的屋脊樑往下滴。』

他回答說：『那自然，若是吉克孫和他的同伴得着憐憫似的待遇，紅利就不至於像那樣大了。』

我說：『我以後再也不會覺得穿好看的衣服是可樂了。』

我覺得謙卑和痛悔，我把他當作聽我懺悔的神父。現在，以及後來，他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似乎給與了我平安和保護。

他嚴肅的說：『連穿粗布衣服你也未必覺得快樂。你知道有些麻布廠，在那裏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各處都有這樣的事。我們所誇耀的文明是建築在血上面的，而且浸漬着血；你，我，和一切的人，沒有人能逃出血腥的沾染。你同他們說話的人——他們是誰？』

我把一切的事都告訴了他。

他說：『他們沒有一個能自由做事，他們都被慘忍的實業機器束縛住了。他們因為心有所繫才演出這樣的悲劇。他們的兒女們——這些幼小的生命是他們天性所要保護的。這樣的天性比他們所奉行的無論何種禮義還要有勢力。我的父親！他說說，他偷竊，他作各種不名譽的事，為的是要把麵包放在我的嘴裏，放在我兄弟姊妹們嘴裏。他是實業機器的一個奴隸，這注定了他的一生，他工作一直到死。』

我說：『但是你，你一定是自由做事的人。』

他回答說：『不全然是。我心無所繫念。所幸的我沒有小孩子，然而我親切的愛小孩子們。假使我結了婚我一定不敢有小孩子。』

我喊叫說：『這是個不好的主張。』

他憂愁的說：『我知道是不好。但這是一個適宜的主張。我是個革命家，革命家的事業是危險的。』

我懷疑的笑着。

『假使我在夜晚到你父親房子裏偷他從西愛拉磨廠分來的紅利，他當怎麼辦？』

我回答說：『他睡的時候床邊櫃子上是放着手槍的。大概他會向你射擊。』

『假使我同少數的幾個人率領一百五十萬人闖入那些有錢的人家去，那麼必定有一個極大的射擊，是不是？』

我反對說：『是的，但是你不那麼樣做。』

『這正是我所要做的。我們不但是立意要把各人家的錢財拿來，就是一切財富的來源，一切礦產，鐵路，工廠，銀行，貨棧，我們都要拿來的。那就是革命。這的確是危險。我想，一定有夢想不到的極大的射擊。但是我曾說過，現在的人沒有一個是自由做事的。我們都被那實業機器的齒輪所擒住。你是這樣，你所與談話的那幾個人也是這樣。你再去同別人談談。“你去會會印格南副將。你去看看那些不登載吉克孫事件的新聞記者，和那些報館的主筆。你就知道他們都是機器的奴隸。』

停了一會在我們談話中我問他一個簡單的小問題，關於工人免不了遭受意外危險的事，他用統計的方法答覆了我。

他說：『這都在書上有。從各方面調查來的數目，結果可以證明在上午工作時間中極少有意外之事發生，但是愈到後來事情發生的就愈多，因為工人在他們身體和精神兩方面逐漸的疲乏和遲鈍。

『你知不知道你父親的生命和四肢較之工人有三倍的安全？他有。人壽保險公司知道這個。每千元一年他只要付四元二角保險費，而工人呢却須十五元。』

『你呢？』我問；在問的時候我覺悟我的望慮頗不輕。

『啊，既是個革命家，我受傷和被殺的機會差不多要比工人多八倍，』他隨意答覆着。『那些接近爆裂藥品的高等化學家他們所付的保險費要比工人多八倍。我想保險公司不至於答應我保險罷。你何以要問這個呢？』

我的眼睛亂動着，我覺得我的臉在發燒。並不是因為他知道我的望慮。實在是因為我自己知道了自己在望慮，而且是當他的面。

這時父親進來了預備同我一塊離開這裏。安勒斯特交還了他所借的幾本書，先走了。正要走的時候，他轉過身來向我說：

『啊，等一等，你把你自己的心擾亂了，我也把主教的心擾亂了，所以你最好去會會維克孫夫人和拍通維史夫人。她們的丈夫，你知道，是磨廠裏兩位主要的股東。像別的人類一樣，這兩

個婦人也被機器所束縛，但是她們已經束縛得坐在機器頂上了。』

第 四 章

機 器 的 奴 隸

我愈想到吉克孫的臂，我就愈震動。事實排在我的面前。我才初次看見人生。我的大學生活，我的教育，並不是真的。我沒有學到別的只是那些印在紙上很好看的理想的人生和社會，但是現在我看見了人生的本來面目了。吉克孫的臂就是人生的事實。『事實，朋友，那些不能駁倒的事實！』安勒斯特的這句話在我的良心中響着。

我們整個的社會建設在血上面，這似乎是極兇惡而不可能的事。然而這裏有吉克孫。我總不能把他掉開。我的思想時常的轉回到他的身上，好像把他當着到北極的指南針。他受了極兇惡的待遇，他的血沒有得着代價，爲的是要叫股東們多分些紅利。我認識好多快樂圓滿的人家，他們是分着那些紅利的，這都是受

了吉克孫血的恩賜。一個人受了這樣兇惡的待遇而社會向前進行毫不關心，是不是有許多別的人也是這樣兇惡的待遇着呢？我想起了安勒斯特所說的那個支加哥婦人爲着九角錢而工作一個星期的話，我又想起了他所說的南方棉花工廠中童工的事。我能夠看見他們憔悴白色的手，血被壓榨出來的手，在工作我做衣服的面料。於是我又想到西愛拉磨廠和他所付出的紅利，我看見我的衣服上有吉克孫的血。我總逃不出吉克孫的範圍。我的默想總是把我引到他的身上去。

在我心的深處我感覺着我是站在峭壁的邊上。好像我就要看見人生的一種新的威嚴的顯示。不只是我一個人。我的全世界都翻覆過來了。有我的父親。我可以看見他開始的受着安勒斯特的影響。又有主教。我最末次看見他的時候，他好像是個病人。他的神經有極大的擊動，在他的眼中有不可說的恐怖。從我所看見的這一點，我已知道安勒斯特實踐了他的話把主教帶着遊行地獄一週。但是主教眼中所看見地獄的情景如何，我不得而知，因爲他好像失了知覺不能說出來。

這種感覺重壓在我身上，我和我周圍的世界都翻轉過來了，我想安勒斯特是其中的主因吧；我也曾想，『在他未來以先我們是快樂而平安呀！』馬上我就覺到這種思想是真理的謀叛者，而安勒斯特容光煥發的變成了真理的使徒，顯現在我面前，懷着可

帝使者的大無畏精神，爲真理而戰爭，爲貧苦孤獨被壓迫人民的利益而戰爭。又有一個人顯現在我面前，基督他自己！他也站在微賤被壓迫的人們一邊，同那些祭司和法利賽人的威權戰爭。他的結局是釘在十字架上，我一想到安勒斯特我的心暴痛。是不是也有一個十字架等着他呢？——他，懷着他的如號筒而宣戰的聲音，和他的超人的力量！

在那個時候我知道我愛他了，我融化着安慰他的決心。我想到他的生活。一定是一個卑劣的，粗陋的，貧苦的生活。我想到他的父親，爲着他，說謊偷竊並且工作一直到死。十歲的時候他自己也到磨廠裏去了！我的全心似乎爆發出一種企望要用臂圍繞着他，叫他的頭休息在我的胸前——他的頭一定因思想太多而困憊；給與他暫時的休息——只是休息——安閑和忘懷。

我一個教會招待會上遇見了印格南副將。我與他很熟悉，並且我認識他已好多年，我誘他走到棕樹和橡樹的後面，但是他不知道我是在誘他。他用他習爲的快樂和謙禮同我談話。他就是一向一個有機智的人，機警，敏捷，謹慎。至於外表，他在我們的團體中要算是一個卓異的人了。就是那些大學中可尊敬的人物在他旁邊也顯得賤俗而弱小。

然而我覺得印格南副將與那個目不識丁的機器處在同樣的地位。他不是個自由做事的人。他也被機輪所束縛。我提到吉克

孫事件時，他那種態度的改變我再也不會忘記。他的和樂怡悅之天性像鬼一樣從他身上消失了。一種迅速的，恐懼的表現散佈在他有禮貌的臉上。我覺得他與乾姆士斯密師有同樣的恐怖。不過他沒有咒咀吧了。這就是工人和大律師些微的分別。他以有智力而出名，但是現在他一點智力沒有了。不知不覺他左右瞻顧想尋出一條逃遁的路。但是他陷在棕樹和橡樹中一時尋不出路來。

啊，他怕聽吉克孫的名字。我何以要提到這件事？他沒有嘗到戲謔的滋味。這一回的事最不幸而且毫未思索。難道我不知道在他的職務上，個人的情感不能顧及麼？當他到辦公室去的時候，他已把個人的情感留在家中，在辦公室中他只有職務的情感。

『吉克孫應該得着撫卹金麼？』我問。

他回答說：『自然。照我私人看來他應該。但這與案件的法律一方面是毫不相干。』

他把他散失的智力輕微的抓在手上了。

『請告訴我，Right 與法律沒有相干麼？』我問。

『你用錯了一個字的字母了，』他微笑的回答。

『Might？』我問；他點頭。『難道我們不是要從法律上得着公道麼？』

『這是似是而非的話，』他反對的說。『我們可以得着公道。』

『你現在是照你的職務說話，是不是？』我問。

格印南副將臉變紅了，的確是紅了，他急切的向四圍看看要想逃跑，但我擋住他的路，毫不移動。

『請告訴我，』我說，『一個人壓伏自己的情感而屈從職務上的感情，這種行動是不是可以說精神是被殺害了？』

我沒有得着回答。他很羞愧的被我擋着路，只好翻開棕樹葉子逃走了。

其次我試了一試新聞紙。我把吉克孫的事件用平和，不動情感的話寫出來。同我說話的人我沒有叫他們負何種談話的責任，所以，因為這個原故，我沒有提出他們的名字。我只把事實的真相說出，吉克孫在磨廠多年的服務，他想叫機器不受損害所以得此意外，以及他現在困乏飢餓的境況。三家本地的報館拒絕這樣的通信。兩家週報也是這樣。

我看見了卜遜雷騰。他是大學畢業生，加入了新聞事業，在三家報館最有勢力的一家學習做訪事。『我問他何以報館匿着不談吉克孫和他的事件，他微笑。

『編輯政策，』他說。『我們與這毫無關係。這是編輯人的事。』

『但是何以要有這樣政策呢？』我問。

『我們與組合公司是一氣的，』他回答說。『就是你出廣告費，也不能把這樣的事登載上去。報館裏人若是私下登載了這樣的

事必定失掉他的飯碗。所以即會出十倍的廣告費也是無用。』

『你自己的政策呢？』我問，『好像你們是聽了你們僱主的命令這樣的顛倒事實，而你們的僱主又聽着組合公司的命令。』

『我與這毫不相干。』他像有點不自在，後來他振作起來了。『我自己沒有寫過不真實的事。我的良心是方正的，自然，在一天的事程中有些是違抗良心的。但，你是知道的，這只不過是事程中之一小部而已。』他小孩子氣的收束他的話。

『然而你總希望有一天坐在編輯人的桌子上而指揮一種政策。』

『那時我是不受外界影響的，』是他的回答。

『在現在你以為這種編輯政策是怎樣？』

『我不要想這個，』他趕快的回答。『若是一個人想在他的新聞事業上得着成功，他就不能把這種機會丟開。無論如何，我是知道這些。』

他聰敏的點他的頭。

『但是公理呢？』我堅持着。

『你不懂得這個把戲。自然這是對的，因為結果並沒有錯，你不知道吧？』

『異常的含糊，』我囁咕着；但是我的心因他的年幼而沉痛。我覺得我要尖聲呼叫或者要流出眼淚了。

我開始觀察我所住在的這種社會的現象，要找出裏面隱伏的可怕的真像。對於吉克孫彷彿有一種默喻的奸謀，我不禁為打輸了官事的那個哭訴的律師受着同情的震刺。但是這樣默喻的奸謀逐漸擴大。不僅是對付着吉克孫一人。是對付着在磨廠裏受損傷的各個工人。既是對付着磨廠裏的各個工人，難道不是在對付着各工廠裏的工人麼？老實說，各種實業不都是一樣麼？

既是如此，那末社會是一種欺僞了。這樣的結論叫我驚恐而退縮。若是真的那未免太可怕。但是有吉克孫這個人，他的臂，他的沾染我衣裳和從屋樑上滴下來的血，並且有許多的吉克孫——不僅是在磨廠裏已有數百個他，吉克孫本人這樣說過。我總不能避免吉克孫而不想。

我去看了維克孫先生和拍通維史先生，兩位西愛拉磨廠最大的股東。我不能動搖他們一點，正好像我不能動搖正在進行中的機器一樣。我發現了他們有一種超出於社會人衆的道德觀念。我可以稱牠為貴族的道德觀念，或者是領袖的道德觀念。他們談着擴大的政策，他們把政策和公理指為一事。他們用父執的態度同我談話，說我年青，說我沒有經驗。我所與談話的人中他們算是最無希望的了。他們絕對的相信他們的行為是對的。毫無問題，毫無討論之餘地。他們相信他們是社會的救主，只有他們是為人謀快樂。他們描摹傷心的景况，工界當如何的遭受不幸，

假使他們不用他們的智力求謀工人的福利。

離了這兩位主人翁，才覺得心胸一暢，「後來遇見了安勒斯特，把我的經歷告訴了他。他用快樂的態度看着我，說：

『好，這真不錯。你開始爲你自己尋求真理了。你用經驗類推一切，這很對。在實業機器中除掉那些大資本家沒有一人是自由意志的動作者。這些主人翁十分相信他們所做的是對的。這就是全盤事實中最大的謬妄。他們被他們的天性所束縛，以至他們不能做一件事。除非他們以爲是對的。他們對於一切的行動總要經考慮而得着准可才做。

『當他們想做一件事的時候，自然是指生意說，他們一定要等候他們的腦筋裏面湧起一種宗教的，或者是倫理的，科學的，哲學的觀念，說過是對的，然後才去做。他們不明白希望是思想的來源，這是人心弱點之一。無論他們想做何事，總會得着准可的。他們是淺陋的推究是非者，他們是奸詐狡猾。他們明知道他們做錯了事，然猶以爲對的事可以隨後就來。他們以爲他們的智慧和能力要超過其餘的人類，這是他們腦中所製造的快樂和合於公理的虛構之一。從這裏他們得着了准可，爲其餘的人類料理麵包和奶油。他們把王的神聖權利的理論，也恢復起來了——商業界中的王。

『他們地位上的弱點就是他們只不過是商業中人。他們不是

哲學家。他們不是生物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假使他們是的，自然什麼事都好了。一個商業中人同時也是個生物學家和社會學家一定會知道爲人羣做對的事。但是，除掉商業之外，這些人都足蠢笨的。他們只知道商業的事。他們不知道人類和社會，然而他們把自己當做數百萬飢民的命運裁判者。歷史，有一日，一定會因他們的行爲而發出慘酷的笑聲。』

我同維克孫夫人和拍通維史夫人談話的結果，一點不叫我希奇。她們是上流女子。她們的居室是王宮。她們有許多居室分散在鄉下，在山上，在湖邊，在海濱。她們有成羣的僕役伺候着，他們社交的活動可以叫人迷亂。她們是大學同教堂的保護人，牧師們謙恭柔順的向她們膝下鞠躬。她們就是權力，這兩個婦人，她們的錢算什麼，牠們輔助思想的權力到了一種非常的程度，正如我剛從安勒斯特所聽來的。

她們跟着丈夫學，她們同樣的談到擴大範圍的政策以及富者的本分和責任。她們與她們的丈夫被同樣的倫理所管束——他們那個階級的倫理；她們發出善辯的詞句連她們自己耳朵也不會懂得。

我把吉克孫家庭可悲嘆的情形告訴了她們的時候，以及我覺得她們不自動的嘲諷這個人而以爲奇怪的時候，她們聽了漸漸的激怒了。她們告訴我，她們並不感激那種勸導她們怎樣盡社

會職務的人。當我明明白白的請求她們幫助吉克孫的時候，她們也明明白白的推辭了。最使人驚異的就是我是分開了會見她們的，誰也不知道我已經或將要會見誰，而她們所推辭的話竟完全相合。她們的回答是，她們很歡喜有這樣的機會叫我完全明白她們所給與的賙卹，向來是小心付出的；並且她們不要，因為賙卹那種出了意外之事的人，獎勵窮人在機器上故意的損傷了自己。

這兩個婦人，她們是誠敬的，她們以為她們和她們的同類是社會上卓越的人物，她們沉醉於這種信條之下。在她們的階級倫理上，她們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得着准可的。我離開拍通維史夫人的大房子時，我回過頭來看看那座房子，想起安勒斯特所說她們是被機器所束縛，但是她們已經束縛得坐在機器頂上的話。

第 五 章

The Philomaths

安勒斯特時常到我家裏來。並不是我的父親，也不是論的聚餐引他來的。就是在那時，我也誇張我自己，我是引他到我家來的原動力。隔不多時我覺得我的這種推度是對的。從來沒有一個愛人像安勒斯特這樣。他的注視和他的握手變得格外穩定和堅牢，他儘所能夠的做去；最初從他眼中所發的疑問，現在已變成吩咐式了。

我初次看見他，對於他的印象並不好。後來我覺得我自己被吸引着向着他。他那樣野蠻的攻擊我的同類和我的時候，我對於他懷着憎惡。此後，我覺得他並沒有誹謗我的同類，而他對於我的同類所說的那些苛虐逆耳的話，證明是正當的，我又漸漸與他接近。他變成我的天使。他為我把社會的假面具揭開，叫我瞥見

牠的真相，他說的雖令人不樂，却是極端的對。

我已說過，從來沒有一個愛人 像他 這樣。住在大學附近的女郎沒有一個到了廿四歲而還沒有戀愛的經驗，我曾被青年的大學生和灰白鬚髮的教授所愛，我也曾被體育家和足球隊將所愛。但是沒有一個能像安勒斯特那樣對我用愛。在我未發覺之前，他的膀子已圍着我了。在我來不及反抗或拒絕之前，他的唇已貼着我的了。在他的真誠堅決的態度之前，那種習慣的女子尊嚴是可笑。他用強烈不可抵抗的突進，掃動我的腳離開地上。他沒有提議。他用膀子圍着我，吻我，承認我們一定是要結婚的。這沒有什麼討論。所要討論的——這是後來發生的——就是我們在什麼時候結婚。

這是新奇。這是不真。然而，照安勒斯特真實的試驗，牠工作了。我把生命信託與牠。這樣信託是榮幸的。在我們相愛的最初幾天，我一想到他用愛的猛烈和急躁，我就恐懼我們的將來。然而這種恐懼毫無根據。沒有一個婦人能像我這樣因得着一個溫和柔情的丈夫而受福。他的這種溫柔和猛烈的混合很希奇，就同他把拙劣和安閒放在一輛車子上相等。那樣輕微的拙劣！他終不能除掉，然而這是快意的。他在我們會客室裏那樣動作，叫我想起了一个磁器店裏的一條小心的公牛。

這是在這個時候才消失了我對他愛情完成中的一點最後的

懷疑，(至多是潛伏意識的懷疑)。這是在 Philomath Club —— 一個令人驚駭的戰爭的一夜，在那裏安勒斯特當塲輕蔑那些主人翁。Philomath Club 是太平洋沿岸最有名的一個集會。是一個極富的老處女，柏南五德女士，所創起的；這會就是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的娛樂。會員都是社會中頂富有的人，並且是富人中心志強固的，有各處的學者來發表有知識的話。

Philomath 沒有固定的會址。這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團集。會員們每月一次聚集在某一個會員的私宅聽演講。演講的人總是，雖然不是時常，僱請來的。譬如說紐約城裏有一個化學家他對於雷磁有了新的發明，他就被邀請去，一切路費由會中付，同時那個人也得着可觀的演講費。一個從南北極探險回來的人，或是最近在文學和藝術上成功的人，他們也邀請的去。他們不招待來賓，因為他們的政策是不讓會中的談話登載在報紙上。因此大政治家——有這樣的機會——得以完全發表他們的意見。

我打開一封有皺紋的信，是安勒斯特在二十年前寫給我的，抄下了下面的話：

『你的父親是 Philomath 會員之一，所以你可以來赴會。在下星期二晚上來。我敢說這是你一生不易得的機會。在你近來會晤的人中，你未能動搖着那些主人們。假若你來，我代你動搖着他們。我要叫他們像豹狼般的吼叫。你只要懷疑他們的道德。他

們的道德一被懷疑，他們只不過變成和善而高超些。但是我却要威嚇他們的錢袋子。這一來就可把他們原始天性的根都動搖了。假若你能來，你就可以看見那些穴居人，穿着晚禮服，對着一根骨狂吠而咬齧。我可以擔保你要尖聲大叫，並且可以澈底的看入獸性的內心。

『他們請我去要想把我撕成片片。這是柏南五德女士的意思。她請我的時候，她粗略的暗示了一點。以前她已曾給了他們那一種的娛樂。他們歡喜，以為在他們面前有了一個可靠而溫和的改革家。柏南五德女士把我當作像小羊那樣溫柔，像一隻家中母牛那樣呆笨和馴服。我承認我是幫助她有了這樣的印象。一起先她試着我，後來她相信了我是無害的，我可以得着一筆可觀的錢——二百五十元。我還須穿晚禮服。這是強逼的。我一向沒有預備着這樣的衣。我想我必得租借一件。但是我可以在Philmth裏面得着一個機會了。』

那天晚上是在拍通維史房子裏開會的。在大會客室裏另外加增了不少椅子，有二百多會員坐下來聽安勒斯特說話。他們是社會的真實主人。這是件娛樂的事，在我心中計算着這些人所代表資財的數目，直有數百千萬。據有這資產的並非懶惰的富人。他們是做事的人，在實業和政治生活上是最活動的部份。

柏南五德女士領安勒斯特進來的時候，我們都已坐下。他們

即刻走到房子的一端，他要站在那裏說話。他穿着晚禮服，不論他有寬闊的肩，威嚴的頭，他的形容是偉大的。在他的動作上仍有那樣微小和改不掉的拙劣。我差不多以為僅僅因着這個，我就要愛他。而且當我看着他的時候，我知道我有極大的快樂。我又覺得他的手掌握着我，他的唇觸着我；並且我可以這樣驕誇於人，我覺得我一定要站起來對着聚會的人喊叫說：『他是我的！他把我放在他的臂上；並且我，只有我，能夠充滿他的心，使他屏除一切廣大威嚴的思想！』

在屋的一端，柏南五德女士把凡·基爾白副將介紹給他，我知道基爾白這次是主席。基爾白副將是聯合會社的律師。此外，他有極大的資產。十萬塊錢是他注意的最小的數目。他是法律博士。法律是他所玩的傀儡。他拿牠當作泥在手裏隨意做模型，捲得來扭得去好像一個中國謎語隨他願意指着什麼。在容貌和修辭上他是老派，但是在思想智慧和謀略上他是最新不過的。他在打破夏得維爾遺囑那件事上已初次顯名。在這一次案件上他得了五十萬塊錢。從那時起他火箭般飛升。人稱他為最大的律師——自然是聯合會社的律師；在合衆國三大律師中總離不了他一個。

他站起來，用了幾句慎擇的詞句低聲而帶諷刺的，介紹了安勒斯。他談話的介紹了那位社會改革家和工界中人，聽衆微笑着。這使我們發怒了，我趕忙看着安勒斯。他的態度格外叫我

發怒。他似乎不因這種巧妙的輕視而激怒。更可惡的，他似乎不覺悟這些話。他坐在那裏，溫和，呆笨，疲倦欲睡。看去他的確是蠢笨。一會兒一種思想湧上我的心頭，假設他因這些有權勢有腦力的人嚴陣以待畏懼而受限制。那怎麼辦呢？於是我微笑了。他不能愚弄我。但是他愚弄了別人，好像他愚弄柏南五德女士一樣。她佔住最前面的一張椅子，好幾次她回過頭來看着她二三密友微笑，表示她同情於這樣的介紹。

凡·基爾白副將說完，安勒斯特站起來開始說話。他先用低微的聲音，猶豫而畏縮，顯出煩擾的狀態。他說他生長在工界中，環境的卑劣和苦腦，身體精神同樣的飢餓和痛楚。他說出他的志願和理想，想像那些上等社會中人所住在的樂園。他說：

『我知道，超出我身的有精神上的不自私，純潔和尊貴的思想，熱切的智識生活。我知道一切，因為我讀過「海濱圖書館」的小說，除掉那些田奴和女冒險者之外，各個男女都着懷美麗的思想，說人好聽的話，做有榮譽的事。總之，我承認太陽的升起，我也承認超出我身的是精美尊貴和慈惠，是給與生命的謙禮和尊嚴，是叫生命值得存在，並且是勞苦困難人們的酬報和慰安。』

他繼續的說他在磨廠中的生活，學習做馬鞋，以及遇見了社會主義者的事。在他們當中，他說，他找着了有敏銳智慧的人和光明有能力的人，他也找着了那些退職的傳教師們，因為他們所

傳的基督福音爲那些崇拜金錢的會衆們未免高深了，他又找着了那些脫離了專門巴結掌權者的大學的教授們。社會主義者是革命家，他說，努力的推翻現在的悖謬社會，在物質外建築將來的理智社會。要費太長的篇幅把他所說的寫下，但是我再不會忘記他所敘述的革命家的生活。一切猶豫的話都沒有了。牠的聲音逐漸的強烈而大膽，他的聲音與他一樣的興奮，也與他所發出來的思想一樣的興奮。他說：

『在革命家當中也尋着了人類勤勉的忠實，熱誠的理想主義，甜美的不自私，拒絕和犧牲。——一切精神上有光彩和激蕩的事。在這裏人生是純潔，尊榮，與活潑。我與偉大的人物接觸了，他們把身體和精神看得比金錢高貴。在他們看來，那個飢餓污濁小孩子的微弱的悲嘆聲，較之商業發展和以世界爲一國的這樣誇耀還有價值的多。我的周圍是高貴的事業和英勇的努力，我的日日夜夜全是日光和星光，一切是火和露，在我的眼前，永久燃燒閃爍着基督末次聚餐時的血和肉，那些長期受苦被虐待的人，終於要得着解放而被救。』

好像以前一樣，我看見他在我面前變易了容貌。他的額因內心的神聖而發亮，他的兩眼成爲發光的中心，光籠罩全身似一件大衫。但是別人沒有看見這樣的光，我想這是因爲樂和愛所迸出的淚，使我的幻像暗淡了。無論如何，坐在我後面的維克孫先生

沒有受着感動，因為我聽見他大聲譏笑說的，『烏託邦』。

安勒斯特接着說到他在社會中的升高。後來他同上等社會中人接觸了，同在高位的人平肩而行。然而他不受他們的幻惑，他毫不諂媚聽衆的說着他不受幻惑的事。他驚異人類的平凡。人生並不優美和慈惠。他因所遇見的盡是自私自利的事而喪氣，最使他驚駭的就是理智生活的缺乏。在革命家新鮮空氣中過久了，見着統治階級中理智的愚鈍，他激動的利害。雖然他們有莊嚴的禮拜堂和得着大薪水的傳教師，然而他覺得他們完全是物質的。誠然他們空談甜蜜的理想和尊貴的道德，但是因為這樣空談，他們生命主要的關鍵乃是物質的。他們缺乏真實的道德——就是基督所傳說的，但此後就沒有人傳說了。

『我遇見這種人，』他說，『他們辱罵的反對戰爭而籲求平安，一面他們把手鎗放在衛兵手裏射倒那些在他們工廠裏的罷工者。我遇見這類人，他們忿恨的反對決鬥的獸行，而同時他的褻祖有食品中參雜劣物的事，每年所殺害的嬰孩比那兇暴的國王還要多。』

『他不是位溫和貴族式的君子麼？但他做了不發言指導者，社團的工具，秘密的搶奪孤兒和寡婦。他不是酷好精美出版物，做文學護法的紳士麼？但他做了磨牙吮血的機器的主人翁的崇拜者。他不是出版專賣藥廣告的編輯人麼？但他因為我要在他的

報紙上宣布專賣藥的真相，於是稱我爲搗亂之徒。他不是莊嚴懇擊的談論理想主義之美和上帝之真善麼？然前不久他曾在某種專業上乘騙了他的同伴。他不是教會的柱石，在國外佈道的事業上是一位踴躍的輸款者麼？但他以極苛刻的工資，役使他店中的僱女，每日工作至十小時之久。因而直接獎勵賣淫。他不是捐輸巨款於各大學且建立偉大的禮拜堂麼？但他爲着少數幾個錢，在法庭上甯可發出僞誓。他不是鐵路公司的要人，一位好國民，正人君子，基督徒麼？他曾祕密的允許人減收運費，但後來竟違反了他的話。他不是國會的參議員麼？但他做了兇殘而未受過教育的機器主人翁的工具，奴隸與傀儡；有的民政長和高等法官也是這樣；因而他們可以免費乘車；而大資本家主有了機器，機器的主人和鐵路。

『因此，我覺得我並不是生活在極樂的天國，我是置身在商業制度的乾燥沙漠之中。除掉商業事務以外，一切都是笨拙。我覺得沒有一人是清潔，尊貴，有生氣；雖然好多人似乎有生氣——然而却是不健全。我所看見的是凶殘的自私與失心，一種粗俗，貪吝，實驗的物質主義。』

安勒斯特繼續的談說他們一切情形以及他的不受幻惑。在智識上他們厭惡他；在道德與精神上他們憎嫌他；所以他樂於回到他革命家羣裏去，他們是清潔，尊貴，有生氣，一切是資本家所

沒有的。

他說：「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這次革命的情形。」

但是我可以說他的這種可怕的辱罵並未觸動他們。我環視他們的臉，他們對於他所攻擊的，表示和善的超然態度。於是我想起了以前他曾告訴我：對於他們道德的攻擊是不能搖動他們的話來。然而，他大膽的話，的確影響了拍南五德女士。她似乎顯出煩惑與懷慮。

安勒斯特開始談到革命的軍隊，當他說出兵力數目的時候（從各國統計起來），會議顯出不安靜的態度。他們的臉上表現出商量的神情，我可以看見他們的唇咬得緊緊的。終於挑戰書一下，兩方接觸起來。他並且敘述社會主義者的國際組織，美國有一百五十萬人，其餘世界各國共計二千三百五十萬人。

『這樣的一個革命的軍隊，』他說，『二千五百萬人，不能不使統治者與統治階級停止而考慮。軍隊的口號是：「不讓步！你們所有的我們都要拿過來，我們無其他的滿足希望。我們要把統治權和人類的命運抓在我們手裏。我們的手在這裏。牠們是鐵腕。我們要把你們的政府，你們的宮室，你們的安樂尊榮從你們手裏奪取過來。以後，你們必得像那些田裏的農人，受凍餓的辦事員，辛苦的工作才得着你們的麵包。我們的手在這裏。牠們是鐵腕！』』

他一面說話，一面伸出他兩隻膀臂，他的手好像鷹爪一樣在

空中抓弄。他站在那裏，簡直是勞動階級的統治者，伸出手來準備打碎他的聽衆，我覺得聽衆有畏縮的樣子。婦人們是這樣，恐怖現在她們的臉上。男子不然。他們是極其活動的富翁，不是懶惰的人，他們是戰士。一種從喉中發出的低微之聲，在空中旋繞了一會。這是狂嗶的先聲，那天晚上我聽見好幾次——人類獸性的表現，原始情緒的迫切。他們不知不覺間發出這種聲音。這是一羣狼狗的狂嗶，在那時，我看出他們臉上呈着凶惡的態度，眼中閃亮着準備爭戰的光，我覺得要從他們手上把統治權抓過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安勒斯特繼續着他的攻擊。他歸咎於資本階級未能把現在的社會處置妥善。致使美國有一百五十萬勞動階級的革命軍。他略舉現代穴居人及野蠻人的經濟狀況。說明他們毫無機器的工具，只不過具有一種天賦的生產本能。他又把機器和社會組織發達的源委說出來，所以現在文明人的生產能力比較野蠻人要高出千倍之上。

他說：『五個人能做麵包爲一千人吃。一個人能爲二百五十人織成應用的棉布，能爲三百人織成應用的絨毛布，能爲一千人做靴與鞋。因此我們可以斷定社會如能處置在一種妥善狀況之下，現代的文明人作事的能力一定遠過於穴居人。但是事實是不是這樣的呢？讓我們看。現在美國有一千五百萬生活貧苦的人；

我說的貧困是指缺少食物，無相當住所，至低限度的工作也得不着的生活境况而言。在美國雖然成立了我們所稱為「勞動法律」，但是仍有三百萬童工。在十二年之內他們增加了一倍。我要請問你們這些社會統治者，何以你們不把1910年的戶口調查的數目公布出來呢？我可以代你們答覆，因為你們怕。現在所正在招集的勞動階級革命，一定會因數目的公布，而早日促成。

『現在回到我的控訴。如果說現代文明人的生產能力要比穴居人超過一千倍以上，何以在美國有一千五百萬人民沒有相當的住所與食物呢？何以在美國有三百萬童工呢？這是一個真實的控訴。資本階級沒有處置妥善。事實告訴我們現代人的生活比穴居人還要困難，而他們生產的能力竟比穴居人高出千倍以上；於此可以證明資本階級毫未處置妥善，那就是說你們並未處置妥善，我的主人們，你們犯罪似的自私，未將牠處置妥善。因為這個原故，今天晚上在這裏你們不能面對面的答覆我的問題，你們全體當然也不能答覆全美國一百五十萬革命團體。你們不能答覆。我要求你們答覆。我更敢說，就是我把話說完了後你們也不能答覆。在這一點你們將閉口無言，在別的事上你們或者能滔滔不絕的說話。

『你們在處置事務上失敗了。你們把文明當作屠宰場。你們眼睛瞎了，你們太貪婪了。你們毫不覺羞恥的站在我們立法院裏，

大聲的說若是沒有兒童加入工作，利益是不可能的。我的話無根據麼？會議錄上句句話足以宣布你們的罪狀。你們抹殺良心，高談優美的意見，尊嚴的道德。你們沉淪於權勢，醉心於勝利；你們對我們不必存什麼希望，你們正如懶惰的雄蜂圍集在蜜桶上，工蜂一來，跳在他們身上，了結他們的生命。你們處置社會失敗了，那末處置權要從你們手中奪去。一百五十萬工人要聯合其餘的工人把處置權從你們手中奪去。這就是革命，我的主人們。有本事你們就阻止牠。』

安勒斯特的餘音在屋中繚繞着片時。於是起了一陣從喉中發出來的低微之聲，有許多人站起來喊着要凡·基爾白承認他們的發言權。我看見柏南五德女士的肩好像抽筋似的動彈。我立刻大怒，因為我以為她是在譏笑安勒斯特。隨後我發覺。她並不是玩笑，實在是神經昏亂。她是因為把這一根火炬帶到尊嚴的Philomath裏來，覺得十分喪氣。

凡·基爾白副將並不注意那些滿臉顯着情感，要求發言的人。他自己臉上也滿佈着情感。他跳起來，揮動他的臂，好久好久他僅能發出不聯合的音調。於是他說話了。但是他的話不像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律師說的，更不像是一位老資格的演說家說的。

『錯而又錯！』他喊叫說。『在我的一生從來沒有聽見過一個人，在一點鐘內，說出這許多謬誤的話來。除此以外，少年人，你

所說的毫無新的思想。在你未生以前我在大學裏早已學過這些道理了。差不多兩世紀以前，盧梭早已說出像你這樣的社會學理。回到自然而已！回復原始情狀而已！生物學已經告訴我們這是謬妄，淺薄的學識是件危險的事，這話真不錯；你今天晚上所說的這種狂妄學理，儘足以證明這話。錯而又錯！在我一生，從來沒有因為聽見這種種謬妄而作嘔過。你的這樣不成熟的推論，孩子似的理論！】

他傲慢似咬他的指頭，坐下來。對於他的話，婦人們用嘴唇發聲，男子們用粗糙的聲音，表示贊成。那些以前要求發言，多半在這時搶着說話。紛亂和喧嘩的情形簡直不易描寫。拍通維史夫人寬敞的房子中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的情景。他們是實業界中的領袖，社會的主人翁，他們是穿着晚禮服的狂嘔亂叫的野人。實在的，安勒斯特向着他們產業伸出手來的時候，已經動搖了他們。在他們的眼中，他的伸手向他們就好像一百五十萬革命軍的手一樣。

但是安勒斯特在無論何種地位，頭腦從來不會昏亂的。凡基爾白還未來得及坐下，他已經跳起來了，站在大眾之前。

【一個一個的說！】他向他們喊叫着。

從他肺管中發出來的大聲，統治了全體的騷動，於是會衆靜默了。

『一個一個的說，』他溫和的複說着。『讓我先答辯凡·基爾白副將。隨後你們再來——但是請記着，同時只能有一個人說話。這裏不是羣衆遊戲的地方。這裏不是足球場。』

『至於你，』他轉向凡·基爾白副將，『對於我所說的，並沒有回答什麼。你只不過說出幾句激勵和武斷的話。這種方法在商業上可以用得着，但是你不能對我那樣說。我不是個工人。拿着帽子，請求你加增工資，或者是保證他的利益。你不能對着我武斷的說出真理來。你對於那些工人可以這樣辦。他們不敢反抗你，因為你把他們的麵包，他們的生命，握在手中。』

『你說在我未生以前，你已經在大學裏，學習過返於自然的學術，在這裏我可以回答你，從那時起你就不能學習什麼。社會主義和自然毫無相干，就如解析幾何和新舊約毫無相干一樣。在商業的範圍以外你是門外漢。先生，你公然的證明了我所說的。』

對有名的大律師發出這樣可怕的呵斥，竟使柏南五德女士的神經支持不住。她神經昏亂的毛病變厲害了，又哭又笑，終於被人扶出去了。這樣也好，因為隨後還有更厲害的談話。

『我的話可以丟開一邊，』當紛擾過後，他又繼續的說，『你自己的辯護者要一致的證明你是愚笨。你自己的顧問要告訴你是錯了。去，去到你那溫順柔弱的社會學助教那裏，問問他虛構的

返於自然的學術和社會主義的分別在那裏；問問你的那些尊奉正教的政治經濟家和社會學家；到你的藏書室裏把關於這一類題目的書，打開來每頁翻翻看；各方面的答案，可以告訴你返於自然的學術和社會主義毫無關聯。而且從各方面答案看來，返於自然的學術和社會主義是大相徑庭。請不必注意我所說的。證明你的蠢笨，可以從書上看出來，你自己的書你從來沒有看過。從你的蠢笨，尤可以證明你的同類也同你一樣。

『凡！基爾白副將，你懂得商業和法律。你知道盡力為你的組合企業作事，並且知道利用法律增進紅利。很好。就請你這樣做下去。對於此道，你稱首屈一指。你是個享盛名的律師，但你是個可憐的歷史家，你毫不懂得社會學。你的生家學也蹩腳。』

凡！基爾白感受痛苦扭曲他的身體在椅上。房內是完全的寂靜。一個個坐着不能動彈——麻痺了，我可以說。這樣可怕的待遇對於大律師凡！基爾白，向來沒有聽見過，想不到的，不可思議的——來到法庭幾乎法官發抖的大律師凡！基爾白。但是安勒斯特對於仇敵向來是不讓步的。

『這當然不能怪你，』安勒斯特說。『各人堅執各人的職業。你是個專門家。若是談到法律的知識，怎樣才能避免法律或者是怎樣訂定新法律為盜賊似的組合企業，謀求利益，我只不過是你的足下灰塵。至於談到社會學——我的職業——你也要做我足下

的灰塵。記着這個。你也須記着你的法律僅不過用一時的材料，而長久性的材料你就不易變動了。因此，你對於歷史上和社會學上的事物，用出這樣武斷的說話，粗俗的推論，簡直是妄廢時間。」

安勒斯特停止了一會，考慮似的看着他；注意他灰暗而含怒的臉，他氣喘的胸，他歪曲的身體，「他細白的小手神經似的忽而握緊，忽而放鬆。

『但是好像你願意妄廢時間，那末我就給你一個機會。我控訴你們全體。你可以證明我控訴是謬誤。我把現代人的痛苦指給你們看——美國有三百萬重工奴隸，沒有他們來工作，你們不至於得着紅利；有一千五百萬衣食住不能贍顧的人。我又指給你們看，因為社會的組織，機器的利用，現代人的生產能力超過穴居人在一千倍以上。我又說從這兩點事實看來，釀成這種結果的是由於資產階級的處置失妥。這就是我的控訴，我特意的要求你們答辯。但是我敢預言你們不能答辯。你們只不過用鼻子哼哼而已。你說我的話是謬誤。把我的謬誤之點指出來，凡！基爾白副將。我和我的一千五百萬同伴所控訴你們的話，請你答辯罷。』

凡！基爾白十分忘記了他是在主席，照理他應該讓那些要求說話的人先說。然而他站起來了，揮動他的臂，利用他的口才，滔滔不絕的指摘安勒斯特，說他年幼，說他是暴烈份子的領袖；並

且粗野的痛罵工界中人，說他無能力，無價值。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律師；像你這樣的堅持你的論點，』安勒斯特開始用激烈的責言答覆他。『我的年幼和我的說話有什麼相干，和工人的無價值又有什麼相干。我攻擊資本家，因為他們處置社會不妥善。你沒有答辯我的話。你也不打算答辯。這是什麼道理；是不是因為你沒有什麼可以答辯的？你是今晚會場中特出的人物。除我以外，在這裏的每個人希望你答辯，因為他們自己不能答辯。至於我，我以前曾說過，我知道你不但不能答辯，簡直也不預備答辯。』

凡·基爾白大聲喊叫的說：『這太難堪了！這是侮辱！』

安勒斯特嚴肅的回答說：『你不答辯也就太難堪了。沒有一個人理智上是會受侮辱的。侮辱的本身就是情感作用。請你校復過來。對於這理智的攻擊，請給我一種理智的答辯，就是說資本家把現代的社會處置的失妥。』

凡·基爾白仍然靜默，一種含怒的，高傲的態度，表現在他的臉上，就好像一個人不願意跟一個暴徒，交換語言一樣。

『不要喪氣，』安勒斯特說。『要知道你輩中人從來沒有人答辯過我的攻擊，你當引以自慰。』他於是轉向那些急於要說話的人。『現在輪到你們的機會了。請說罷，但是不要忘記我是要求你們答辯適才凡·基爾白副將所未能答辯的。』

我不能把一切談話的經過都寫下來。事先我並未料到在短短的三小時內能說出多少話來。無論如何這是光榮的。反對者的話說得越激勵，安勒斯特也慎重似的激勵起來。他具有各種知識，有時用一字一句，或突如其來用一種巧妙的話，反攻他們。他指出他們不合理的點。某處是一種謬誤的三段論法，結論和前提毫無關連；而第二個前提是一種狡詐的說話，因為所要證解的結論已經隱伏在裏面了。某處是一種錯誤，是一種臆斷；某點所論却和已肯定的真理相悖。

辯論這樣的繼續下去。他用種種方法駁倒他們的話語。他總是要求事實，拒絕討論學理。事實足以致他們的死命。他們一攻擊到工界，他總是敏捷的說道，『半斤等於八兩；你們自身已經是鯁鯁的，所以對於這種攻擊無答辯之必要。』他同個個人這樣說：『你們並未能把社會處置的妥善，這種攻擊，你們何以不答辯呢？你們說來說去，但是你們並未答辯。是不是因為你們沒有什麼答辯呢？』

在談話的最末後維克孫君才說話。全場中只有他一個人是沉默着，安勒斯特對他表示一種尊敬因為他並未附和別人。

維克孫君思考似的慢慢的說道：『這無須答辯。我自始至終驚駭的厭惡的聽着你們談話。會衆們，我厭惡你們。你們的舉動好像愚蠢的小學生一樣。在這種談話中，你們插入了什麼倫理學和

政治學。你們已經被人佔了優勢。你們的話太多，你們所做的只是一種哼聲。你們好像螞蟥向大熊叫一樣。先生們，大熊站在這裏了！(他指着安勒斯特，)『你們的哼聲只不過觸動他的耳朵。

『須知道，日下的情形是嚴重的。那個熊今晚伸出他的利爪要來毀壞我們。他說在美國已有一千五百萬革命軍。這是事實。他說他們的目的是要把我們的政權，我們的宮室，我們的尊榮奪去。這也是事實。一種改變，一種大的改變，已經臨到社會了；但是這種改變也許不是這個大熊所預料得到的。這個大熊說他要毀壞我們。那末，假設我們要毀壞他呢？』

全室的人喉中發出微聲，各人用肯定的神情互相點頭。他們的臉顯出堅決的態度。老實說，他們是戰士。

『但是不是只靠着哼聲，我們能將他毀滅的，』維克孫君冷靜的往下說。『我們要獵取這個大熊。我們不必用話答辯他。鉛鐵就是我們的答辯。我們是執權者。沒有人能够不承認。用我們的權勢，我們依舊可以執權。』

他忽然的轉身向着安勒斯特。這時情形好像演劇似的。

『這就是我們的答辯。我們不必向你說廢話。你伸出強大的手來，奪取我們的宮室尊榮時，我們要把力量顯給你看。我們的答辯是埋伏在槍彈的吼聲之中。我們要把你們革命軍隊踐踏在我們腳趾之下，我們要在你們臉上走路。世界是我們的，我們是

世界的主人翁，世界永久是我們的。我也曾讀過歷史，自有史以來，工人們總是在污濁之中。我們同我們的後人掌權一日，他們終必處於污濁。我所說的就是這話。最高神聖的話——權勢。不是上帝，不是什麼一切，只是權勢。只有權勢可以使你覺得痛苦。權勢。』

『這已經答辯了，』安勒斯特沉靜的說道。『只這才是答辯。權勢。這是我們工界所宣傳的。我們知道，從痛苦的經驗中我們深深的知道，哀懇似的要求正誼，公平，人道，萬不會感動你們。你們的心，和你們踹在窮人臉上的腳踵一樣的堅硬。因而我們宣傳着權勢。用我們在投票日子的選舉權，我們要從你們手中把政府拿過來——』

『你們在投票日子得了最大的多數又怎麼樣？』維克孫插入的問。『若是我們不把政府交給你們又怎麼樣？』

『那個我們也曾想到了，』安勒斯回答說。『我們要用鉛鐵答覆你們。權勢，你們宣布了這樣最高神聖的話。很好。讓牠是權勢罷。在那一天我們選舉勝利了，而你們不把我們按照憲法，平安爭來的政府，交給我們，你問我們應該怎樣辦——在那一天，我們要給你們一個答覆：我們的答覆是埋伏在槍彈的吼聲之中。』

『你們不能逃出我們的範圍。不錯，你曾談過全人類的歷史。』

不錯，自從有史以來，工人是沈淪在污濁之中。不錯，只要你以和你們的後人掌權一日，工人終久是在污濁之中。我與你完全同意。你所說的，我完全同意。權勢是人類的主宰，牠永久是主宰。這是一種階級鬥爭。你們曾將封建制度中的貴族打倒，那末，同樣的你們也要被我們工界打倒。若是你能用你研究歷史的細心，來研究生物學和社會學，你一定覺得這種結果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是一年，十年，千年——你們終必被打倒。權勢要完成這種工作。我們工人要把這個字鑄刻於心，使牠與心相混合。權勢。這是個神聖的字。』

那天夜晚的 Philomath 因而宣告散會。

第 六 章

現 形

這時將要臨到的事實，已由各方迅速的濃厚的，警告着我們。安勒斯特想把社會主義家和工界領袖們招集攏來討論進行方法，並且預備公開的赴社會主義者的會，徵求父親的意見。至於我，自與工界領袖們和一般思想家接觸以來，我學習了許多事情。我已經看見社會的另一面了。我遇見這種不自私和高尚的理想主義，我甚引以為幸；我看見那些社會主義的哲學與科學書籍，不能不深深驚異。這些我知道的很快，然而我却沒有很快的知道我們地位的險惡。

警告來了，但是我並沒有注意到。例如，拍通維史夫人和維克孫夫人在大學附近有極大的勢力，她們說我是一個太前進，太自是的少年婦人，專好干涉參預別人家的事情。我想她們這話

不足為奇，因為我曾一度探詢吉克孫的事件。但是這樣的意見，從兩位社會上極有權力的女子口裏表示出來，我的聲價當然因而減低。

我已覺得我的朋友已漸在遠離我。他們本來不贊成我和安勒斯特結婚，我以為或者是因為這樣，他們才遠離我。後來安勒斯特顯明的告訴我，我的同類對我的這樣態度並非偶然的事，背後還伏着一種有組織行動的根源。『你將蔭護給與了你們同類的敵人，』他說。『不但是蔭護，連你的愛，你自己，也給了他。你成了你們同類的叛逆者。你是不能免於刑戮的。』

在一天下午父親回家了。安勒斯特與他同來，我們覺得父親是在發氣。他不大真正發氣，有的時候在一種範圍之內，也許發點氣。他稱這為補藥。他走進房子來的時候，我們知道他是在發補藥的氣了。

『你們以為怎樣？』他問，『我今天同威爾考司吃了飯。』

威爾考司是一位昏庸老朽的大學校長，他是十九世紀的人物，知識上完全落伍。

『我是被邀請去的。』父親說。

他停止了，我們等着他說。

『我承認這是最好笑的一件事。我！我被那塊朽木嚴責了一頓！』

安勒斯特說：『我可以和你賭賽，我知道你爲什麼要被責。』

『不必三猜。』父親笑着。

『只要一猜，』安勒斯特回答說。『這不能謂之猜。只不過推想而知。你是因爲你私人的生活方面而被責。』

『的而且確！』父親喊叫着說。『你怎麼會猜着的？』

『我知道這事將要臨到。以前我曾警告你過的。』

『是的，你警告過的，』父親沉思的說。『但是以前我不相信。無論如何，這完全證實你書上所說的。』

『若是你仍堅持你的主張，邀請社會學家和過激份子，連我在內，到你家裏來，還不僅僅是這樣結果哩，』安勒斯特說。

『這正是威爾考司所說的！他說這是無意味，無利益的事；而且與大學的習慣和政策不相融洽。他把這些含糊的話說而又說我完全得不着他的命意所在。我弄得很不自在。他自己咕噥着，他說他很尊敬我，全世界也尊敬我，因爲我是一個科學家。這樣的話他說不慣。我知道他並不情願說這樣的話。』

『他不是個自主的人，』安勒斯特說。『鏢鏑已加在他的身上。』

『我從他的話中所得是這樣。他說今年大學的開支，已超過預算；不敷之數，當然是要向富翁募集——他們是要大學不悖離一意研求知識的最高目標；否則，他們是不樂於輸款的。我就問

他，我的家庭生活與大學悖離了最高目標有什麼相干，他馬上給了我兩年休假，依舊領薪水，到歐洲去，一方面休養身體，一方面研求學問。自然，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不能應允他。』

『最好你是答應了他，』安勒斯特嚴肅的說。

『這是一種行賄呀，』父親這樣的辯護；安勒斯特點點頭。

『這個老乞丐還說我的女兒在公衆場所，同你這樣一個聲名狼藉的人，談話，赴茶會，這簡直不能保持大學的精神和尊嚴。他個人並不反對這個——啊，不；只不過有人這樣說，而我必須明瞭這一層。』

安勒斯特想了一下，臉上很嚴肅的同時蘊含着憤怒，說道：

『這不僅是大學的意思。有人加了壓迫在威爾考司身上了。』

『你是這樣想麼？』父親問說，他非但不怕，而且好像有興趣似的。

『我極願把我心裏所構成的一種隱約的理想告訴你』，安勒斯特說。『自有史以來，社會從沒有經過可怕的潮流像現在。實業制度的迅速變遷，影響到我們宗教，政治，社會組織也起了迅速變遷。一種看不見的，可怕的革命行動，正在社會的組合中進行。我們只能隱約覺得這些事。但是現在他們是在空氣中。我們覺得牠們的偉大，無定，可怕。我不敢推想牠們將要變成什麼東西。你們聽見吉克孫那夜所說的我所覺得的那種無名的，無形的

東西，隱伏在他所說的後面。他把對於牠們的超知覺概念說出來了。』

『你的意思是……？』父親說話而又停止了。

『我的意思是有——一種巨大的、恫嚇的黑影，現在正開始降到地上來。若是你情願，你可稱牠為寡頭政治的黑影；這是最低限度，我所敢說的。牠的性質如何，我不願想。但是我所要說的是如此：你是在危險的地位——我懼怕這種危險，因為我不能料得到牠是多麼大。請聽我的話，接受這種假期。

『但是這是畏怯，』父親辯護着。

『全然不。你的年紀已老了。在世上你已經做了你的工作，一個極大的工作。把現在的戰事給少年人與有力量的人罷。我們少年人一定要做我們的工作。對付將來的事有亞維斯幫我的忙。在前敵上，她是你的代表。』

『但是他們不能損傷我，』父親反對的說。『感謝上帝，我已能獨立了。啊，我可以告訴你，他們只能殺戮那些在經濟上仍須依賴着大學的教授們。但是我能獨立。我不是想得薪水才做大學教授的。我能靠着我自己的收入舒暢的生活着，我的薪水他們完全可以拿去。』

(1) 譯者按亞維斯是安勒斯特未婚妻的名。

『你尚未明瞭這種情形，』安勒斯特回答說。『我恐怕你的私人收入，你的本錢，也必很容易的像你的薪水，被人拿去。』

父親沉默了幾分鐘。他深思着，他臉上現出決定的神情。終於他說話了。

『我不接受這個假期。』他又停止了。『我要專心我的著作。你的見解也許錯了，但不論你的是對是錯，我必堅持我的主張。』

『好，』安勒斯特說。『你同莫爾好斯主教走了相同的一條路，同一的毀滅之路。這樣你們終必成爲極貧之人。』

談話轉到主教身上，我們要安勒斯特告訴我們主教究竟做些什麼。』

『自從我把他帶到地獄裏走了一趟，他的靈魂已得了病痛。我帶他去看了幾個工人的家庭。我把實業機器所加於人們的困厄指給他看，他注意聽他們敘說他們的生活史。我領他到舊金山污濁的街坊裏去，他看見了酗酒，荒淫，犯法的事，他覺得這不僅僅是人們天性之缺陷。他已深深的病痛，恐怕還要厲害，他已經完結了。他太道德了。他殘酷的受着感觸。他是不顧事實的。他置身空中，用各種道德的幻想和方策，在受教育的人中做教會的工作。他覺得他應該負責恢復教會古代的精神，而把福音傳於他的主人們。他現在受刺激過甚了。不久，他必會爆裂，隨後就是毀滅。究竟是怎樣的形式，我現在不能猜，他是個純潔高尚的人，但

是他不顧事實。他是我能力所不能及的。我不能把他的腳放在地上來。在空中他走向他的西格馬利園去。(1) 這以後，就是他的被釘在十字架上。這樣高尚的人格，天然的是要被釘在十字架上的。】

『你呢？』我問；在我的微笑之中伏藏着深摯的愛。

『我不，』他笑着說。『我也許被殺，也許被暗殺，但永不會釘在十字架上。我是牢固的栽植在地上的。』

『但是你何以令主教被釘呢？』我問。『你不能不承認你是這事的主因。』

『我何以要讓一個人舒適，而見無數的人在困苦顛連之中呢？』他這樣的反問着。

『那末，你何以要勸父親承受大學的休假呢？』

『因為我不是一個純潔高尚的人，』是他的回答。『因為我是地上的，是自私的。因為我愛你，你的人就是我的人。至於主教，他沒有女兒。此外，不論有益的事是多麼小，他的小而不足數的痛苦也可以為革命產生一些益處，每樣小小的益處都是有價值的。』

我不能和安勒斯特同意。我十分知道主教高貴的天性。我不

(1) 譯者按：格西馬利園是耶穌被門徒猶大拍賣的地方。

懂得他正義的高呼何以只不過是一種小而不足數的痛苦。但是我尚沒有像安勒斯特過着粗俗的生活。他清晰的看出主教高貴人格的無用，事實不久可以排在我的眼前。過不幾天，安勒斯特來告訴我，他已被政府任命為美國勞工委員。我歡喜極了。那裏的薪水比較上要大點，我們的結婚可以更穩妥了。這的確是安勒斯特最適當的工作，而且這樣的餽贈似的委任，可以證明他的能力，我因而歡呼。

後來我注意他眼中的閃光。他在笑着我。

『你是打算……不接受？』我顫震的問。

『這是行賄，』他說。『這背後有維克孫的妙用，他背後又有比他更大的力量。這是一個舊有的詭計，同階級鬥爭一樣的老——從工人的隊裏把隊官偷了去。可憐被賣的工人！在過去，有好多的領袖是同樣的被入買去。買一個領袖比較跟他打仗或者是跟全軍打仗，價錢要便宜些。有——但是我不願說出他們名字來。天啦，我是工人的一個領袖。我不能賣出去。什麼原故我不必提，想起我可憐的老父和他工作至死之由，即可禁止我不要賣去。』

淚在他的眼中，他——我的偉大強壯的英雄。他永不會赦過所以使他父親的行爲變為醜惡的原因——被逼迫的說謊，偷竊，為的是要把食物放在他子女們的口中。

『我的父親是一個好人，』安勒斯特有一次向我說。『他的去

格是良善的，然而因為生活的壓迫，損傷破壞，至無完膚。他被他的主人，一隻狡猾的獸，逼成一隻墮落的獸。他應該像你父親一樣，活到現在。他的體質健強，但是他被機器所困，工作至死——為資本家的利益。想想看。為資本家的利益——他一生的心血變成了那些寄生的，懶惰的富人們的（他的主人）宴會，珠寶的玩物和縱樂的代價。』

第 七 章

主教的幻像

【主教已經完結了，】安勒斯特寫信給我。【他已完全站在空中。今天晚上他想把這慘苦的世界糾正過來。他要陳述這個使命。他這樣告訴我，我不能勸戒他。今晚他是I.P.H.的主席；他要在報告開會宗旨時，順便說出來。

【我可不可以同你去聽呢？自然，可以預料他是無益。這一定會傷你的心——也會傷他的心；但是對於你，也是一個最好的教訓。你要知道，親愛的，因為你愛我，我是多麼驕傲啊。因為這樣，我要你知道我全部的價值；不要在你的眼中，呈露一點缺陷來。所以，我極希望你知道我的思想正確無誤。我的見解苛刻；主教高貴人格的無用，逼着我變成這樣的苛刻。請你今天晚上來。今晚結果雖是可憂，我覺得可以使你格外同我相近。】

I.P.H.⁽¹⁾ 那天晚上在舊金山開會。這會的宗旨在討論公眾的不道德與其捕救方法。莫爾好斯主教主席。他坐在台上時已經激動了，我知道他是在極大的興奮之下。在他的旁邊有主教狄金生；加利福利亞大學論理學系主任窮斯；組織慈善團體的大家，赫德夫人；大慈善家華德；其外還有幾位在道德上慈善事業上有名望的人。莫爾好斯主教站起來，猝然的說道：

『我正坐在馬車內經過街市。這是夜晚。有時我從窗戶裏向外看，忽然我的眼睛似乎開了，我看見事物的本體了。即刻我用手遮着我的眼睛避免這可怕的景像，於是在黑暗中我就想道：這是怎麼辦的呢？這是怎麼辦的呢；過了一刻我又想到別的問題了：基督看見了，應該怎麼辦呢？這樣問着，極大的光明顯在我的眼前，我清楚的看見了我應盡的職務。正如掃羅在赴大馬色路上所見的一樣。』⁽²⁾『我停止了我的馬車，走出來，跟兩個在街上的婦人談了數分鐘話，邀請她們上我的馬車。如果耶穌的話是對的，那末這兩個不幸的婦人是我的姊妹，滌除她們罪惡的惟一希望，靠着我的溫柔體察和對她們的情感。

『我住在舊金山的一個最可愛的地點。我所住的那座房子要

(1) 原註：現在已無從得知這三個字母的原名了。

(2) 譯者按：事詳見新約使徒行傳中

值十萬塊錢。其中的傢俱、書籍、藝術品，所值亦與之相等。是一座大房子。不，簡直是一座王宮，裏面有許多僕役。我從來不明白要王宮有什麼好處。我以為是給人住的。但是現在我知道了。我把這街上的兩個婦人帶到王宮裏去，她們要與我在一塊住宿。我希望叫我每間屋子裏，住滿了像她們這樣的姊妹們。』

會衆們漸漸的不安定起來，坐在台上的那些人臉上的倉皇和驚恐也逐漸擴大。這時狄金生站起來，臉上表現着嫌惡，下了台，走出大廳。但是主教，忘懷一切，他的眼充滿着幻象，繼續往下說：

『啊，姊妹們，兄弟們，我的這樣做法，解除了我一切困難。我以前不知道究竟為什麼要造馬車，現在我知道了。為的是要乘載那些弱者，病人，和老年人，才造那些馬車；為的是要向那些失了知覺，甚至於向那些蒙恥辱的人，表示尊崇。』

『我以前不知道究竟為什麼要建築宮室，現在我知道牠的用途了。偉大建築的禮拜堂應該是那些倒在路旁和將要趨於滅亡人們的醫院及療養所。』

他停止了好一會，明顯的為思想所征服，他不知道怎樣說法才好。

『親愛的弟兄們，我不配跟你們談說道德。我處於羞恥和偽善之中太久了，我不能幫助別人；但是我對於這些婦人，我的姊

妹們，的行爲，告訴我比較完美的方法也還易於找尋。凡相信耶穌和他福音的人，應該知道人與人之間除掉情感，並無其他的關係。只有愛能勝過罪惡——勝過死亡。所以我對你們當中有錢的人說，你們的本分應該做我所做的和我將要做的。你們當中境遇順適的人，應該領些偷竊的人回家，待遇他們像你的兄弟；領些不幸的婦人回家，待遇她們像你的姊妹。那末，舊金山就無須乎警察和官長，監獄將變成醫院，犯法的事也就無從發生。

『我們要看重我們自己，不要看重我們的財產。我們應當依照基督所做的做去，這才是現在教會所應盡的職務。我們已經遺棄了基督的遺訓。我們只顧着自己的豐衣美食。我們把金錢代替了基督。這裏有一首詩，完全描摹了這種情形。我很願意給你們聽。作者是一位犯罪的詩人⁽³⁾，他清楚的看見一切。這的確不僅是攻擊了天主教堂，且攻擊着每個教會，攻擊他們的誇耀和顯赫；他們離開了基督的大道，而與他們的小羊隔離。詩上說：

『銀號筒在多姆的街上響了；

人民虔敬的跪在地上；

我看見，抬着了一位羅馬神聖之王，

他好像上帝一樣。

() (譯)原注：指十九世紀詩人王爾德。

他，祭司般的，穿着一件潔白的袍子，
他，王一般的，身上纏着紅的顏色，
頭上高高的帶着三個金冕，
他，教皇，光榮顯赫的回家了。

我的心回想到年湮代遠的那個人。(4)

他孤獨的在海濱踽踽；

失望的找不着休止的地方：

「狐狸有洞，飛鳥有他的窠，

我，只有我，困疲的飄遊，

足上遍滿着傷痕，酒中滲和着淚流。」】

會衆騷動了，但是並無回應。莫爾好斯主教毫不注意。他堅持的走他的路。

【所以我同你們當中有錢的人說，我同一切有錢的人說，你們嚴酷的壓迫了上帝的子女。你們鋼硬了你們的心。你們蒙着耳朵，不聽人們的哀喊——痛苦憂愁的喊聲你們不願聽，但是有一天你總得要聽着。所以我說——】

在這個時候，窮斯和華德早已立起，把主教從臺上扶下來，

4) 譯者按：這是指耶穌而說。

會衆坐在那裏氣急而驚怖似的。

走到街上的時候，安勒斯特狂笑。他的笑震動了我。我的鎮壓的眼淚差不多要迸出來了。

『他已經傳達了他的使命，』安勒斯特喊叫着說。『主教的丈夫氣和深藏而易感的天性顯露了出來，而一向愛他的那些基督徒的會衆，反以他爲顛狂！你沒有看見他們這樣謹慎的從臺上頂他下來麼？地獄也許訕笑這種情形呢。』

『然而，今夜主教所說所行，一定給與他們極大的印象，』我說。

『你這樣想麼？』他譏笑的問着。

『這也可以給他們一種感覺，』我肯定的說。『你沒有看見在他說話的時候，那些訪事們瘋狂似的在記錄麼？』

『明天的報紙，一句話也不至於登載。』

『我不能相信這個，』我喊叫的說。

『等着看罷，』是他的答覆。『沒有他的一句話，沒有他的一點意思，會登載在報紙上。日報麼？日日隱瞞真相而已！』

『但是那些訪事們，』我反對的說，『我看見了他們。』

『他所說的沒有一句會印在紙上。你忘記那些編輯人了。他們保持他們的新聞政策，才得他們的薪水。凡根本動搖社會已成立秩序的話，他們的政策是一句也不登載。主教的話，對於社

會的道德，是一種猛烈的攻擊。他的話是異端。他們把他領下臺來，是禁止不要再說出異端的話。報紙不登載他的話，也是不讓這樣的異端傳播出去。美國的報紙麼？牠們是寄生在資產階級的身上。牠們的功能是為社會已成立的秩序，造成公衆的意見；而牠們也能這樣做。

『讓我預料罷。明天的報紙，僅不過叙說主教身體不好，他工作的太辛苦，昨天晚上他病發了。過幾天後，報紙上必定第二次登載說，主教神經感受了痛苦，他可愛的教友們給了他休養的假期。此後，兩件事中必定有一件會發生：其一，主教看出了他自己的錯誤，在假期回來時，從他們的眼中看來變成了一個好人，再也不會有什麼幻象了。其二，他仍堅持着他的態度：那末，你就可以看見報紙上，很傷感的宣布主教已經瘋狂了。結果，他只好一人在四圍蔽塞的高牆中。自言自語的說他的幻象。』

『你說得太過火了！』我喊叫的說。

『在社會一般人看來，他的確是瘋狂了，』他回答說。『有什麼樣尊貴人，假設他不瘋狂，肯把那些不幸的婦人和偷竊的人帶到家裏來，看待他們像兄弟姊妹呢；不錯，基督死在兩個盜賊之間，但是那又是一事。瘋狂？一個人與別人不投合，他的心理的進行總是錯誤。所以人的心理是錯誤的。錯誤的心理與瘋狂的心理，牠們的分界點在什麼地方呢？一個明白人竟與別個人的最明白

的推論不相投合，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今晚報上可以給我們一個最好的例證。麥克娜住在市場街的南首。她是一個貧婦人，但是很誠實。她也很愛國。她對於美國國旗有一種錯誤的見解，以為這是給與人民保護的表示。這以下就是所發生的事。她的丈夫遇見了意外的危險，住在醫院裏三個月。她僅靠着洗衣糊口，因此不能按期繳付房租。昨天他們逐她出屋。她升起美國國旗，站在旗子下面，聲言靠着牠的保護，無論何人不能把她逐到街上受冷。他們怎麼樣呢？他們逮捕了她，說她瘋在了。今天瘋症醫士檢驗了她，說牠真的瘋在了。她於是被關到瘋人院裏去了。』

『這話說得過遠了，』我反對的說。『假設我對於某人書上的文體不同意，難道因為這個原故，他們也會說我是瘋了。』

『的確，』他回答說。『但是這一類不同的意見，於現存的社會，並不造成若何危險。所分別者在此。麥克娜同主教的意見，實在足以動搖社會。如果一切貧民藉口在國旗蔭護之下，不肯交付租錢。那時又將怎樣辦呢？地主的所有權豈不因此而推翻？主教的幻象也是同樣危及社會。所以，他也得要到瘋人院裏去。』

但是我仍然的不相信。

『等着看罷，』安勒斯特說，所以我等着。

第二天一大早，我叫人出去買報紙。安勒斯特的話真不錯，

主教所說的話，沒有一句載在報紙上。有一兩家報紙上說主教全然被感情所征服了。而代替他做主席的人，所說的極普通的話，反登載在上面。

數日後，報上簡單的報告，主教因為工作過度的關係，已經請假休養了。就是這樣，報上還沒有說到他的瘋狂，以及他神經錯亂的話。我毫未夢想得到主教會走他注定了的可怕之路——就是安勒斯特所料定的格西馬利園和被釘在十字架上。

第 八 章

機器的破壞者

在安勒斯特藉着社會主義者的選舉票，要競爭的進入國會的前一兩日的某天晚上，父親又私人的請了一次客，他名之爲「盈與虧的聚餐。」而安勒斯特稱之爲「機器破壞者的聚餐。」事實是，所請的只不過是些商人——自然是小本錢的人。他們的確是代表中產階級的商人。

有裁縫公司的裁縫君——一個大百貨公司，有好幾個分店。我們用品都是向那裏買的。有柯瓦大藥房的兩股東。有愛斯門孫君，一個大花崗石礦的主人。餘外還有許多小工廠，小企業，小實業的主人或股東——總之，都是些小資本家們。

他們是些聰明而有趣味的人，他們誠實而明了的談話。他們一致的呼聲是反對那些組合公司與托辣斯。他們的信條是「打倒

托辣司。』各種壓迫，都是發源於托辣斯，個個人這樣同聲咀咒。他們主張把這一類的託辣斯，如鐵路電報等，收為國有；並且主張用極嚴的手段，增進所得稅，以妨盛大的積聚。同樣的，他們主張，為救治地方病起見，把公用的東西，如自來水，煤汽，電話，和街道鐵路收歸地方所有。

最有趣味的就是愛斯門孫君說他辦理花崗石礦的苦痛，他承認他一點利益也沒有得到。雖然，舊金山被地震毀滅後，重建的計劃進行了六年，一切事業都擴大許多，而花崗石礦的事業亦因之大擴數倍，然仍舊不比以前好。

『鐵路公司知道我的生意的情形比我自己還確實，』他說。『我們的開支，牠一分一釐都清楚；連合同的條文，牠都知道。我真不明白牠怎樣會知道的。我的左右一定有奸細，一定有一種途徑使牠得知我一切合同。假若我和人訂了一個優惠的條件，可以因而得着較多的利益，運到市場上的費用，也因而增漲起來。無須乎什麼解說。鐵路公司奪去了我的利益。在這種情形之下，縱然請牠對於加價的事，再行考慮一下，但是無效果。反之，倘或遇見了意外之事，開支的費用增加了，或者是條件並不優惠，那末減收運費的事，也就很容易得着同意。我們的結果是什麼呢？總之，鐵路公司得着利益而已。』

安勃斯特插入的問說：『假若鐵路公司是礦的主人，你做了

他的一個經理人，你所收入的是不是略與之相等呢？』

『實在是這樣』，愛斯門孫君回答說。『前不久，我把十年來的賬目打開來看了一下。我發現在這十年，所得的恰等於做了一個經理人的薪水，鐵路公司主有了我的石礦，我不過是個僱員爲牠作事。』

『但是有這樣分別，』安勒斯特笑着說；『鐵路公司必得接受你所不得已而接受的那些危險。』

『的確是的，』愛斯門孫憂愁的回答說。

安勒斯特開始的左右問話，讓他們說出所要說的。他先問我聞君。

『六個月以前，你在柏克雷是不是設立了一個支店？』

『是的。』

『從那時起，我就注意到有三家稍爲偏僻的小百貨公司已停止了業。這是你支店的影響罷？』

我開用一種得意的微笑肯定了這句話。『他們沒有機會抵抗我們。』

『何以不？』

『我們有較大的資本。生意一大，糜費較少而效率反多。』

『那末，你的支店吸收了三家小公司的利益。我知道了。但是請告訴我，那三個公司的主人怎麼樣了呢？』

『有一個現在爲我們趕付貨的馬車。那兩個我不知道怎麼樣了。』

安勒斯特猝然的轉問柯瓦君。

『你們減價售貨有不少時候了。』(1) 那些被逼的小藥店的主人們怎麼樣了?』

『當中有一位哈斯福得君，現在管理我們配藥部的事，』

『那末，你們吸收了他們的利益?』

『的確。這就是我們所以要做買賣，』

『你呢?』安勒斯特突然的問愛斯門孫。『你是不是嫌惡鐵路公司因爲牠把你們利益吸收去了?』

愛斯門孫君點頭。

『你是不是要自己得着利益?』

他又點頭。

『從別人身上?』

沒有回答。

『從別人身上?』安勒斯堅持的問。

(1) 原註：照本售貨，甚至割本售貨。這樣大公司當然在損失方面要比小公司支持得長久些，那麼就可以逼着小公司歇業。這是商業競爭上普通的一個法子。

『利益是這樣得來的，』他粗略的回答。

『那末，商業上的把戲是從別人身上得利益，而阻止別人從我身上得利益。是不是這樣？』

安勒斯特重復的這樣問，直等到他答覆了才止。於是他回答說：

『是的，是這樣，如果他們不苛斂，我們也不反對他們得利益。』

『苛斂兩字，你是指「大」說；然而你不反對自己得大利益罷？……的確不？』

愛斯門孫和藹的承認這種弱點。在這個時候，又有一個人被安勒斯特難着了，是卡爾文君，以前是一個製乳所主人。』

『好多時以前，你同製乳托辣斯鬥過一次，』安勒斯特向他說；『現在你是在「田莊黨」裏面。你們怎麼辦了？』

『啊。我還沒有離開我的戰爭，』卡爾文君這樣的回答，他好像有勇氣似的。『我是站在能戰的場所，同托辣斯鬥爭——政治的立場。(2) 我可以告訴你。數年前，我們製乳的人，每件事都是照我們自己的方法做去。』

(2)原註：此時期內，有人盡力的把農人組織一個政治團體，目的是要用一種強有力的立法，破壞托辣斯的存在，但結果終於失敗。

『但是，你們不是自己彼此競爭麼？』安勒斯特插入的問。

『是的，那就是把我們利益打下的原因。我們是預備組合起來，但是那些能自立的製乳所，總是破壞我們。後來就有製乳托辣斯出現。』

『牠的資本是由美孚煤油公司餘利中撥取過來的，』安勒斯特說。

『是的，』卡爾文君承認着，『但在那時我們並不知道。經理人用強硬的話語同我們接洽。他們的條件是：「加入有利，否則餓死。」我們大半都加入了。沒有加入的，就吃了虧。啊，起初……牠給了我們好處。牛乳每夸爾漲價一分。一分的四分之一歸了我們。四分之三歸了托辣斯。後來牛乳又漲了一分，不過我們沒有分着。我們的抗議無益。托辣斯執着大權。我們才覺悟做了別人的傀儡。終於，另加的一分的四分之一不給與我們。於是托辣斯開始的逼我們出去。我們有什麼辦法？我們被逼出來了。現在並沒有製乳所，只有一個製乳托辣斯。』

『但是牛乳價錢雖漲了兩分，我想你們或者能夠同牠競爭一下，』安勒斯特狡猾的提議着。

『我們也這樣想。我們試了一回。』卡爾文君停了一刻。『我們毀了。牠能夠把價錢賣得比我們更低廉。牠仍然可以得着微利，而我們實際上已經損失了。這一次冒險事業，我蝕了五萬塊錢。』

我輩中有一半破了產。製乳所至不能存在。』

『因為托辣斯從你們手裏把利益拿走了，』他說，『所以才用政治手腕，要想從立法方面，使牠不能存在，而把已失的利益拿回來，是不是？』

卡爾文君臉上現出光彩。『這正是我同農人們所說的。這正是我們全體的主張。』

『然而托辣斯所產出的牛乳，仍較獨立的製乳所為低廉，是不是？安勒斯特這樣問。

『何以不？有這樣大的組織和新式機器。』

『這是無須討論的，』安勒斯特說。『有這樣的情形，當然能做得到。』

卡爾文君於是用政治口吻滔滔的說出他的見解。好多別人熱烈附和他，全體呼喊着毀滅托辣斯。

『可憐的腦筋簡單的一羣，』安勒斯特低聲同我說。『他們總算是看得清楚的了，但是眼光未免太短。』

過了沒有一會，他又說話了，這一晚上餘下的時間，都是他一人用了去。

『我仔細的聽了你們各人的說話。我很清楚的看見你們，用崇奉正教的派頭，玩商業的把戲。人生的總和，在你們看來，只是就利益。你們把着堅強不破的見解，以為你們生存惟一的事業，

是謀利益。不過你們有了牽制。你們正在謀利益的時間，來了一個托辣斯，把利益從你們手中奪去了。這種難題，好似阻礙了你們生存的目的；你們以為惟一的出路，只有毀滅那些搶奪你們利益的人。

『我仔細的聽了，只有一種名稱可以加在你們身上。我可以利用那樣名詞稱呼你們。你們是「機器的破壞者。」你們知道什麼是一個「機器破壞者？」讓我告訴你們。在英國，當十八世紀的時候，人們在他們自己茅屋裏，用手織布。這是一種遲慢，笨拙，糜費的方法。後來發明了節省工力的機器。上千的織機聚集在一個工廠裏，為機器所推動，織出來當然較之手織機所費要低廉許多，那些手織機的男子們，婦人們，現在都到工廠裏去，用機器織布；他們不是為自己，是為那些資本的主人們，作工。加之，工廠又用較低的工資僱了小孩子們去作工，代替了大人。大人們當然感受苦痛了。他們的生活程度降低了。他們受逼的挨着飢餓。他們說這是機器的過失，所以他們開始的破壞機器。他們沒有得着勝利，他們是愚笨。

『然而你們仍未從這上面得着教訓。你們，在一個半世紀之後，也想破壞機器。你們自己承認，托辣斯的機器所做的工作，比你們要來得效率大，費用省。這就是你們不能與他們競爭的原因。然而你們仍要破壞那些機器。你們比以前那些英國手織機的

工人，還要蠢笨些。你們尚在咕嚕商議着怎樣合托辣斯競爭的時候，他們已經在毀滅你們了。

『你們個個人說同樣話的，——不必競爭，只要聯合。你，裴開君，在柏克雷毀壞了競爭的事，你們支店逼着三個小百貨公司停業。你的聯合是有效力。你現在覺得有別種聯合托辣斯的聯合壓迫在你身上，你呼喊出來了。這是因為你不是一個托辣斯。假設你是全美國的一個百貨托辣斯，那你一定要高唱另一種歌調了。你的歌調一定是，「托辣斯萬歲」。再者，不但你的小聯合不是一種托辣斯，而且你也覺悟牠缺少力量。你開始注定了你的結局。你明白你自己和你的支店是別人的傀儡。你看見這種有權力的托辣斯，一天天變成有勢力；你覺得他們的鐵腕已逐漸伸向你們的利益，這裏拿一點，那裏搶一點——鐵路托辣斯，煤油托辣斯，鋼鐵托辣斯，煤炭托辣斯；你們知道終久他們要毀壞你們，把你們剩餘的一分錢也要拿去。

『你，先生，是一個無用的賭徒。你用你的聯合支店把柏克雷的三家小百貨公司壓迫得停閉，你敞開你的胸，大談效率和事業，用你所奪來的利益，送你的妻子到歐洲去旅行。這是狗子吃狗子的行爲，你把他們吃下去了。但是，反過來，你也被大一點的狗子吃了去，你因而呼喊。我同你說的情形，在座的都是一樣。你們都呼喊了。你們都失敗了，所以你們都因而呼喊。

『但是在你們呼喊的時候，你們不能像我這樣，把所處的情況說得圓滿。你們並沒有說：你們想榨取別人的利益，而因為別人從你們身上榨取利益，你們就大呼。不，你們不能那樣詭譎。你們說了別樣的話。你們做出小資本家政治的演說，如卡爾文君所說的。他說了什麼呢？我還記得他是這樣的說：「我們原來的主義是對的，」「本國所需要的就是回復以前重要的方策——個個人有自由的機會，」「本國之所以成立的那種自由的精神，」「讓我們回復我們祖先的主義」。

『他所說的「個個人的自由機會，」就是指有自由機會榨取利益，這一種機會已經為大托萊斯所不承認了。謬妄之點是在，你們把這些句子說而又說，你們相信了這些話。你們想得着機會，用你們的小方法，搶奪你們的同人，但是你們催逼着自己，以為你們是要得着自由。你們自私，你們貪得，這些話語的魔力，引導你們相信，你們日在愛國。你們把你們利益的慾求，完全的自私心，變成兼愛人類的一種思想。來，現在，在我們當中，要彼此誠實點。我們應當談論事情的本身，直接的把要說的話說出來。

在座的人臉上發紅而且含有怒意，同時有一種畏懼的心理。他們略為懼怕這一位少年人，他說話斬金斷鐵，直截了當。卡爾文君敏捷的回答他的話。

『何以不呢？』卡爾文問的說。『我們何以不能回復我們立國

時候，那些祖先們的方法呢？愛弗哈得君，你說了許多真實的話，雖然不合我們的意。但是現在在我們當中，讓我們說出來罷。我本可以拋去一切假面具，承認愛弗哈得所說的一切話。不錯，我們小資本家是在追求利益，而那些托辣斯，從我們手裏把利益奪去。不錯，我們要毀滅托辣斯，這樣我們的利益可以保持得住。我們何以不能做呢？何以不能？我說，何以不能？』

『哈，我們談到事情的要點了，』安勒斯特懷着愉悅的表示這樣說。『話雖難說，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何以不能，你要懂得，你們是在小範圍內研究商業事務，你們全沒有研究社會進化。你們現在是在經濟制度進化的過程中，但是你們不懂得，這就是引起各種紛擾的原因。何以你們不能回復？因為你們不能。你們不能叫水往山上流，你們也不能叫經濟制度進化的潮流，回復牠來時的途徑。約書亞叫太陽停留在基比翁山上，但是你們還想超越約書亞。(3) 你們要想叫太陽往回走。你們想要時間回轉牠的足步由中午走到早晨。』

『在這樣利用節省工力的機器，組織起來以求生產發達，聯合的增加效率的時代，你要把經濟情形整個的退回到那種沒有大資本家，沒有大規模的機器，沒有鐵路的時代——這個時代小資本家們，在經濟紊亂的狀況中，互相鬥爭；這個時代生產是原

(3) 原註：事見舊約。

姑的，浪費的，無組織的，昂貴的。約書亞的工作還比較容易些，他有耶和華幫忙，但是上帝已經丟棄了你們小資本家了。小資本家的命運已如日落西山。牠再也不會昇上來。你們的權力，甚至不能使牠停留。你們毀滅了，你們注定的要毀滅淨盡。

『這是進化的規律。這是上帝的命令。聯合比競爭要有力的多。原始的人是細弱的動物隱藏在山谷中。他同別人聯合起來，抵抗那些兇惡的獸類。他們是競爭的動物。原始的人類是聯合的動物，因為這個原故，所以能超出羣獸之上。自那時起，人類漸漸完成他較大的聯合。這是聯合和競爭相抗衡，一千多世紀的長期努力，而競爭總遭挫敗。凡站在競爭一邊的，必定毀滅。』

『但是托辣斯也是從競爭出來的，』卡爾文君插入的說。

『很對，』安勒斯特回答說。『托辣斯毀滅了競爭。那就是，照你的話說，你們所以不能保持製乳生意的原因。』

席上的人都哄然大笑，卡爾文君也加入了笑聲，反對着他自己。

『現在我們既然遇着了這樣的托辣斯，』安勒斯特繼續着說，『讓我們決定幾件事。我們說幾件事實，如你們不以爲然，可以說出來。靜默就是承認。機器是不是要比手織機，織出多些的布，而且比較低廉些？』他停住了，沒有人說話。『要把織機破壞掉，回復以前手織機的笨拙而且昂貴的方法，不見得是合理的事罷？』大

比點頭默認。『托辣斯那樣的聯合，比數千個競爭的小企業，要產生多的效率，而且是低廉，這也是實在的罷？』仍然沒有人反對。『要毀壞那種低廉與有效率的聯合，是一件合理的事麼？』

好久沒有人答應。後來柯瓦君說了，

『那末，我們當怎麼做呢？我們要想脫離他們的羈絆，只有毀滅托辣斯呀。』

這時，安勒斯特現出熱烈的情感。

『我可以指點你們別個方法，』他喊叫說。『我們不要毀滅那些產生效率與低廉的機器。我們要管轄牠們。我們要因牠的效率與低廉而待利益。我們要自己使用牠們。我們要逐出那些奇異機器的主人們，我們要據為己有。先生們，那就是社會主義，一個比托辣斯還要大的聯合，一個大些的經濟和社會的聯合，為地球上從來所沒有過的。這是合於進化的。我們用較大的聯合，和現在的聯合抵抗。這是可採必勝之權的。站在我們社會主義者一邊，以求達到勝利的目的。』

這裏意見不同了。他們搖頭，發出低微不清的聲音。

『好，那末，你們不顧及時代潮流，』安勒斯特笑着，『你們願意回到往古。你們注定你們毀滅的命運，正如每個開倒車的人一樣。你們曾經問過你們自己沒有，若有比托辣斯還要大的聯合興起來時，將有何等的結果？你們曾經想過沒有，你們應該站在什麼

地方，若是那些托辣斯自己聯合起來，變成一個最大的聯合——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托辣斯？』

他突然的轉向卡爾文君。

『請你告訴我，』安勒斯特說，『若是我說得不對。你們受逼的組成一個新的政黨，因為舊政黨已握在托辣斯手裏。你們「田莊黨」宣傳上最主要的阻礙物就是托辣斯。你所遇見的各種阻礙，你所受的各種打擊，你所遭的各種失敗，都是托辣斯隱伏在後面。是不是這樣？請告訴我。』

卡爾文君不自在的靜默着。

安勒斯特催着說：『往下說呀。』

『這是實在的，』卡爾文承認的說。『我們把阿立干州的立法權奪取過來，訂了許多保護我們的法律，但是竟被民政長否決了，他是從托辣斯產生的。我們選舉了柯羅那多州的民政長，但是立法院不讓他到任。我們兩次通過了全國人民所得稅的法律，但是都被最高法院破壞了，說是有悖於憲法。法院是在托辣斯手裏，我們；無產階級，沒有力量供給我們的法官。但是一定有一時期要到——』

『在托辣斯聯合起來，管理全國的立法的時候，在托辣斯聯合起來，自己做全國政府的時候，』安勒斯特插入的說。

『再也不會！再也不會！』這樣的呼聲起來了。人人激動了，顯

出他們的勇氣。

『請告訴我，』安勒斯特說，『假設這樣的時候臨到，你們當怎麼辦呢？』

『我們要用我們的兵力，起來抵抗！』愛斯門孫君大聲喊叫，有許多人附和他。

『那一定要引起內戰了，』安勒斯特警戒着他們。

『好，就是內戰罷，』是愛斯門孫的回答，席上的每個人都同聲的說。『我們尚未忘記我們祖先的行爲。爲着我們的自由，我們預備戰爭，甚至於死。』

安勒斯特微笑着。

『不要忘記，』安勒斯特說，『你們已暗暗的承認，你們所說的自由，是指自由榨取別人的利益。』

席上的人怒了，大怒；但是安勒斯特制止了他們，叫個個人聽見他的聲音。

『還有一個問題。記着，你們要用兵力抵抗，原因是因爲政府在托辣斯的手裏。所以，政府爲應付你們兵力起見，一定調動常備的海陸軍，後備軍，警察——總之，全國有組織的戰爭工具。那時你們的兵力怎麼辦呢？』

倉惶佈在他們面上，不等到他們恢復過來，他又與他們一個打擊。

『你們記不記得，不多時以前，我國的常備軍不是五萬嗎？他們一年一年的加增，現在已經有三十萬了。』

他又打擊他們。

『不僅乎此。當你們勒懇的追逐你們的利益，而崇拜你們的競爭的方法時，在聯合方面成就了更大更可怕的事業。他們有後備軍。』

『後備軍是我們的勢力！』柯瓦君喊叫着。『有了後備軍，我們可以抵抗常備軍的侵略。』

『你們自己必須加入後備軍，』是他敏捷的答覆，『被調到梅茵，弗老利達，菲律賓，或者無論什麼地方，流你們為自由而內戰的同伴們的血。同時，康沙司，維司康辛，或其他的州裏你們的同伴，加入了後備軍調到我們加利弗亞州來，流你們為爭自由而內戰的人們的血。』

現在他們的確震動了，他們坐着不發言，後來裴閣君才咕囔着說：

『我們不要加入後備軍。這就可以解決了。我們不能那樣愚笨。』

安勒斯特大笑。

『你們不懂得聯合所生的結果。你們不能救助自己，你們必得拖入後備軍裏去。』

『我們有民法呀，』我聞堅持着說。

『在政府宣布民法停止施行時，也就沒有辦法。那個時候你說要興起你的兵力，你的兵力恐怕會轉而反抗你。不問你願不願，你必得加入後備軍。「人身保護律」，我聽見剛才有人在咕噓着。恐怕你們得不着「人身保護律」，反而變成「屍格檢驗。」若是不肯加入後備軍，或者加入了而不服從，你們一定要受軍事裁判，被射倒像一條狗。這就是法律。』

『這不是法律！』卡爾文反對的說。『沒有這樣的法律。少年人，你全是在做夢。你說調遣後備軍到菲律賓。那是不合憲法。憲法上特別的聲明後備軍不能調遣到國外去。』

『憲法與這有什麼相干？』安勒斯特問說。『法庭會解釋憲法的，而法庭，愛斯門孫君也曾合意，是托辣斯所產生。之外，如我所說，法庭訂定了法律。這已經有好幾年了，有九年了，先生們。』

『我們一定要加入後備軍麼？』卡爾文君不相信的問說，『若是我們不加入，我們必得受軍事裁判而被射倒麼？』

『是的，』安勒斯特回答說，『正是這樣。』

『何以我們沒有聽見過這樣的法律呢？』父親這樣問着，他也同樣的覺得新奇。

『有兩個原故，』安勒斯特說。『第一層，現在須實行。假設要實行，你們立刻就可以聽見。第二層，這個法律。差不多不經過什

麼討論，就秘密的在參眾兩院通過。自然，新聞紙上沒有說及。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知道一切。我們在我們的報紙上宣布了。而你們並不看我們的報紙。』

『我仍堅持着說你在做夢，』卡爾文君固執的說。『全國極端的不准許。』

『但是全國准許了，』安勒斯特回答說。『至於說我是做夢——他把手放在衣袋裏，帶出一本小冊子來——告訴我，這是不是一個做夢的樣子。』

他打開來，開始的念：

『第一條，凡在各州，各領土，以及哥倫比亞特別區，體格健全之男子，年在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者，均須為本國後備軍構成份子。』

『第七條，後備軍中，無論官長或應徵人員——記着第一條，先生們，你們都是應徵人員——如有不遵命令，按照頒定時間集合者，應受軍事裁判，治以應得之罪。』

『第八條，為裁判後備軍之官長與應徵士兵所設立之軍事裁判，其裁判人員以軍事長官組織之。』

『第九條，凡後備軍實際為國服務時，所應行遵守法規與常備軍同。』

『先生們，你們是美國國民，你們是後備軍人員。九年以前，

我們社會主義者以為這樣訂定法律，目的是在勞工。但是似乎目的也對着你們。議員韋雷，曾用簡單的話說，這個議案是「預備一支兵力以消滅暴民」——你們是暴民，先生們——「而保護一切在危險中的生命，自由，與財產」。將來，你們興起兵力的時候，記着你們是侵犯了那些按照法律榨取你們利益的托萊斯的財產與自由。先生們，你們的牙已被拔去了，你們的爪已被剪去了。當你們興起兵力的時候，你們無牙無爪，毫無損傷的像一支蛤的軍隊。」

『我不相信這個！』柯瓦喊叫的說。『沒有這樣的法律，這是你們社會主義者的一種虛報。』

『這件議案是在1902年七月卅日提出衆議院。是斐海我州議員狄克提出的。通過了。1903年一月十四參議院全體表決通過。七日後，呈經美國大總統核准。』

第 九 章

夢的數學

在大家驚愕失措之中，他得着啓示似的，開始的說了。

『你們，大多數的人，今天晚上說，社會主義是不可能。你們確定的說這是不可能，現在讓我證明這是不可避免的事。不但是你們小資本案應該變成過去的陳迹，就是那些大資本案們，那些托辣斯，也要變成過去的陳迹，這都是不可避免的。進化的潮流是永不向後退的。牠往前流，從競爭流到聯合，從小聯合到大聯合，從大聯合到巨大的聯合，流到社會主義，是爲最巨大的聯合。

『你們說我做夢。很好。我可把夢裏的數學指給你看；並且我要求你們，指出我的謬誤。我要證明資本制度必須破滅，我要數學似的證明何以牠必須破滅。你們耐心聽着好了。

『我可以先拿一件實業研究一下。我的話你們覺得有不滿意的地方，請隨時指出。我們拿製鞋工廠來說罷。這個工廠把皮拿來製成鞋。牠買了一百元的皮。經過了製鞋手續，變成了鞋，假定說是值二百元。結果是怎樣呢？皮的價值多增了一百元。怎樣增加的呢？讓我們看。

『資本與勞工加增了一百元的價值。資本供給了工廠，機器，與各種費用。勞工供給了勞力。資本與勞工聯合的效果，才增加了一百元的價值。你們都贊成這話麼？』

席上的人，個個點頭認可。

『資本與勞工產生這一百元，現在讓我們分配一下。這一類分配的數目太零碎了，為避免麻煩起見，我們可以說出一個大概的數目來。我們假定資本方面拿去五十元。勞工方面拿去五十元作為工資。我們不必為這種數目有所爭論。不管怎樣爭論，我們總得要分配的。我們更須知道，這個實業既是如此，其他也都是相同。我的話對不對呢？』

席上的人都與安勒斯特同意。

『現在我們假定工人方面拿了這五十元，要買鞋。他們只能買回值五十元的鞋。這是很明顯的，是不是？』

『我們可以離開這特種的實業，而談到美國全部的實業的手續，包含了皮，原料，運輸，賣出，以及其他。我們假定美國全年生

產的富力是四千兆元。勞工同時分了二千兆元的工資。所產生的富力是四千兆元。勞工能買回多少呢？二千兆元。我想這是無須討論的。我的這種統計算是公平的。因為在任何資本事業上，勞工決不能買回一半生產。

『我們假定說勞工買回了二千兆元的生產。就是說勞工只能消費二千兆元。所以尚餘有二千兆元，為勞工所不能買回而消費的。』

『但是勞工並不能消費二千兆元，』柯瓦君說。『否則，儲蓄銀行裏不會有他們的存款。』

『勞工存在儲蓄銀行的款，不過是一種預備費，一集聚起來後，就會消費去了的。這種存款是儲蓄起來為着年老疾病與意外之事，以及喪葬等費用的。存在銀行的款，不過是放在架子上的——塊麵包，存待明天吃而已。勞工消費了他的工資所能買回的一切生產。』

『資本方面有了二千兆元。除掉付出費用外，是不是消費了其餘的錢？資本方面消費了二千兆元麼？』

安勒斯特停住了，問着席上的人。他們搖頭。

『我不知道，』他們當中有一個這樣明白的回答着。

『自然你知道，』安勒斯特繼續着說。『請想一想。若是資本方面消費盡了他一切的錢，那麼資本的數目就不會增加了。牠一定

保持着恆狀。若是你考查一下美國經濟史，你就知道資本的總數是在繼續增加着。所以資本方面沒有消費盡他的一份。你不記得我國以前有許多鐵路公司股票在英國人手裏麼？後來，我國把那些股票都買回來了。那是什麼意思？那就是資本方面把沒有消費盡的錢拿來買回的。現在美國的資本家手裏有幾萬萬元的墨西哥股票，俄國股票，意國股票，希臘股票，這又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說資本方面尚有幾萬萬元分得的錢沒有消費盡。再者，自從資本制度的起始，資本方面從來不會消費盡他們所分得的。

『現在來到我們的論點。美國一年有四千兆元的生產。勞工買回並且消費了兩千兆元。資本沒有消費盡那餘下的二千兆元。總算起來，尚有若干生產未曾消費。這剩餘生產怎麼辦呢？我們有什麼法子呢？勞工不能消費牠，因為勞工已經用完了他的工資。資本方面不要消費牠，因為照性質說起來，他已經盡力的消費所生產的了。然而仍餘剩了若干生產。這怎麼辦呢？我們有什麼法子呢？』

『賣到國外去，』柯瓦君踴躍的說道。

『正是這樣，』安勒斯特同意的說。『因為這種剩餘，我們才有國外市場的需要。賣到國外去。只有賣到國外去。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消費牠。剩餘的生產，賣到國外去，變成我們所稱為貿易上最惠的贏餘。我的這些話，你們都同意麼？』

『把這一類商業上最簡單的知識，儘量的說出來，的確是一件廢時的事，』卡爾文君這樣苛刻的說。『我們都懂得這個。』

『就是用這種簡單的話，我剛才所小心說出來的，可以叫你們驚愕，』安勒斯特回答說。『這裏面大有奧妙。我馬上就可以叫你驚愕。』

『美國是一個資本國家，能夠開發牠的利源。照牠的實業的資本制度看來，牠有未曾消費盡的剩餘，必須用去，而只有賣到國外去一個法子。美國這樣，其餘利源開發的資本國家，也沒有不是這樣的。每個像這樣的國家，都有未曾消費盡的剩餘。但是不要忘記，他們都已彼此通商，而此剩餘依然存在。這些國家的勞工都已用盡他們的工資，再也不能買那些剩餘了。這些國家的資本方面，也已照着自然程序，消費了他們所能消費的。然而仍有這些剩餘。這些國家彼此都不能處置他們的剩餘。那末，他們怎樣用去這些剩餘呢？』

『賣到那些利源未開發的國家去，』柯瓦君這樣的說。

『正是這樣。我的理論是這樣的清楚，簡單，所以你的思想能跟着我這樣走。現在我們說到第二步。假令美國把牠的剩餘消費到利源未開發的國家，如巴西，去。那末，美國從巴西拿回了什麼呢？』

『金子錢，』柯瓦君說。

『但是世界上只有這些金錢，』安勒斯特反對的說，

『像抵押品，股票，這一類的金錢，』柯瓦君補充的說。

『這就對了，』安勒斯特說。『從巴西，美國因為消售了牠的剩餘生產，拿回了抵押品和股票。那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說美國主有了巴西的鐵路，工廠，鑛產，與土地。那又是怎麼說呢？』

柯瓦君思量着，搖他的頭。

『我可以告訴你，』安勒斯特接着說。『那就是說，巴西的利源被開發了。巴西在資本制度之下，開發了牠的利源，牠自己也有了剩餘的生產。牠能把這種剩餘，消售到美國去麼？不，因為美國有牠的剩餘。美國能不能照以前那樣做——在巴西消售牠的剩餘麼？不，因為巴西有牠自己的剩餘。

『這怎麼辦？美國與巴西一定要找尋別的利源未開發的國家，消售牠們的剩餘生產。但是就因為這樣找尋消售剩餘的地方，利源未開發的國家也就因而開發了。因此，也就有了剩餘，也要找尋消售的地方。先生們，請你們注意。地球只有這麼大。世界上只有這幾個國家。當世上各國，就是那最小的國家，彼此都有了剩餘生產在牠們手裏，彼此都不能消售得去，那時候怎麼辦呢？』

他停住了，看着那些聽話的人。他們臉上迷亂的樣子，頗為有趣。同時他們臉上，也表現出恐畏的態度。在這些話裏，他造出一種幻象，使他們可以明白看見。他們看見了，在他們坐在那裏

的時候，並且他們因之恐懼。

『我們是從商業上極簡單的理論說起的，卡爾文君，』他狡猾的說。『我已經把其餘的理論也指示給你了。這是很簡單。這就是裏面的奧妙。將來的結果，你的確會答覆得出。當世上各國都有了剩餘生產的時候，怎麼辦呢？那時，你們的資本制度應當往那裏去呢？』

但是卡爾文君很煩惑似的搖着頭。他是在回想安勒斯特所說的話，要想尋出錯誤來。

『我可以把所持的理論簡單的再說一遍，』安勒斯特說。『我們開始說到一件特種的實業，製鞋工廠。我們知道勞資聯合生產的分配情形，並且這種情形，在全國實業事業上都是一樣。我們知道勞工只能用他的工資買去一部份生產，而資本方面也不能把所分得的生產完全消費掉。我們知道勞工以他的工資，完全用在消費生產上面，而資本方面盡力的消費他所需要的，仍有剩餘的生產。我們彼此同意，這種剩餘生產只得需售到國外去。我們並且同意，這種消費剩餘到國外去的結果，只是開發那個國的利源，並且在短時間，那個國也有了剩餘生產。我們把這種事實，推行及地上各國，一直等到各國在每年，每天都有了不能不售到國外去的剩餘生產。現在，我再問你們，我們究竟應當怎樣對付這些剩餘的生產？』

仍然沒有人答應。

『卡爾文君？』安勒斯特問。

『這打擊了我，』卡爾文承認着。

『我從來沒有夢見過這樣的事，』愛斯門孫君說。『然而這太明白了，好似印在書上一樣。』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馬克思生產剩餘價值的學說，安勒斯特這樣簡單的說出來，甚至我也因而迷亂呆瞪。

『我告訴你們一個法子消掉這種剩餘。』安勒斯特說。『把牠們拋到海裏去。把每年值幾萬萬元的鞋，麥，衣，同各種貨品拋到海裏去。這樣辦豈不甚好？』

『這的確很好，』卡爾文君說。『但是你這樣說實在是謬妄。』

安勒斯特如電光似的接着說。

『這難道比你們，機器破壞者，所說回到上古你們祖先所用的方法的話，還謬妄麼？你們以為要怎樣免除這些剩餘？你們用不生產一些剩餘的方子，以免除剩餘的問題。你們要怎樣才可免除生產剩餘呢？不過是回轉到原始的生產方法，如此的紊亂，無秩序，不合理，如此的糜費，昂貴，所以不至於能夠產生剩餘。』

卡爾文君嘆氣。論點已經轉回到以前的情形。他嘆氣，並且微咳一下。

『你是對的，』他說。『我信服了。這是謬妄。但是我們一定要

做點事情。這是我們中產階級生死關頭。我們不願毀滅。我們要特意的這樣謬妄，要回到我們祖先的那種粗野，糜費的方法。我們要叫實業回到托辣斯以前的情形。我們要破壞機器。你將怎麼辦呢？』

『但是你不能破壞機器。』安勒斯特回答說。『你不能叫進化的潮流往後退。有兩種極大的勢力在抵禦你，無論那一種總比你們中產階級權力大些。大資本家，托辣斯，不讓你往回走。他們不肯讓機器被破壞。比托辣斯較大而較有權力的，就是勞工。牠不讓你們破壞機器。世界的主人，連帶着機器，站在托辣斯和勞工之中。戰爭的目標是一致的。沒有一方願意破壞機器。雙方都要佔有機器。在這種戰爭中，中產階級毫無地位可言。在這兩個長人之中，中產階級不過是一個侏儒。你們不覺得麼？你們這些將近毀滅的可憐的中產階級們，你們已被擒住，放在上下兩磨石之間，已經開始被搗磨了。』

『我已經用數學方式指給你們看，資本制度之不能免於毀滅。當各國都有了消費不了，賣不出去剩餘在手裏的時候，資本制度一定在他們親自所製造的可怕的利益之下毀滅。在那個時候，機器仍不破壞。競爭的進點就是誰占有這種機器。若是勞工勝利了，你們的路就容易走些。這樣美國以及其他各國，因而開了一個新的，可怕的紀元。非特不為機器所壓迫，反而人生變

爲優美，幸福，與尊榮。你們這些將被毀滅的中產階級，要與勞工站在一邊——那時沒有別的只有勞工，所以，你們以及一切勞工們；就可以共同享受并且公正分配這些奇異機器的生產。我們，我們個個人，就要製造新的及更外奇異的機器。沒有未曾消費的剩餘，因爲那時並沒有贏餘。』

『但是假設托辣斯得着勝利，主有了機器和世界呢？』柯瓦君問說。

『那末，』安勒斯特回答說，『你們，勞工們，我們個個人，一定被壓服在獨裁主義的鐵錘之下，嚴酷可怖，正如別的專制政治玷辱了人類的歷史一樣。這種專制政治，我們可以用最好的名字稱呼牠——「鐵錘」。』

有一個長時間的靜默，席上的人都在嚴肅的默想着。

『但是你的這種社會主義是一個夢，』卡爾文君說，他又重述一遍，『一個夢。』

『那末，我可以指示你一些事不是個夢，』安勒斯特回答說。『這些事我可以稱爲「寡頭政治」。你們稱爲「財閥」。我們都是指同樣的事情，大資本家或者是托辣斯。讓我們看，現在社會的權勢依放在什麼地方。要這樣做，我們必得把社會分成幾個階級來觀察。

『社會上有三大階級。第一是「財閥」，內中有富有的銀行家，

鐵路的名人，社會的管理人，托辣斯的名人。第二是中產階級，你們這一階級，內中有農人，商人，小工廠的主人，以及有職業的人。第三就是我們這一階級，無產階級，為工資而工作的人。

『我們不能不承認，主有富力的人，構成了現在美國主要的權勢。這三個階級是怎樣的主有了這些財富呢？牠的數目是這樣。財閥主有六萬七千兆元富力。在美國全數有職業的人口中，財閥僅佔一分之 $\frac{9}{10}$ ，然而他們有全部財產的七十分。中產階級主有二萬四千兆元的富力。他們在有職業的人中佔二十七分，然而他們有全部財產的二十五分。餘下的就是無產階級。他們主有四千兆富力。在有職業的人中無產階級佔七十分，而全部富力中，他們僅主有四分。權勢依放在什麼地方呢，先生們？

『從你的統計看來，我們中產階級要比勞工有權勢些，』愛斯門孫說。

『我們固然是微弱，但是你們在富人勢力之下，也未必是強有力，』安勒斯特回答說。『而且，不僅此而已。還有一種比富力更大的力量，因為牠不能被奪去，才顯其所以大。我們的力量，無產階級的力量，是在我們筋肉內，在我們手上可以投票，在我們手指上可以扳動鎗機。這種力量，是不能從我們身上剝奪去的。這是原始的力量，這是生命上不可缺少力量，這是比富力還大力量，而富力所不能奪去的力量。』

『但是你們的力量是能分離的，可以從你們身上奪去。就是現在，財閥已在奪去你們的了。終於，要從你們身上奪去全部的。那末，你們不能維持你們的中產階級的地位，你們將降而與我們一樣。你們將變為無產階級。因而加增了我們的力量。我們將要歡迎你們，我們將要肩比肩的爲人道而戰爭。

『你們要知道，勞工是沒有什麼具體的東西可以被剝奪的。全國富力中，勞工所分得的僅不過是衣與傢具，能有一座不受負累的房屋，已是僅見的了。但是你們有具體的富力，二萬四千兆元，那些財閥當然要奪去你們的。然而也許無產階級要先將你們的奪去。你們覺悟了你們的地位麼，先生們？中產階級是在獅虎中間的一隻可憐的小羊。這個不將你們奪去，那個就要來奪去。如果財閥先將你們的奪去，這不過是時間問題，終於無產階級要將財閥奪去。

『就是你們現在的富力，也不能用來衡量你們真正的權勢。你們這時候財富的力量，只不過是個空殼。此所以你們喊出「回到祖先的方法」的微弱無力的戰時口號。你們覺悟了你們的無能力。你們知道你們的力量是一個空殼兒。我可以把空虛的所在，端給你們看。

『農人們有何等的力量呢？差不多五十分以上的人都是農奴，因爲他們僅不過是佃戶或會將他們的田抵押與別人。他們全

數都是農奴，因為托辣斯已經主有或管理（一個較好聽的名詞，但事實是一樣）——主有或管理了銷售五穀的一切手段，如堆棧，鐵路，裝運橋，和航線。而且托辣斯管理了市場。凡此一切，農人皆無權力。至於他們的政治權力，我們在後來，連同你們中產階級政治權力一齊說及。

【一天一天的，托辣斯排擠着農人，正如排擠卡爾文君和其他製乳所一樣。一天一天的，商人們也這樣的被排擠着。你記不記得，在六個月以內，菸業托辣斯怎麼的在紐約城一處，排擠倒了四百家雪茄煙店？昔年的煤田主人到那裏去了？你們知道現在，不必要我告訴你，鐵路托辣斯主有或管理了全部的煤田。美~~州~~煤油托辣斯不是主有了數十條海洋航線麼？牠豈不也主有了蒸氣鍋？像那製鍊托辣斯小行業，自不必提了，在美國今天夜晚有一萬個城市，都是靠着美孚托辣斯所主有或管理的公司，才得着亮光在若干城市內，一切電氣運輸，——大小都會的，一一都握在美孚手裏。在這一切事業上的小資本家，早已化歸烏有。你們知道這個。所以同樣的，你們也將化歸烏有。

【小製造家正如農人一樣；小製造家與農夫在現在時代，已經降而為封建制度下的守佃業者。因為這個原故，謀生的人和技藝家，在現在時代，除開名義，一切都與奴隸無異，而政治家不過是一個從僕。卡爾文君，你為何要日夜工作，想把農人，連同其餘

的中產階級，組織成一個新的政黨呢？因為那些舊的政治家，與你回復原狀的主義，毫無關係；依着你這回復原狀的主義，他們不能做什麼，因為他們是正如我所說，只不過是富人的從僕而已。

『我說謀生的人和技藝家是奴隸。另外，他們是何等人呢？一切的人，大學教授，傳教的，報館編輯人，因伺候富人，始有噉飯之地。他們的工作是傳播與財閥無害，或褒獎財閥的消息。如若他們一傳播搖動富人的消息，他們的飯碗馬上就得打破。這樣，他們如果未曾儲蓄幾個錢，他們就降為無產階級，或者毀滅，或者變為工界中的騷動者。請不要忘記，公共的意見是那些報紙，傳道臺，與大學所型成的；全國思想步驟是牠們定好了的。至於技藝家，他們在富人面前，更不能算得什麼。』

『總之，富力的本身就不是真正的權勢；牠不過是達到權勢的路徑而已，權勢是政府的。現在誰握有了政府呢？是不是那二千萬有職業的無產階級？就是你們也笑其不然。那些八百萬中產階級麼？他們也不見得賽過無產階級。那末，誰握有了政府？是那些二十萬的富人。但不是這二十萬人都握有政府，雖然他們很盡他們力量做。是財閥中的主腦，握有了政府，這個主腦含有七個小而有力的團體。還要記得這七個團體現在是實際上聯合在一處工作的。』

『我可以把牠們中的一個團體，鐵路團體，的權力指示你們看。牠在全國僱用了四萬律師，爲的是要在法庭上戰敗民衆，牠發出了無數計的免票，給那些法官，銀行家，報館的編輯，牧師，大學中的人，地方的立法官，與參衆兩院議員。牠在各省會與首都設立了奢侈的行賄機關；牠在各地城鎮僱用了任小事務的律師和小政治家，叫他們投入初級選舉會議，陰結團體，運動做陪審官，行賄於法官，用各種方法以求有利於牠自己。』

『先生們，我僅不過指出構成財閥主腦的團體之一。牠的權力已可驚人。你們的二萬四千兆元的富力，還值不了牠的政府權力的十分之四。你們是一個空殼兒，不久就是空殼兒也要從你們手中奪去，財閥在現在握有一切的權力在他們手裏。他們現在訂立法律，因爲他們主有了參衆兩議院，法庭與地方立法院。不僅乎此。在法律的背後一定要有勢力執行法律。現在財閥已訂定了法律，爲執行他們所定的法律，他們有了警察，陸軍，海軍；之外，還有後備軍，你，我，我們攜總都在內。』

以後，彼此隨便談了一些話，就離開席面。他們沉默而被克服似的；告別的時候，說話的聲音很低小。他們差不多因看見了時代的幻象而深受着傷痕。

『形勢的確是嚴重。』卡爾文向着安勒斯特說。『你所描摹出來的事實，我沒有什麼要反對的。我所不同意的就是我們中產階

級的毀滅，我們要振作起來，顛覆那托萊斯。」

『回到你們祖先的那種方法去，』安勒斯特替他說出來。

『就是這樣，』卡爾文嚴重的說，『我知道是一種機器的破壞，是謬妄的。然而現在人生似乎也是謬妄，財閥的陰謀又怎樣，無論如何，我們的這種機器破壞，至少是實際而可能的工作，你的夢就不然。你的社會主義的夢是……好，一個夢。我們不能相信。』

『我只希望你們稍微懂得一點進化史和社會學，』安勒斯特默想的說，在握手分別的時候。『那末，我們可以免除一些無謂的爭執。』

第 十 章

旋 渦

在那天晚餐，安勒斯特如雷震似的打擊了商人們以後；恐怖時期的事情，一件隨一件的發生了。我，微弱的我，一向在大學區渡着安靜的生活，現在覺得我和我個人的事務，已捲入了世界大事的旋渦中。這是不是因為我愛安勒斯特，或者是因為他使我對於我所住的社會有了明瞭的觀察，才令我變成了革命家，我自己也不明白。但我已確乎是一個革命家，我已浸入於事情的急旋之中，而為三個月前所不能料得到的。

我自己命運的轉變和社會的大轉變，同時發生。頭一層，父親已在大學裏被辭退了。啊，他不是真正的被辭退，他不過被人要求着辭職而已；這並算不了什麼。實在，父親還快活哩。他是特別的歡喜，因為他的著作「經濟與教育」最近出版了，這是促成他

所以被辭退的原因。這本書完全敍出他個人的見地，他引以爲滿足。在他所說的以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證據，可以證明教育是被統治在資本階級之下呢？

沒有一人知道他是在大學裏被逼的辭職。他是極有聲望的一位科學家，他被逼辭職的內幕倘或宣傳出來，至少可以造成全世界的小紛擾。報紙上說了許多讚美和尊敬他的話，並且說他脫離了教室的苦工，而使他的餘生，盡力於科學的探討。

起始，父親笑了。後來他發怒——吃補藥的發怒。他的書被禁止了。這是秘密禁止的，這樣的秘密，甚至我們以前還不知道。這書的發行，即刻引起了國中的小激動。資產階級下的報紙很婉曲的詆毀着父親，說這是一件可惜的事，像這樣一位大科學家，忽然踰越了他學問的範圍，而侵入於他素不知悉的社會學，結果當然是失敗。報紙上這樣的議論了一個星期，父親呵呵的笑着，說這書擊着資本主義的要害。後來，猝然的，報紙以及批評雜誌上，再無一言提及此書。同時書肆中再也看不見這書的蹤跡。無論什麼書店再也買不着一本。父親寫信問出版部，回信是版意外的受了損傷。接着又來了一封不滿意的信。出版部表出鮮明的態度，說他們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把這書再行付印，所以他們極願意放棄這書的權利。

『你找不着一個出版部肯代你印這本書，』安勒斯特說。『若

『我是你，我馬上就出去找找看。這不過先叫你嘗嘗鐵道的滋味。』

父親是一位科學家，除此之外，他什麼也不行。在試驗室裏的工作，若不經過各種手續，就不成其為試驗。所以他耐心的去詢問各個出版書店。他們說出許多陪罪的話來，沒有一家願意承印這書。

父親既確定的相信，他的書實在被禁止了，他就想把事實登載在報紙上；但他的通信被抹殺了，在社會主義者一個討論政治的會議上，那時有許多新聞記者，父親尋得了機會。他站起來，敘說他的書被禁止的經過。第二天他讀報紙的時候，他笑了，後來他大怒，甚至把吃補藥的性質完全消除了。報紙上不提到他的書的話，他們巧妙的把他的話弄錯。他們把他談話中緊要的字句刪掉了，本來是一個慎重的聲明，反而變成一篇狂暴不德的演說。舉我記得的一個例證。他談到「社會革命」。新聞記者把「社會」二字刪去了。通信社把這篇演說印送全國各地因而各地人士發出驚駭的呼聲。他們污辱他說他是做虛無黨，是無政府主義者。有一家最風行的諷刺畫報上，把他畫做一個人拿着紅旗，站在一羣手拿火把刀子炸彈，長髮兇眼的暴民的前面。

報紙做出很長的社論，嚴厲的詆毀他擾亂社會秩序，並且說他的心智已達衰弱狀態。安勒斯特告訴我們，資本家手下的報紙

有這樣的行動；不是件新奇的事。他說：這是他們的習慣，差新聞記者到社會主義者的會場上，爲要顛倒錯亂的發表所說的話；因以威嚇那些中產階級的人；使無與無產階級者聯合的可能。安勒斯特再三的勸告父親停止爭論；暫時隱忍着。

然而，社會主義者所辦的報紙繼續着這樣的爭論；差不多工界中看報的人都知道書被禁止了。但是僅有工界的人知道。其次，「Appeal to Reason」；一個大出版部是社會主義者所辦的，與父親商量好了，要印這部書。父親歡喜，但是安勒斯特覺得可怕。

『我告訴你們，我們已經站在不可知的邊緣了，』他堅持着說。『在我們周圍，巨大的事情正在秘密的進行。我們能夠觀察。我們不知道牠們究竟是什麼，但是牠們在這裏。整個社會的構造，已在因牠們而顛覆。不要問我牠們究竟是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在現在社會的進行外，有些事件在蘊釀。現在已在蘊釀着。這一本書的被壓禁不過是個沉澱物。有多少書是已經被壓禁了的呢？我們一點影子也沒有。我們是在黑暗之中。我們沒有法子可以知道。你們注意社會主義者的報館和出版部的被壓禁吧。我怕這事就要臨到。我們要悶塞而死。』

安勒斯特較其他的社會主義者，觀察事件更明瞭些；在兩天之內，第一次的打擊發生了。「Appeal to Reason」是一個週刊；

每次在無產階級中銷售的數目是七十五萬份。特刊的數目，常時銷售到二百萬至五百萬份。是工人們這樣的拱衛着 Appeal 而使牠有偌大的銷場。第一次的打擊就是以牠為目標，一個極利害的打擊。郵局武裝的決定說牠不是尋常通行的報紙，所以不肯把牠付郵。

一星期後，郵務部判決牠是一種倡亂的報紙，絕對的禁止付郵。在社會主義者宣傳的宣傳上給與了一個可怕的打擊。於是 Appeal 陷於絕望。牠又設法想從捷連公司，把刊物寄給定購的人，但公司也推辭不肯寄。這就是 Appeal 的終局。但事情還未了。牠預備專門做印刷的事業。父親的二萬本書正在裝訂，同時還在絡續的印。於是，事先毫不知悉的在一天晚上，有一羣暴徒，揮着美國旗幟，唱着愛國歌，縱火把 Appeal 的建築完全付之一炬。

康沙利州的基拉德。是個寂靜平安的市鎮。在那裏，向來沒有發生過什麼勞工的紛擾。Appeal 向工會繳納着會費；其實說，牠是鎮中的背脊骨，牠僱用了無數的男女作工。暴徒並不是基拉德鎮上的人組織的。暴徒彷彿是從地下起來的，目的達到，工作完畢後，仍復歸於地下。安勒斯特覺得這事含有最不吉的意義。

「Black Hundreds。」已在美國組織起來了，他說：「還不是一個開始。以後還有多的呢。鐵錘已漸漸的顯出勇氣。」

父親的書因此被毀滅了。時日過去，Black Hundreds 的行爲，我們也就多多的看出來。社會主義者所辦的報紙，一家一家的被郵局拒絕付寄。自然地方上的新聞紙，因遵守統治階級的反動政策，才得保持地位；對於社會主義者的報紙，肆其捏造和敗壞的能事；而 Black Hundreds，人人皆目之爲真正的愛國者，社會的救星。這樣不當的見解，入人極深，甚至誠敬的牧師們在他們的講演臺上，滿口的稱揚 Black Hundreds，而以激烈的行動爲可憂。

歷史的程序急促的進行。下屆選舉即在目前，安勒斯特被社會黨舉爲候選人，以謀進入國會。他被選舉的機會極優惠。舊金山的街車工人罷工的事被當局壓平了。接着就是馬車夫罷工的失敗。這兩件事給與有組織的勞工極大的損傷。全體的 Water Front Federation 連同建築工人們，一致的援助馬車夫，結果都很羞辱的被壓倒了。這是一個流血的罷工。警察用橫暴的短棍打破了無數人的頭。在馬司登特別傳遞公司貨艙門前，用機關槍對着罷工者的掃擊，增加了死亡數目。

原註：* Black Hundreds 是俄國革命時，專制派所組織的反動暴民團體。目的在攻擊革命團體，並且在必要的時間，攫獲或毀壞人民財產，使專制派有所藉口，得以調動哥薩克軍隊。

因此，人們含怒而思報復。他們要流血，他們要報仇，他們罷工失敗了，他們要用政治手段報他們的恥辱，他們仍然保持着勞工的組織，這給與他們在最近要來的政治競爭上一種力量。安勒斯特當選的機會逐漸的穩固。每天都有工人團體投社會黨的票，就是那些司葬事的助手們以及偷竊者流也同意於社會黨，安勒斯特不禁因而大笑。勞工遲鈍着他們的工作。他們狂熱的傾聽社會黨的演講，舊黨的政治家簡直無所用其機智。在舊黨演講的時候，幾乎全廳闕無其人；即令他們偶然的有了滿廳的人來聽，但他們總是遇着粗暴的舉動，結果，喊警察維持秩序的事不只一兩次。

歷史的程序急促的進行。空氣中顫動着將要臨到的事。全國立於艱困時代的邊緣，⁽¹⁾ 因為連年與順的原故，剩餘貨物出國的事，漸為困難。實業界工作極短的時間；好多大工廠停止工作，為要待候剩餘貨物的運出；工資左右的被減少。

機器師的罷工也被壓伏了。二十萬機器師，連同了五十萬五金工人，在罷工中被擊敗了，為美國從來沒有的大流血。他們與雇主團體的武裝「罷工破壞者」⁽²⁾的軍隊，正式的激戰；同時 Black Hundreds，分佈各處，毀滅人民的財產，因而十萬美國的常備軍被調動的來，可怕的結果了這件事。無數的工人領袖，被執行死刑；有許多是被判徒刑，尚有無數罷工的人被圈禁起來，受軍士

們種種的虐待。

與順的年歲，現在得着了牠的酬勞。各市場充塞着貨物，貨價低落，而尤以工價低落的為最快。實業的爭論騷動了遍地。各處有罷工的事；若是有一個地方沒有，那一定是被資本家所壓伏了報紙上充滿了暴動和流血的記載。Black Hundreds 在做他們的工作。騷動，縱火，肆行毀滅人民財產是他們的工作，他們確能盡他們的職務。全國的常備軍如臨大敵，因 Black Hundreds 的行動而被調動出來。各城鎮變成營帳，勞工被射倒如狗一般。失業者被雇用的來補充「罷工破壞者」軍隊。他一被勞工團體挫敗，正式的軍隊就發現了，擊退那些勞工們。那末，還有後備軍

(1)原註：資本主義專政之下這樣的時代是不可免的。災厄之來總是起原於幸運。這自然是因為剩餘利益太超過了才這樣。

(1)原註：他們是資本家私有的兵士。他們有嚴密的組織，精銳的裝束。在全國無論何處，一有罷工或勞工被壓迫革除的事當發生，他們馬上來着特別車被運送到那個地方去。在這樣奢侈的時代產生了一個可怕的人物。法雷，他是《罷工破壞者》著名的司令。他在 1906 年率領二千五百武裝齊全的人，乘坐特別火車由紐約馳往舊金山，制止那個地方的街車罷工者。這種行動原然的違犯了法律。然而，事實上，這樣的行動以及無數類似的行動，安然的不受任何懲戒。這足可證明期間是怎樣的握有全國的司法權

呢。現在尚未到求助於後備軍的祕密法令的時期。不過已組成的後備軍都出來了，出發到各處。在這樣恐怖的時代，政府增加了十萬常備軍。

勞工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四面打擊。實業中的大領袖們，寡頭政治的人們，初次的用全力注意雇主團體。這些團體事實上是中產階級的事務。現在逼於難困的時代，敗落的市場，而為實業中的大領袖們所援助，給與勞工組織一個可怕的最後的挫敗。這的確是萬能的聯盟，但却是個羊與獅的聯盟，中產階級不久就會看見牠的效果。

勞工要流血，牠們極端的含怒，但是牠們被壓伏了。然而牠們的失敗並不能叫這樣艱困的時代告一終局。銀行是寡頭政治中最緊要努力之一，仍然繼續的收進牠們的債務。牆街的團體把證券的市面捲入一種旋水之中，致使全國的價格降至於無。在這種狂潮與毀滅之中，新興起了沈靜，無情，堅確的寡頭政治。牠的冷靜和堅確的態度，實在是可怕。牠不但用了牠本身的偉大勢力，且亦用了美國財政部的勢力，以實施牠的計劃。

實業的大領袖們轉而對付中產階級。雇主團體以前曾力助實業的大領袖們毀滅勞工們，現在轉被牠的同盟所毀滅。在這中

二)譯者按：此事詳見第八章。

產階級敗落的時間，小資產階級和小製造廠，及托辣斯巍然存在。不，托辣斯不僅乎存在。牠們是活動的。他們知道怎樣的利用時機得利益。這樣的利益！這樣的利益！巨大的利益牠們是強有力，牠們煽動了大暴風雨，掠奪飄流在牠們四圍的破船上的一切貨物。貨價降到不可思議的小，托辣斯的財產增加的可怕，甚至開闢了許多新的事業——犧牲中產階級的結果。

在1912年的夏天，目視了中產階級的驅於死路。甚至安勒斯特也驚異着這事來得迅速。他搖頭認定這是不祥，並且對於此屆選舉引為無望。

『無益了，』他說：『我們被擊敗了。鐵錘已站在我們面前。我本希望藉選舉得着平和的勝利。我錯了，維克孫的話是對的。(1)我們所餘剩的一點自由，也將要被掠奪淨盡；鐵錘要在我們臉上走動；工界只有流血革命的一條路。自然我們可以得着最後勝利，但是我一想到，我不能不戰慄。』

自此以後，安勒斯特牽結了他革命的信仰，他的主張比同黨的更進一步。同黨的不能和他同意。他們仍然堅持着可以藉選舉得着勝利。並不是他們昏迷了。他們冷靜的頭腦和勇氣，似尚不

(1)原注：昔時紐約一街道之名。在那裏叢集着證券交易所；全國的實業均為其操縱。

足以語此。他們不相信他的話。安勒斯特沒有法子使他們明了寡頭政治臨到的可怕。他們更爲他激動，然他們仍舊相信他們自己的勢力。在他們理想的社會進化的原理中，寡頭政治似乎沒有地位，所以不至於會發生。

『我們送你到國會裏去，那什麼事都好了，』在我們秘密會議時他們這樣告訴他。

『當他們把我趕出國會之外，』安勒斯特冷冷的回答說，『把我陷於絕地，把我的腦漿打出——那時候怎樣？』

『那我們就興起我們的武力，』數十個聲音同時這樣的回答。

『這以你們必得輾轉於你們的血泊之中。』是他的回答。『我也曾聽見中產階級唱着武力之歌，然而，現在他們的武力在那裏？』

(1)譯者按：見本書第五章末段。

第十一章

大冒險

維克孫君並未差人找父親去談話。他們是偶然在往舊金山的一隻渡船上會見了，所以他給與父親的警告並不是預先想好了的。他們若不是意外的會見了，一定不致於有什麼警告。然而結果却沒有什麼分別。父親是最初乘坐「五月花」到美洲來的裔孫，所以還含着祖先的堅強血脈。

【安勒斯特的話不錯，】他一回到家裏，就這樣向我說。【安勒斯特實在是個非常的少年人，我甯願你做他的妻子，不願你做諸基法納或英國國王的妻子。】

【什麼事發生了？】我驚駭的問。

【寡頭政治的人們要踐踏在我們的臉上了——你們和我的。維克孫告訴了我這些。他很仁善——雖然是寡頭政治中人。

他承認仍要我回到大學去。你對此事是怎樣的看法？他是個貪婪的攪錢老手，他有權力決定我應不應該在大學裏教授。但是他所給與我的比這還優惠——他要我做正在計劃中的物理學院院長——這些寡頭政治者總要設法把剩餘消費點去。

『你記不記得我曾告訴過那個愛你女兒的社會主義者麼？』他說。『我說我們一定要在工界的臉上走路。因而我們正在走着。至於你，我深深的敬你是個科學家；但是倘若你把你的機會投送到工界中去——那末，留心你的臉好了，這是我所要對你說的。』於是他就轉過身來，離開了我。』

『這就是說我們要在預定的計劃之先結婚，』這是安勒斯特的註釋，在我們告訴他這話的時候。

我不能明白他的理解，但是我不久就會知道。這正是西愛拉磨場付一季紅利的時候——或者說，應該在這時候付，因為父親還未得着他的。等了好幾天，父親就寫信把秘書處詢問所以。馬上回信來了，說籍籍上並未載明父親持有何股票，並且很客氣的請求父親清晰的說明緣由。

(1) 原注：五月花是自美洲發現後，第一隻運載殖民到美洲來的船。他們的子孫稱引 爲某，誇說自己的世系。

(2) 譯者按：諾基法報(Rockefeller) 是美孚煤油托辣斯的主人。

『我要清晰的證明，使他慌亂，』父親這樣說，即刻到銀行裏去要從他所存貯的保險箱中取出股票。

『安勒斯特是一個非常的少年，』在他回來我爲他脫外衣的時候，他這樣的說着。『我再復說一遍，我的女兒，你的那個少年人的確是個非常的人。』

他這樣的說着，我知道他一定又遇着不幸之事了。

『他們已經在我臉上走了，』父親解釋的說。『箱中沒有股票。是空的。你和安勒斯特必須早點結婚。』

父親堅執着他試驗室裏的方法。他同西愛拉磨廠相見於法庭，但是他不能把廠裏簿籍調到法庭裏來。他不能控制法庭，而西愛拉能。這就可以解釋一切。他完全的敗訴，那個不打臉的強盜勝利了。

現在我每想到父親以前被擊敗的事，我還覺得好笑。他又意外的在舊金山街上遇見了維克孫，他說維克孫是個可咒咀的棍徒。他即刻被逮捕了，警廳科以公然侮辱之罪，要他繳納罰金並且訓告他以後要安靜點。這樣可笑的事情，父親回家來也禁不住好笑。當地的報紙興起了怎樣大的忿怒！牠們嚴重的說到暴動的微菌，已經傳染着一切抱着社會主義思想的人；父親，一向過着長久平安的生活，現在做了顯明的證據，證明暴動的微菌是怎樣的工作。還有好多報紙說，父親因長期致力於科學，已心智衰弱，

並且提議有關入瘋人院之必要。這不僅於口頭說說而已。這是個危迫的災禍。父親極明瞭的看出來了。主教就是個榜樣，他深懂得這一着。不論怎樣不公平的事加在他身上，他總保持着靜默；這，我想，足使他的仇敵驚異。

還有關於房子的事——我們的家。說是我們的房子抵押期滿，不能贖回了；結果我們只好讓出。自然沒有什麼叫做抵押，從來沒有抵押過。地皮完全是買的，房子在建築時業已付足各種費用。一切費用都已清付，毫無糾葛。然而竟發生了抵押的契約，正式的合法的寫出來，並且還簽了字；附帶着一張帳具書列歷年來繳付利息的數目。父親毫不聲響，錢被人搶去了，現在房子也同樣被人搶去沒有人援助他。全社會的進行，整個的握在要毀壞他的人的手中。他明白一切，他甚至一點也不發怒。

『我注定了要被毀壞的。』他對我說；『但是我沒有什麼原故不應該想把我的損失減到最低限度。我這幾根老骨頭是容易破碎的，我已經得到我的教訓。我不願把我的餘生葬送在瘋人院裏。』

這叫我想起了莫爾好斯主教，我已隔了好多時候未提到他了。但是我要先把我們結婚的事說出來。在發生若許重大事情之中，我的結婚真算不了什麼，所以我只不過提及而已。

『現在我們要變為真正的無產階級者，』在我們行過婚禮後，

坐車回家的時候，父親這樣的說着。『你的那個少年人對於無產階級者真確的知識，我曾嫉妒過。現在我可以親自看見，親自學習了。』

冒險的血，強烈的燃燒着父親。他用冒險的眼光，看着我們的災害。憤怒和痛苦，不足佔有他。他不知道甚麼是報復，他安然的生活於精神世界之中，我們所需求的物質安慰，他絕不注意。所以，在我們移到舊金山，住在市場街低污的南前四間湫隘的房子裏時，他好像用小孩子般的快樂和狂熱，上了冒險的船——同時也抱着非常智力的明切觀察和心理領會。他從不願對於任何事物，憑空下結論。對於事物的價值，他沒有虛偽的見解。習慣或常例的價值，毫不值他一盼。他所承認的惟一價值是數學和科學的事實。父親是個偉大的人物。他的心和精神，只有偉大的人物才能具有。有好些地方，他比安勒斯特還要偉大，我所認識的人中沒有像他這樣偉大。

在我們的生活改變之中，我覺得好像減輕了擔子似的。自從新生的寡頭政治者被人仇恨以來，我們時有被逐出大學區域之憂，現在我們可以無須這樣了。這種生活的改變，同時對我是冒險的，最大的冒險，因為這是愛情的冒險。命運的改變，促成了我的結婚。住在舊金山低污的地方，那條後街內四間房子裏時，我已是人妻子了。

然而我能使安勒斯特安樂。我進入了他暴風雨的人生中，不是增加他一種新的擾動的勢力，乃是一種勢力使他安靜。我給與他休息。這是我對於他愛的報酬。這是一種毫無謬誤的表示，我對此並未失敗。使他可憐而困煩的眼睛，得暫時忘記他的事務，得見快樂的光亮——還有什麼比這更大的獻愉呢？

那兩隻可貴而困煩的眼睛。少有人像他那樣忙碌，終其一生，均為他人忙碌。這就是他人格的價值。他是個人道主義者，他是個愛人。他，他有整個的奮鬥精神，角鬥般的願力。蒼鷹般的氣概——他對於我，溫柔謙和如一詩人。他是一個詩人。他是個實行的歌唱者。他一生唱着人的歌。他對於人類純潔的愛，使得他這樣做；為人類，他捨掉生命，被釘在十字架上。

他這樣做，並沒有存將來得着報酬的希望。從他對於事物的認識看來，沒有什麼叫做將來的人生。他，心裏燃燒着不朽的火焰，不承認他自己的不朽——這就是他的矛盾論。他，以如此熱烈的精神，竟為冷靜惹厭的哲學，物質一元論所制服。我時常這樣的辯駁他，說我要依着他靈魂的翼翅測算他的不朽，且須歷無限的時紀才能完成這樣工作。這樣，他一定發笑，向我伸出他的膀臂，稱我為他的甜蜜心理學家；困煩從他的眼中消滅了，其中所湧現的是快樂的愛之光，這就足可表示他的不朽。

他時常稱我為他的「相信二元論者」；他並且解釋給我聽，

康德怎樣用純理信，排斥了理信，以便可以崇拜上帝。他舉出相同之點，說我犯了同樣的毛病。當我力為辯正，說這種行為是高等的推理的時候，他更緊的抱持着我，並且笑的厲害。科學的探索既不能分析和類別隱伏在人生構造中的虛偽的特性，那末我也不承認他能用遺傳和環境解釋他自己的來源和才能。

我以為空間是上帝的一種幻像，靈魂是上帝特性的投射；他稱我為他的甜密的心理學家，我就稱他為我的不朽的唯物論者，所以，我們相愛並且快樂。我恕過了他的物質主義，因為他在世界上做了全不為他自己靈魂着想的極大的工作，因為他具有非常的謙讓精神，沒有絲毫自尊自傲的態度。

但是他有可傲之處。他是個偉大的蒼鷹，難道無可傲之處麼？他的爭持之點是：如其一個神人自覺是神聖，轉不如一個有污點的人生自覺是神聖。因此他提高他以為他的可朽之處。他歡喜從一首詩背出斷片的幾句話。他從來未見過全篇的詩，他也不能舉出作者的姓名。我現在把這斷片的詩句寫下來，不僅是因為他歡喜這幾句詩，也因為這詩能撮要的說出他精神上的矛盾，和他對於他精神的認識。因為像這樣的一個激動的，燃燒的，高尚的人生，怎樣能誦出下列的詩，而仍然不過是死的土塊，微小的飄泊勢力，易於消失的形體呢？詩是這樣的寫着：

醫歡樂勝利之無盡藏兮，

實余生孽賦之利權，
 余高呼無盡期之頌揚兮
 回聲直達大地之邊緣。
 雖罹萬死其何悔兮，
 余既酌彼幸福之尊蠱——
 領炫耀之泡沫兮，
 聚權勢之濃味，
 餐美人之芬馥兮，
 攬嬋媛之芳菲！
 余長跪樂此其不疲兮，
 舉世實無其醇郁；
 願生死以之而弗渝兮，
 復高歌以陳吾樂，
 縱余長逝而不返兮，
 豈無他人繼余而徵逐。

帝所放逐伊頓園之人兮，⁽¹⁾

非余而爲誰也；
 余將復返夫故土兮，
 雖歷浩劫而不遠也。

彼固紛靡之世界兮，
亦余生憂患之所自也；
溯初生以迄於老死兮，
余何爲而更吾志也。

余惟稟少年熱烈之情感兮，
甯容與夫嬉樂之路，
藐末日之審判兮，
輒掉首而弗顧。
余猶夫庸凡之人兮，
亦時俗之是從，
擯鬱邑之襟懷兮，
亢輝揚之心胸。
世僉樂效余之所爲兮，
孰穢余以異言，
彼囚繫之自甘兮，
余徒見其困苦而顛連。

(1) 譯者按：伊頓園爲始祖亞當夏娃最初獻壤之所，後因犯罪爲上帝逐出。見創世

稱生命之瓠觴兮，
泛虹霓之燁燁，
將修夜之不祥兮，
隨夢寐而永訣。

帝所放逐伊頓圖之人兮，
非余而爲誰也，
余將復返夫故土兮，
雖歷浩劫而不違也。
彼固紛靡之世界兮，
亦余生悅怡之所在也，
泊天涯以迄於海角兮，
余之歡樂正未有艾也。

安勒斯特總是過分的工作。他心身特異的構造維持他這樣做去；但這種特異的構造不能掩飾彩眼中困頓的光影，他的寶貴而困頓的眼！他每夜從來睡不上四個半鐘頭的覺；然而他要想做的，總找不着富餘的時間做完。他從來不停止他宣傳的工作，總是在預備着對工人團體的演說。其外還有對外戰爭的事件。就是在這一次，他做了一個人的全部工作。自社會黨出版部被壓禁以

後，他的差可維持的生活費受了影響。在他許多工作之外，必得設法糊口。他爲雜誌上，翻譯了關於科學和哲學的文章；晚上頂遲的回家，雖然因工作之故疲倦不堪，仍須埋首翻譯，直至鷄鳴始息。一切工作之外，他還要讀書。到他死之日爲止，他不間斷的讀書，並且他讀的太多。

然而他還找出時間來愛我，使我快樂。這只有把我的生活浸沉於他的生活之中，才能做得到。我學會了速寫和打字，我做了他的書記。他說我已能把他的工作分去一半；所以，我教育自己，使能明了他的工作。我們的興趣成爲互有的，我們工作和遊戲都在一處。

在我們工作時間之中，也曾偷出數秒鐘，以尋我們甜蜜的歡樂——一兩句話，片刻的撫抱，愛情眼光的飛動；這種時間是甜蜜的，因爲是偷來的啊。我們的生活處於最高的地位，在這裏空氣是敏銳而生動，在這裏是爲人類而勞動，在這裏貪鄙和自私從不會進來。我們以愛而相愛，我們的愛爲任何物事所不能玷污，是最純潔的愛。對於愛情，我沒有失敗。我給他安息——盡力爲別人工作的他，我的親愛的，困頓眼睛的他。

第 十 二 章

主 教

在我結婚之後，我偶然的遇見了莫爾斯主教。這裏，我可以把一切發生的事實，說出來。主教是一個溫和的人，那天晚上在 I.P.H. 會場中，經過了那樣的暴裂之後，受着友誼的壓迫，不得已接受了他的休假。但在他回來之後，他心志格外堅定的要宣傳教會的使命。他第一次給與會衆的講演，性質同那天晚上的一樣，這不能不使會衆恐怖。他仍然舉出種種痛苦的事實，說教會背異了上帝的教訓，而錢財代替了基督的位置。

— 結果，他被強迫的引入一個私立的療養所，說他心理上有了病態；同時報紙上傷心的敘述他的病狀，並且稱美他人格的優尚。他在療養所被看待的如犯人一般，我去了好幾次，但是被拒絕的不准與他相見；我很痛心的悲悼這位清心的，可以爲人模範

的，神聖般的人，竟被社會上禽獸的志願所壓毀。他的人格的確是高貴清潔。不過，如安勒斯特所說，他對於生物學和社會學有種錯誤的觀念；因為有了這種錯誤的觀念，所以他不能用合當的方法，糾正事物。

而主教之無助，的確使我驚懼。如果他堅持他所見到的真理，他是注定了要到瘋人看守所裏去。那末他什麼事也不能做。他的錢，他的地位，他的品格，都不足以救他。他的見解是有害於社會的。社會不能承認這種有害的見解，是從一個神志清明的人所發出來的。我覺得至少這是社會對於他的態度。

但是主教，雖然他有溫和潔淨的精神，他也佔有一部分狡猾。他明瞭的知道他的危險。他知道他是陷於網裏了，他想逃出來。他不肯接受友朋們的救助，父親安勒斯特和我或者可以救他，但他孤獨的和他的環境奮鬥。在療養所孤寂之中，他恢復過來了。他依舊神志清明。他的眼睛不再看見幻象；社會的責任是要撫養上帝小羊的那種幻想，已從他的腦中洗去了。

他康健了，十分的康健了，他重履他職務的時候，報紙和教徒們快樂的歡迎他。我有一次到禮拜堂裏去。他的演講同他在未看見幻象以先所說的一樣。我失望，我驚怕。因為社會的打擊，他屈服了麼？他是個懦夫麼，因為社會的威迫，他反悔了麼？他忍不住這種壓力，因而馴伏的投降於社會已成立的秩序的神座

之下了麼？

我到他的房子內去拜看他。他改變的可怕。他瘦了，臉上有了許多皺紋爲他從來所沒有的。顯然的他因我來而沮喪。我們談話的時候，他神經似的拉他的衣袖；他的眼光不定，時而這裏，時而那裏，各處都射到了，然終不敢同我的眼光相遇。他如有所思，在談話的時候有時忽然的停住了，奇異的改變了路頭，前後毫不連續。這就是我所認識的一位意志堅定，表裏如一，基督般的君子麼？他已經受了俗子的指揮；他已經被威嚇的投降了。他的精神太溫循。他沒有那麼大的能力抵擋社會上有組織的虎狼行爲。

我爲他憂慮，不能說的憂慮。他曖昧的談話，我簡直不願詰問他。他談到他以前的病，我們不連氣的談到禮拜堂，風琴發音的變更，以及小的慈善事業；我離開他的時候，他顯明的現出安舒的樣子，若不是我心裏充滿着淚流，我簡直要大笑出來。

可憐的小英雄！從來沒有看見過！他以前偉人般的爭戰過，我料不到他能那樣。孤獨的，在數百萬同類之中，他奮勇戰爭。他憎惡他的安逸，他崇拜真理和正誼，所以他緊緊的保持真理和正誼；但是現在連我他也不信任起來。他得了教訓了——十分的得了教訓了。

但是不久，我知道了一切。有一天，主教失蹤了。他并未曾告

訴一個人說他要走；一天天的過去，他沒有回來，有些人說他忽然的神經錯亂，因而自殺了。但是這樣的猜疑即刻消除了，因為我們知道他已經把他所有的變賣了——他城裏的房子，他鄉下的別墅，他所有的圖畫和收藏，甚至他心愛的圖書館都賣淨了。這是很明顯的，他在失蹤以先，有意的把一切所有，秘密的賣去了。

這事的發生，正在災難降到我們自己事業上的時候，一直等到我們遷入了新居所，我們才有機會討論主教的行爲。後來，事情忽然弄明白了。有一天晚上，是黃昏的時候，我穿過街上，到一個肉舖裏買點供給安勒斯特晚餐的菜。

正要離開肉舖的時候，看見一個人從一家坐落在轉角的雜貨舖裏走出來。奇異的思想發生了，我覺得他類似一個熟人，所以我又向他看了一下。但是這個人轉過身，走得很快。他肩頭的傾斜，他帽與衣領之間的銀絲頭髮，使我發生了飄渺的回憶。這時我不穿過街去，我慌忙的跟着他走。我加緊我的足步，不願意再想什麼別的。不，這是不可能的。這不能是他——那樣壞的外套，一直長到小腿，底下破碎的不堪。

我停住步，自己好笑，差不多不預備再往前追逐。但是那肩頭和銀絲頭髮習見的類似呀！我又匆忙向前行。我走過他的身邊，銳利的在他臉上看了一眼；於是我猝然的轉過身來，面對着

——主教。

他也同樣的猝然停住了，并且喘氣。他右手上的——一個大的紙袋子，落在側道上。牠破了，在我們手下，潮水般的番薯在跳着滾着。他驚異的，恐懼的看着我，似乎精神完全喪失了；他的兩肩喪沮的垂下，他發出一聲長嘆。

我伸出手來。他也伸出手來，同我行禮，但是他的手有點黏。他煩擾的微咳一下，我可以看見他頭上的汗在流着。這可見得他驚嚇的厲害。

『番薯，』他昏倒似的咕噓着。『他們是可寶貴的。』

我們拾起了番薯，仍放在破袋子裏，他用膀子捧着。我告訴他，我極樂於見他，并且希望他馬上到我家裏去。

『父親一定樂於見你，』我說。『我們住所。離這裏只有一箭之路。』

『我不能，』他說，『我必須走。再見。』

他恐懼的周圍看着，生怕被人發現，并且預備往前走。

『告訴我你們住在什麼地方，我定會來看你們的，』他說，他覺得我是在緊緊的黏附着他。

『不，』我堅決的回答說。『你現在就得去。』

他看着他膀子上瀉出的番薯，和別的膀子上的一個小包。

『實在的，這是不可能，』他說。『請原宥我的無禮。假設你知

道這種情形。』

他似乎要倒的樣子，但是立刻他控制了自己。

『除此之外，這點食物，』他繼續的說。『這是一件憂愁的事。可怕的很。她是個老婦人。我立刻就須拿把她的。她缺少了食物，她受苦。我必須立刻去，你明白了罷。隨後我就可回來。我允許你去。』

『我可以同你一塊兒去。』我自動的這樣說『速不速？』

他嘆氣，不再堅持。

『只有兩排房子遠。我們趕快點走。』

在主教的領導之下，我知道了與我毗鄰的一些事體。我向未夢及，在其中還有這樣困苦可憐的事。自然，這是因為我並未把自己當着一個慈善的人。我承認安勒斯特的話是對的，他嘲笑慈善事業以為好似在一個潰瘍上敷着一張膏藥。他的治療方法，就是把潰瘍根本去掉：給與工人他的生產：那些工作到老不能再工作的人，給與他們優卹金；那末就無須乎慈善事業了。我相信這樣的道理，所以同他在革命事業上勞苦工作，從來不妄費精力，從事減輕那些因社會不公平制度所絡繹產生的痛苦。

我隨着主教走進了一家矮小的房子。在那裏我們看見了一位瘦小年老的德國婦人——已經六十四歲了，主教說。她驚異的看着我，但是她點頭表示歡迎，仍然在繞着她腿上所放着的男子

的褲子。在她旁邊的地板上，放着一堆褲子。主教又發現了她既無煤又無柴，所以重復出去買了。

我拿起一條褲子，攷驗她的工作。

『六分錢，太太，』她說，並且溫和的點頭，仍繼續的縫紉，她縫的很慢，但是一刻不停止。她似乎完全浸沉於「縫紉」二字之中。

『一齊六分錢麼？』我問。『這就是他們所給的數目麼？你要化多少時候做完？』

『是的，她回答說，『這就是他們所給的工資。六分錢做完。我要化兩點鐘做完一件。』

『但是主人並不知道這個，』她趕快的說，惟恐使他惹麻煩。『我做的慢。我手上得着風濕的毛病。年青的女子做的快些。她們只需半時間。主人真仁慈，他准我把工作拿回來做，我年紀老了，機器的鬧聲使我煩擾。他若不這樣仁慈，我簡直會餓死。』

『是的，那些在廠裏做的拿八分錢。這有什麼辦法呢？青年人尙沒有充裕的工作，那末老年人一定沒有機會了。時常的我只能有一條褲子做。有的時候，像今天，我掌着八條，這必須在夜晚之前做完。』

我問她一天做多少鐘頭，她說這必須按照節季。

『在夏天，天氣好點，從清晨五點鐘要做到晚九點。但是在冬

天，天氣冷。我的手僵硬了不能快。那末，就要做到很遲的時間——有的時候做到半夜。

『是的，今年是個惡劣的夏天。日子不好過。上帝也必發怒。這是一個星期中主人給與我的第一次工作。這是實在的，一個人沒有工作，決不能吃得多。我已變成習慣了。我縫紉了一生，以前在我的老家，現在在舊金山——在舊金山已經三十三年了。

『若是你靠得住能付房租，那就很好。房主人很仁慈，但是租金總歸是要的。這當然是對的，這一間房子他只要三塊錢。便宜不過。然而每個月能有三塊錢也是個不容易的事。』

她停止了說話，點着頭，仍繼續着在縫。

『你所得的錢當然是很慎重的用去，』我提醒着說。

她着力的點頭。

『能把房租付出後那就不錯。自然你不能買肉吃。吃咖啡的時候也不能有牛奶。但是時常的一天吃一餐，有時吃兩餐。』

她驕傲似的說了這最後的話。在她的話語之中有一種勝利的滋味。但是在她沈默縫紉的時候，我看見了她快樂的眼中表現着沮喪樣子，她的口下垂。她的視線，遠離了她的工作。她慌忙拭去她眼中的模糊，這樣就攔了她的工作。

『不，這不是饑餓使我的心作痛，』她解釋的說。『我已習於饑餓了。我是哭我的孩子。機器把她殺死了。她盡力的工作，但是我

不懂她何以會死。她身體強健。她年紀也輕——只四十歲，她工作了三十年。不錯，她一小就工作；但是我的丈夫死了。工廠裏蒸器鍋爆裂了。我們怎樣辦呢？她那時十歲，但是她很強健。但是機器殺了她。是的，機器殺了她。機器殺了她，她是工廠中最快的工人。我時常的想到這些事，我知道。這所以我不能在廠裏工作。機器鬧昏了我的頭。時常的，我聽見機器說：「我殺了她，我殺了她。」機器一天到晚這樣說。我一想到我的女兒，我就不能工作。」

她的老眼又潤濕了眼淚，她必須把牠拭去，而後才能縫紉。

我聽見主教在樓梯上蹣跚而行，我開了門。他是如何的情形！背着半袋子煤，上面放着引火之物。一些煤屑散佈在他的臉上，因為他吃力的原故，汗成條紋的往下流。他把煤安放在火爐旁邊的角上，用一條粗布的手帕拭汗。我簡直不能有什麼意見。主教，如馱煤的人那樣黑，穿了一件工人穿的便宜的棉襯衫（喉頭上一個扣子已經掉了），還有一件外套。那個最不合宜的東西——外套，下面破爛不堪，拖到足踵，大腿的地方掛着一根窄皮帶把牠吊起來，如工人們所穿的一樣。

主教雖然是緩和了，但是那老婦人可憐腫起的手已經因為滯的原故，變成拳握了；在我們離開他之先，主教為她生了火，我剝去番薯的皮，為她煮上。後來我漸漸知道，像她這樣情形的

人有許多許多，還有許多比她更壞，沉淪於我鄰近的地獄中。

我們回來的時候，我才知道安勒斯特因為我在這時候不在家，很為嚇怕：他們又驚又喜的行過禮，主教靠在椅子上，伸直他被外套所裹的腿，舒適的嘆了一口氣。他說我們是他失蹤後第一次所遇見的老朋友；在這些星期之中，他一定因為孤獨而感受痛苦。他告訴我們許多事情，他也告訴我們，他已經照着基督所吩咐的做了，因而他引以為無上的快樂。

『實在的，』他說，『我現在已在撫養上帝的小羊。我得了極大的教訓。身體不飽暖，靈魂決無救助之道。上帝的小羊所需要的是麵包。奶油，蕃薯，肉食，此後，惟有此後，他們的靈魂始可與以滋養。』

他熱切的吃我所預備的晚餐。以前他同我們吃飯的時候，從來沒有這樣的胃口。我們向他說及這種情形，他說他從來沒有這樣舒樂的吃過飯。

『我現在時常是步行了，』他說，他臉上覺有愧色，因為他想到他坐車子的時候，以為這是一件不易消除的罪。

『步行反覺得健康些，』他連忙的接着說。『我很快樂——的確，最快樂。我是受過聖職的人。』

然而在他的臉上現出一種永久的痛苦，就是他所要救濟的這個世界的痛苦。他看見人生的本來面目，與在他書上所見的人

生大不相同。

『你必須負一切的責任，少年人，』他直接的對着安萊斯特說。

安萊斯特弄得困煩而拙劣了。

『我——我警告你過的呀，』他躊躇的說。

『不，你懂錯了，』主教回答說。『我並不是怪你，我是感激你。你指點了我應走的路。你把我從理論的人生，領到實際的人生。你把社會的假面具揭開了。你是我黑暗中的光，但是現在我也看見光了，我很快樂，只是……』他痛苦的躊躇，在他的眼中恐懼跳動的極大。『只是這種殺害。我並未損害一個人。他們何以不放鬆我呢？但是這不是殺害本身。這是與殺害性質相同。他們把我的肉切成條紋，他們把我縛在樁上燒死，他們把我顛倒着釘在十字架上，這都不足以動我心。那個瘋人院實足使人恐懼。想想看！叫我——住在那個爲瘋人所設立的院裏！那簡直令人嫌惡。在療養所中我看見了許多事件。太狂暴了。我一想到，我的血發冷。把我的餘生幽囚在那瘋狂的境象之中！不！不！不能那樣！不能那樣！』

這真殘忍。他的手震動，他的全身顫動而縮小，似乎要遠離他所回想到那種慘象。不久，他又平和了。

『請原諒我，』他簡單的說。『這是我可憐的神經作用。假若是

上帝的工作，引我到那裏去那也沒有法子。我可以向誰訴述呢？」

我看着他，似乎也同樣的發出高呼：『偉大的英雄！啊，英雄！上帝的英雄！』

晚上漸漸的過去，我們又多得知了他的一些行事。

『我們所有的房子，』他說，『以及一切所有都賣去了。我知道我一定要秘密的做去。否則他們要把我所有的都拿去。那一定是可怕。在那些日子，我時常奇異的想，以我的二三十萬塊錢去買番薯，麵包，肉，煤及引火之物，應當是如何的多啊。』他轉向着安勒斯特。『你的話不錯，少年人。勞工工資的低少實在是可怕。在我一生，我從來沒有做過一點小工作，除非是向法利賽人說美妙好聽的話——我以為我是宣傳上帝的使命——然而我有了五十萬塊錢。我不知道五十萬塊錢有什麼好處，直等我想以這些錢能買若干番薯麵包奶油和肉，才知道好處的所在。因此我又了解了別的事。我知道這番薯麵包奶油和肉是我的，然而我並不是工作着得來的。我明白了，有別的人在工作着。把他們造成，後來從這些人手中被奪去。我走入了無產階級之中，我尋着了那些被劫奪的人，他們飢餓困苦，因為他們被劫奪了。』

我們把他的話引回來。

譯者按：在新約聖經中，稱法利賽人為假冒為善的人，這裏是非資產階級。

『錢？我用不同的名字，存放在各家銀行裏。這再也不能從我手中被奪去，因為再也不能覺察得到。那些錢真不錯。我買了許多食物。在以前我從來不知道錢的好處。』

『我希望我們能用些錢做宣傳的工作，』安勒斯特渴望的說。『這可以得極大的益處。』

『你這樣想麼？』主教說。『我對於政治沒有多大的信仰。老實說，我不大懂得政治。』

安勒斯特對於這些事頗精明。他不再提及這話，雖然那個時候社會黨極端的感受缺錢的痛苦。

『我住在極廉價的寓所，』主教繼續着說。『但是我懼怕，在一個地方我從來不住長久的時候。在城的四方，在工人家中，每處我租賃了兩間房子。這是靡費，我知道，但這是必須的。這樣，有一半爲的我要做飯，雖然有的時候我在便宜的咖啡館裏吃。我發現了一件事情，在夜晚天氣極冷的時候，Tamales⁽¹⁾的確是好吃。但是太貴。後來我發現了一家，十分錢可以吃三件。不過沒有別家好，然而很緩和。』

『我終於在世界上尋着了我的工作，謝謝你，青年人。這是基督的工作。』他看着我，眼睛發光。『你看見我喂養了上帝的小羊。

原注：一據墨西哥，在菜那時文學上時常提及這是熱吃。調蒸的法子已經失傳。

自然你們會保守我的祕密。』

他不留意似的說話，話的後面隱伏着真正的恐懼。他允許再來看我們。但是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在報紙上看見莫爾好斯主教可憂的事情。他被關在瘋人院裏去了，然而仍有希望可以出來。我們想見着他，訊問一切事的經過，但是無結果。除掉報紙上反覆的說他的病尚有一線恢復之希望外，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基督告訴那個有錢的少年人變賣他一切所有的，』安勒斯⁽¹⁾特苦苦的說。『主教遵行了基督的命令而被關在瘋人院裏去。自從基督以來，時代已經變遷了。現在的有錢人若是把他所有的給與無產階級，人一定要他說癲狂了。無討論餘地。社會已經這樣的說了。』

譯者按：事見新的福音。

第十三章

普遍的罷工

在1912年冬季社會主義者崩潰的時候，安勒斯特被選入了國會。哈斯特的毀滅是增加社會主義者選舉票的最大原因。毀滅哈斯特的事，財閥並沒有費什麼力。哈斯特每年要化一千八百萬塊錢維持他所辦的報紙，這個數目，或者比這還多，他可以從中產階級的廣告費收入進來。他經濟的來源完全靠着中產階級。托辣斯並不在他的報紙上登載廣告。要毀滅哈特斯，只要把廣告費移走就行了。

這時候中產階級尚未完全滅絕。牠健壯的形骸尚為存在；不過沒有權勢而已。存在的那些小工廠小商人沒有一個不仰承財閥的鼻息。他們的本身已不具有經濟和政治的靈魂。財閥的命令一下，他們全體的從哈特斯的報紙上，把廣告撤退。

哈斯特奮勇的爭戰。他繼續的辦他的報紙，每個月要損失一百五十萬。雖然他得不著一個錢，他仍然刊登那些廣告。財閥的命令又下來了，小商人和製造廠的信如潮水般的知會他以後再不要登載這些廣告。哈斯特堅持着。官廳的禁令來了。他仍堅持着。因為他不遵行禁令，法庭判決他六個月監禁，同時他因經過無數損害的訴訟，所以宣告破產。他沒有機會了。法庭是在財閥手裏，這樣的判決毫不足為奇。哈斯特毀滅了，他所最近攬奪的民主黨也因而毀滅。

哈斯特和民主黨毀滅後，他的手下人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加入社會黨，一是加入共和黨。我們竟收穫了哈斯特工作的果子；因為他大多數的手下人都加入了我們社會黨。

這時所實行的農人土地收用法一定會加增我們的選舉票，若不是有那個新生的無用的「田莊黨」產生。安勒斯特和社會黨的領袖，劇烈的競爭想把農人奪過來；但是社會黨的報紙和印刷所的被毀壞形成了極大的打擊，而口頭的宣傳這時尚未完成。所以政治家如卡爾文君這樣的人，他們是產業早已被收用的農人，現在獲得了農人，無效果的藉政治的力量競爭。

【可憐的農人，】安勒斯特有一次狂笑的說：【托辣斯可以自由如意的調度他們。】

當時的情形的確是如此。七個大托辣斯，合力的投入了他們

巨大的剩餘，組織了一個田莊托辣斯。鐵路控制了運價，銀行家和證券交易所控制了貨價，流盡了農人的血而使他們陷入於債務。銀行家各種托辣斯，因為這個原故早已借去了巨大數目的款項與農人。農人都羅織在網裏。現在所要做就是把網拽起來。這就是田莊托辣斯的工作。

艱辛的1912年業已把農產品的市場造成一個可怕的跌落。價格被降落到破產的地位，而鐵道強取運費的行為相逼而來。這樣農人被迫的借入更多的錢，同時他們無力的償還舊欠。跟着就是削去農人贖回抵押品之權，和強逼的收集債款。農人只有把他們田產納入田莊托辣斯。他們更沒有別的法子可想。田產納入田莊托辣斯之後，農人當然為托辣斯工作，變成了牠的經紀人，管理人，監督，或平常的工人。他們為工資而工作。他們變成了農奴。總之——因生活問題他們被束縛為田地之奴隸。他們不能離開他們的主人，因為他們的主人，構成了財閥。他們不能到城裏去，因為那裏也是財閥握權。他們只有一條路可走，——離開田地，做一個遊民，挨餓。就是這樣，他們也是失望，因為禁止遊民的法律已經通過而嚴厲的行了。

自然，有些地方，農人，甚至全體的農人，因為特別的情形，逃脫了這樣的土地收用的待遇。但是他們只不過是無關的，不足算的，到第二年他們仍逃脫不了。

因此在1912年下季社會黨的領袖，除掉安勒斯特，認定資本主義的末日就會臨到。那樣艱辛的年代和牠所造成的無數的失業者；那樣農人和中產階級的毀滅；那樣對於勞工聯合的致命的打擊；社會主義者當然會相信資本主義的末日即將臨到，而對財閥擲下他們的詛書。

可惜，我們太謬誤的估計了敵人的勢力。在各處社會主義者宣傳他們在選舉時可以得到勝利，而同時他們用正確的話說明這種情形。財閥接受了這樣的挑戰。用精密的方法把我們勢力分散了的是財閥。雇用秘密人員到處呼喊社會主義是癩神的，不信神的是財閥。搗毀禮拜堂，特別是天主教堂，使牠們聯合起來，因而奪去我們一部份勞工們選舉票的是財閥。雇用秘密人員鼓動「田莊黨」的成立，甚至散佈人員到將死的中產階級裏面去的是財閥。

社會黨的崩潰終於實現。我們未曾獲得最高行政長官，各立法機關我們也未獲得多數，我們是佔在少數地位。不錯，我們選舉了五十個國會議員；但是在1913年春季就職的時候，他們覺得毫無任何權力。然而還比「田莊黨」要幸運點，他們獲得了十二個州政府，但是在次年春季的時候，他們無就職的機會。在職的人不肯移交，法庭是握在寡頭政治的手裏。但這是預先說明當時的情形。我還要將1912年冬季那樣擾亂時代敘述出來。

在國內這樣的艱辛時代引起消費方面極大的低減，勞工因為失業，沒有工資購買一切。結果是財閥手裏握有從來未曾有過的極富的剩餘。這樣的剩餘只有販賣到國外去，其巨大的目的是需要金錢。因為這樣的努力尋求國外消費的市場，財閥和德國發生衝突。經濟的衝突總是釀成戰爭。這次的衝突也是不容有例外的。大德國的戰爭之王準備了，因此美國也準備了。

戰雲瀰漫而密佈着，顯示不祥之兆。舞台上佈置好了世界的災患，因為全世界都處於艱辛的時代，勞工的擾亂，中產階級的消滅，失業的不安，世界市場上經濟利益的衝突，以及社會革命的憤怒之聲，到處皆是。

寡頭政治者要與德國開戰。開戰的原因太多。在這次戰爭的結局之中，在這次國際上變更位置，新條約新聯盟產生之中，寡頭政治者所得的利益甚多。加之，戰爭可以消費匡大數目的剩餘，減少動搖各國的那些失業者，給與寡頭政治者一個呼吸的機會，完成而實現他們的計劃。這樣的一個戰爭事實上可以把世界的市場放在寡頭政治者手裏。而且這樣的戰爭，可以造成一隻巨大的常備軍，永遠無須遣散，而人民心理中只存有「美國抵抗德國」的念頭，而不是「社會主義抵抗寡頭政治」的念頭。

若不是有社會黨，這樣的戰爭的確可以完成一切的目的。美國西部的領袖們在我們皮街那四間小屋子裏，開了一個祕密會

議。第一要討論的是在這次戰爭中，社會黨應處的態度。我們的足踏着戰神，這不是第一次，但在美國却是第一次。秘密會議之後，我們把全國勞工組織一氣，不久我們同歐洲國際團體用海底電線通信來往聯為一氣。⁽¹⁾

德國社會黨也預備和我們一致進行。他們有五百萬，好多是在常備軍裏，這些人對工會取一種友誼的態度。在這兩國，社會黨勇敢的大呼反對戰爭，而以普遍罷工相恫嚇。同時他們也準備着普遍罷工。加之，各國革命團體公開的宣傳社會黨的主張，要維持國際和平，雖引起國內革命，亦所不惜。

普遍罷工是我們美國社會黨所得的最大的勝利。十二月四日美國公使在德國都城下旗回國。當天晚上德國戰艦在檀香山擊沉了三隻美國巡洋艦和一隻武裝巡邏船。第二天兩國宣戰，在一小時內兩國的社會黨實行了普遍罷工。

原注：在二十世紀的初元社會主義者國際組織，對於戰爭業已成立一種固定的策略。據要的話，他們的主義是：（此國的勞工和彼國的勞工，為什麼為着資本家的利益而戰爭呢？）在1905年五月廿一，奧意兩國戰禍將起的時候，意奧兩國的社會黨在 Teiste 開了一個議會，決若星戰爭破裂，兩國的工人將舉行普遍的罷工；次年，法、德、英三區因（庫羅哥）事件，將捲入戰禍時，社會黨也有同樣的決議。

這是第一次德國的戰爭之王面對着他帝國的人民，他們叫他失去他的帝國。沒有他們，他不能運用他的帝國。最新奇的情形就是他們的革命是消極的。他們不打仗。他們什麼事不做。因為不做什麼事，他們束縛了那位戰爭之王的手足。他一點機會也沒有，就是要求他悖叛的無產階級者給與他鬆放戰狗的機會，也是不可能。他不能調動軍隊出去打仗，也不能懲罰他的那些反抗的屬下。全國沒有一隻車輪走動。沒有一輛火車駛行，沒有一張電報拍發，因為電報生和鐵路人員停止了工作，與其餘的人民取一致行動。

在德國這樣，在美國也是這樣。終於組織的勞工們得了他們的教訓。他們在自己所選擇的地位上受了痛擊，他們放棄了那個地位，加入了社會黨政治的地位；因為普遍的罷工是一種政治的罷工。之外，有組織的勞工以前是這樣毒惡的被擊敗了。他們用完全絕望的態度加入了普遍的罷工。數百萬工人拋棄了他們的工具，離開了他們的工作。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機器師。他們的頭上的血跡未乾，他們的組織完全的被破壞，然而他們也出來了，加入了他們的同盟五金業隊裏去。

就是那些普通的勞工和一切未組織的勞工也停止了工作。這次的罷工把各樣事情束縛起來了，以至沒有一人能工作。之外，婦人們是促進罷工最烈的份子。她們身當戰爭之衝。她們不

要她們的男子走着死路。這樣普遍的罷工抓住了民衆的性情，觸動了她們的情緒。牠簡直有傳染性。小孩子在學校裏罷課，教師來的時候因為課室無人，只得回家。這普遍的罷工頗有全國舉行野餐會的情形。這樣證明了，與勞工共同關係的觀念，業已輸入於個個人心理之中。而且在這樣廣大的行動裏當然沒有危險可以發生。在個個人有罪的時候，怎能只罰及幾個人呢？

全美國變成癱瘓了。沒有一人知道將要臨到的是什麼。沒有新聞紙，沒有信件，沒有電報。每個社會是完全的孤獨，在牠與其餘的世界之間，就好像被數千里的原始曠野隔絕一樣。因為這個原故，世界已停止存在。這樣的情形經過了一星期之久。

在舊金山，我們甚至連海灣對面的阿克南和帕克雷的情形都是茫然。一個人的感覺變成狂妄與沮喪。就好像太陽系統中有什麼死去了似的。大地的脈停止擊動了。實在的說，國家已死去了。沒有貨車在街上轟轟的響，工廠不發出氣笛之聲，空中無電氣的響動，無來往的街車，無賣報童子的呼喊——什麼也沒有，只是偶然的有一兩個人鬼一般的逃過去，他們也為環境所迫，靜悄悄的好像無人。

在這一個星期靜默之間，寡頭政治家得了他們的教訓。深切的得了他們的教訓。普遍的罷工是一種警告。以後再也不會發生，寡頭政治家一定可以看得見。

在一星期的末日，照預定計劃，美德兩國的電報生，恢復了他們的工作。從他們的手中，兩國社會黨的領袖向執政者提出哀的美敦書。戰爭必須停止，否則普遍的罷工仍然繼續。不久兩方都有了解。戰爭停止了，兩國的人民恢復了他們的工作。

因為和平的復生，促成了德美兩國的聯盟。其實，這是皇帝和寡頭政治者的聯盟，為的是要抵抗他們共同的仇人——兩國革命的無產階級者。然而在德國社會黨起來把德國皇位推翻的時候，寡頭政治者竟不忠實的背棄了盟約。這正是寡頭政治者所玩的戰法——毀滅了牠在世界市場上的大敵人。德皇去位之後，德國就沒有剩餘消售到國外去。照着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則，德國人民消費了一切所生產的。自然，牠須消售牠所生產的到國外去，以易牠所不生產的；但這與不能消費的剩餘有分別。

『我敢說寡頭政治者一定得着正當的解說，』安勒斯特說，當對於德皇不忠實的事透露出來的時候，『寡頭政治者相信他們所做的並不錯。』

的確不錯。寡頭政治者對於這次行為公開的辯護說是全然為着美國人民謀求利益。他們已把在世界市場上所厭惡的敵人推倒了，因而可以把美國的剩餘消售到那些市場裏去。

『我們太無援助了，致使這般愚人也來實際的謀求我們的利益，這是最可使人驚呼的錯誤，』安勒斯特這樣的批評。『他們能

够多銷售到國外去，那就是說我們在家裏要被逼的消費少些。』

第十四章

結局的開始

在1913年的正月，安勒斯勒早已看出了事情真正的趨向，但是他不能叫他的同志們看見他腦中所湧出的鐵錘的幻象。他們太自信了。事件突進的太快，將至於極頂。全球的事務到了一個轉機。美國的寡頭政治家實際上佔有了世界市場，許多的國家被擲出市場之外，手內存着消費不盡販賣不出的剩餘。他們除掉重行組織而外，無一事可做。他們不能繼續着生產剩餘的老法子。資本制度，從他們一方面觀察起來，已無望的破壞了。

這些國家的重新組織，採取着革命的形式。是個騷亂和兇猛的時代。各處的制度和政府都傾覆了。在各處，只有兩三個國家是例外，資本家劇烈的爲着他們的財產奮鬥。但是勇武的無產階級從他們手中把政府奪過去了。終於馬克斯的學說實現了：『資

本家財產的喪鐘響了。收用財產的人現在被人收用了。』資本主義的政府一倒，合作的全民政治即刻興起。

『何以美國遲緩的走在後面呢？』『快點罷，你們美國的革命家！』『美國怎麼了？』——各地成功的同志們這樣的寫給我們。但是我們不能即刻向前。寡頭政治者站在我們的前面。牠巨大的軀幹，如鬼怪一般，擋着了我們的路。

『等到我們春季就職的時候，』我們回答說，『你們就可看見了。』

這我們懷着秘密。我們已把「田莊黨」拿過來了，在春季的時候有十二州要到他手裏去，這是上年冬季選舉的結果。這樣可以設立十二個合作的全民政治的州。以後，其餘的事就好辦了。

『但是如果「田莊黨」不能據有那些州怎樣辦呢？』安勒斯特問着。他的同志們稱他為災禍的狂呼者。

但是在安勒斯特心中，據有二十州的失敗並不是最大的危險。他所預先觀察到的，就是工會的缺點和牠裏面等級的興起。

『姜德(Ghent)已經告訴寡頭政治者怎麼做了，』安勒斯特說。『我敢說他們從他的「仁慈的封建制度」的書中得知了不少教訓。』*

*原註：姜德的(我們的仁慈的封建制度)，是在1902年1版的。他注重頭政治的

『我再也不會忘記那天晚上，在同六個勞工領袖劇烈的談話之後，安勒斯特轉過身來向着我，靜靜的說：『這已定奪了。鐵錘佔着勝利。結局就在眼前。』』

在我們家裏這次的小會議是非正式的；但是安勒斯特，同他的其餘伴侶一樣，是要得着勞工領袖的保證，在第二次普遍罷工的時候他們可以招集他們的人。阿康羅是機器師聯合會的主席，在六個勞工領袖之中，他是首先推辭給與這種保證。

『你們知道 在用你們舊日的策略罷工的時候，你們是被痛擊了的，』安勒斯特激勵的說。

阿康羅和其餘的人點頭。

『你們並且知道普遍的罷工做了些什麼，』他繼續的說。『我們和德國停止了戰爭。勞工的共同關係和權勢從來沒有這樣鮮明的顯示過。勞工能够並且要統治世界。如果你們繼續的同我們聯合一氣，我們可以把資本主義的勢力全行打倒。這是你們惟一的希望。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我們沒有別的出路。你們若仍舊依照舊日的策略做去，你們注定了是要失敗。因為寡頭政治者主有了法庭。』』

這種思想，放在大資本家腦筋中。這種思想，在鐵錘統治的三個世紀中，繼續存在於文學書裏面。就是在Brotherhood of Man 的第一個世紀中，文學書中仍有這樣的理想。

『你跑得太遠，』阿康羅回答說。『你不知道一切的出路。我們還有另外一條出路。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一切。我們苦於罷工。罷工已經叫我們破毀無餘。招集我們的人再行罷工，我以為無須如此。』

『什麼是你們的出路呢？』安勒斯特率爾的問。

阿康羅笑，搖他的頭。『我只能這樣的告訴你：我們並未睡覺。現在也不是在做夢。』

『我們望你們不至於畏懼，或是害羞而不肯說出來，』安勒斯特挑戰的說。

『我想我們能透澈的了解我們自己的事，』是他的回答。

『你們這樣的瞞着不說。好像是在做黑暗的勾當，』安勒斯特逐漸的發怒說。

『我們從血汗中得着經驗，我們要收穫所要臨到於我們的，』是他的回答。『善意已在國內進行了。』

如果你們怕將你們的出路告訴我，那末我可以說出來。』血湧在安勒斯特臉上。『你們是在分取所攫奪的東西。你們同敵人妥協了，這就是你們的出路。你們把一切勞工的努力賣去了。你們懦夫似的離開了戰場。』

『我不要說什麼，』阿康羅含怒的回答說。『只不過我們了解我們自己的事，較之你了解我們，要透澈些。』

『你們全不為其餘的勞工着想。你們把他們踢進溝裡去。』

『我不要說什麼，』阿康羅回答說，『不過我是機器師聯合會的主席，我的責任是要為他們的利益，慎重考慮，只此而已。』

勞工領袖們走過之後，安勒斯特把將要臨到的事情的過程大致的指示了我。

『社會黨習於用歡樂的態度，』他說，『預先說出這樣一個時期將要臨到，當有組織的勞工，在實業的立場上失敗了，一定要用政治的立場，進行他們的目標。是的，鐵錘在實業立場上把工會打敗了，把他們驅於政治的立場；這樣一個情形，我們不必樂觀，正須引以為憂哩。鐵錘得了牠的教訓。在普遍的罷工上我們把我們的權勢指給牠看了。牠已在計劃着阻止第二次普遍的罷工。』

『但是用的什麼法子呢？』我問。

『只不過補助大工會而已。使他們將不再加入普遍的罷工。所以不至於有第二次普遍的罷工。』

『但是鐵錘決不會永久的維持這樣費錢的補助，』我反對的說。

『啊，牠不是補助一切的工會。這是無須的。所將要發生的事是這樣。鐵路工會，鋼鐵工人聯合會，機器師聯合會，已經加增了他們的工價，縮短了工作時間，這些工會將繼續得着更優惠的條

件。這些工會的會員，他們將如處在樂園裏一樣。』

『我仍然不大懂得，』我反對的說。『別的工會怎麼辦呢？牠們的數目比較還多上好幾倍哩。』

『別的工會要失掉牠們的生存——牠們一齊。因為，你不知道嗎，鐵路工人，機器師，網鐵工人，在我們機器文明的時代，佔着最重要的地位。鐵羅既堅信了他們的忠實，所以能够抹倒其餘的勞工。網，鐵，煤，機器，和運輸構成了全實業組織的背脊骨。』

『但是煤呢？』我問。『差不多有一百萬煤礦工人呀。』

『他們實際上是無技能的工人。他們不足注意。他們的工資儘可降低，而他們的工作時間儘可增多。他們像我們一樣做人的奴隸，他們將要變得比我們更合着獸性。他們要被逼着去工作，正如農人被逼着為那些搶奪他們土地的主人工作一樣。其餘的工會當然不在例外。牠們將要被打成粉碎，而牠們的會員要變為奴隸挨餓的，受法律支配的，被驅逐去工作。』

『你知道法雷*和他的「罷工破壞者」有怎樣的結果？我可以告訴你。破壞罷工這種職業不會再有。因為再也不會有罷工的事。以後不是罷工，是奴隸的反抗。法雷和他的同黨要調升為「奴隸的驅逐者」。啊，不至於是那樣稱呼；也許是稱為強制執行當地的法律，壓迫勞工去工作。這不過是延長戰爭，即大工會的叛逆。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革命可以成功，只有天知道。』

『但是像寡頭政治和大工會這樣一個有力的結合，還可以相信革命可以成功嗎？』我問。『難道這樣結合不能保持的永久麼？』

他搖頭。『我們普通的推理是每種從等級上所產生的制度，牠自己的本身已含有朽爛的種子。一種從等級上所產生的制度，怎能免除階級觀念呢？鐵錘也無能力可以免除，結果階級可以毀滅鐵錘。寡頭政治者在他們當中已經發生了等級；一直等到受扶助的工會也發生了等級，那時鐵錘要用全力阻止一切，但是終於無效。』

『受扶助的工會中盡是美國工人的精華。他們是強壯，有才能的人。他們經過了地位的競爭，才做了那些工會的會員。在美國每個優良的工人，都有想做受扶助工會會員的野心。寡頭政治者獎勵這樣的野心和競爭。這樣，強健的人，他們也許變為革命家，均被篋奪過去，用他們的力量去維持寡頭政治者。』

『再者，受扶助的這些工會會員要努力的叫他的組織變成一個嚴密的合作。這，他們可以成功。這種有等級的勞工的會員一定成為世襲的位置。父子相承，沒有新勢力的闖入。那就是說，這

*原注：乾姆斯法雷是那時一個著名的破壞者，他是個極有勇氣，有才能的人。他在總理的統治下，升的極高，終於進入了寡頭政治的階級。在1932年，他被撒拉蔣金刺死了。她的丈夫在三十年前，被法雷的罷工破壞者所殺。

樣勞工的等級必至陵夷，結果他們日見衰弱，同時，既是一種組織，他們必定暫時握着全權。他們好像古羅馬時代的皇宮衛隊一樣，皇宮中會發生革命，而這種勞工階級必攫取行政。寡頭政治者的反皇宮革命就要興起，此仆彼繼，爭握大權。在這樣的過程中，這種勞工等級的日漸衰弱，是不可避免的，終於平仄得着他們自己的地位。」

這是安勒斯特看見大工會的缺點，因而沮喪的時候，所預料的一種慢性的社會進化。我再也不會和他同意，就是現在我寫這篇東西的時候，心裏仍不能和他同意；因為現在，安勒斯特雖死，他們已站在革命的邊緣，行將把寡頭政治者一掃而空。然而我仍要把他的預言寫出來，因為這是他的預言。惟其他相信這個，所以他用全力的反對，他把革命事業推進到這樣的程度，只要號令發出，馬上就可爆發。

『但是如果寡頭政治者堅持着，』我那天晚上問他，『那末每年所歸於他們名下的剩餘怎麼辦呢？』

『剩餘總有法子可以去掉，』他回答說：『寡頭政治者總要想出方法來。他們要興築莊嚴的大路。科學上將有極大的成功，特別是在藝術上。當寡頭政治者完全的主有了人民之後，他們儘有時間可以做別的事。他們將成爲美的崇拜者。他們將成爲藝術的愛護者。在他們的指導之下，他們高興的得着報酬，藝術家將

爲他們紛忙。結果是偉大藝術的成功；藝術家再也不會投合中產階級之所好。我告訴你，這一定是偉大的藝術，許多奇異的城垣要建築起來，就是古代的建築，也不能比上牠的美麗。寡頭政治者住在這樣的城市裏，而爲美的崇拜者。

『工人從事於建築，那末，剩餘就可耗費掉。建築這樣大的工程和城垣，可以賑濟無數的普通勞工，但是因爲剩餘是巨大，所以能有異常的耗用，寡頭政治者要化費一千年從事於建築——但也許是一萬年吧。他們所建築的，恐怕巴比倫人和埃及人也不能夢想得到，寡頭政治者消滅之後，他們所築的大路和奇異的城垣，將留爲勞工們所行走，所寓住。*』

『這些事寡頭政治者不能不做。這些偉大的工作就是他們消費剩餘的手段。古代埃及的統治階級也是這麼做過，他們把從人民身上所搶奪來的剩餘，拿來建築廟宇和金字塔。不過在寡頭政治者統治之下，不是僧侶階級的發達，乃是藝術階級的發達。勞工的等級代替了商人階級。在他們以下就是無底深淵，平民沉淪於其中，哀呼，飢餓，朽腐，而不能自拔。然而總有一天，誰知道在什麼時候，平民要從深淵中升起；勞工的等級和寡頭政治者必得完全破碎，終於由無數年代的辛勤，造成了平民的天下。我渴望見着這一天；但是現在我知道我再也不能看得見了。』

他停了，看着我，說：

『社會進化是這樣使人悶氣的遲緩，是不是，親愛的？』

我的膀子圍着他，他把頭放在我的胸前。

『唱歌叫我睡罷，』他怪異的咕噓着。『我看見了幻像了，我希望忘記了他。』

*原註：在這預言之後，經過了鐵道統治的三個世紀，和 Brotherhood of Man 的四個世紀，一直到現在，我們享有了寡頭政治者的建築。我們現在仍然建造更奇異的城垣，然而寡頭政治者所建築的，尚能存在。Ardis 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處。

第十五章

末 日

在1913年正月將終了的時候，寡頭政治者對於那些優遇的工會態度的改變，顯露來了。新聞紙載着鐵路工人，鋼鐵工人，機器師們，無前例可援的加增了工資并且縮短了工作時間。但是沒有說出全部事實。寡頭政治者不敢讓全部事實宣布出來。老實說，工資增高了許多，而利益也相當的加大了。這一切都是祕密，但祕密總得透露。優遇的工會會員告訴了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妻子饒舌，以至於不久全勞工界都知道這個事實。

這不過是十九世紀所稱為「攫奪分配」的邏輯的發展而已。在那時的實業競爭上，利益的分配曾經試行過的。那就是說，資本家用經濟獎勵工人的工作，以安慰他們。但是利益分配這種制度是可笑的且不可能。在實業競爭制度當中孤獨的事件上，利益

的分配誠有效果；若是一切勞工，一切資本都分配着利益，那末所有的情形，定如不分配利益時相同。

所以，從利益分配的未實驗的計劃中，發生了攫奪分配的實驗計劃。『多給我們工錢，你們可以取償於公衆，』這是強有力工會的喊聲。在各處這種私心的政策，相繼的進行。取償於公衆，就是取償於那些衆多的未組織的勞工，取償於組織不健全的勞工。他們事實上加增了那些壟斷勞工工會會員們的工資。這種計劃，如我所說，不過是寡頭政治者和被扶助的工會兩者結合的一種邏輯的結果。

被扶助的工會缺點的秘密一洩漏出來，全勞工界就發生了怨憤之聲。其次，被扶助的工會退出了國際組織，破壞了一切聯合。煩擾與橫暴的事於是發生。被扶助工會的會員被稱為叛逆者在酒店和娼寮中，在街上和在工作時間，無論在何處，他們受着他們所背離的那些同伴們強烈的攻擊。

無數的頭被擊破了，且有許多人被殺。沒有一個被扶助的工會會員是健全的。他們上工退工都是集隊而行。他們總在街的當中走路。在邊道上走，他們的腦殼不能免於受窗戶或屋頂上飛來的磚石所擊破。他們可以攜帶武器，官廳用各種方法幫助他們。擊殺他們的人被判決長期的徒刑，在獄中受着苛厲的待遇；凡非被扶助工會的會員是不准攜帶武器的。違此律者科以重罪。

橫暴的勞工繼續的報復那些叛逆者。等級的世系自動的成立了。叛逆者的子女們被那些被賣的工人們的子女所攻擊，甚至於前者不敢在街上嬉戲，不敢到學校裏去。他們的妻子和家庭也被人絕交，向來售貨與他們的雜貨商也停止售賣貨物與他們。

結果，受着各方面的抑迫，這些叛逆者和他們家庭變成另一部落。覺得不能安全的住在這些被賣的無產階級之中，他們就遷往新的地點，單獨的住在一起。在這裏，他們變着寡頭政治者的扶助。爲他們建築了華美的，新式的，衛生的房子，周圍是空曠的園場，各處有花園和遊戲場，他們的子女到特別爲他們所設立的學校裏去；在這些學校裏，手工訓練和實用科學是特別注重。這樣，一開始，因爲有了種種分別，等級是不可避免的會發生。被扶助的工會會員變成了勞工的貴族。他們同其餘的工人分隔開了。他們有了較好的衣，食，住，和待遇。他們報復似的做摺奪的分配。

同時，其餘的工人嚴厲的受着待遇。許多的利益也從他們手中奪去了，他們的工資和生活程度也自然的降低。隨着發生的，就是公共學校的退化，教育漸漸的不是強逼的了。子女們不能讀書，不能寫字的加多了，這是一件危險的事。

美國對於世界市場的掠奪，分裂了世界其他的國家。各處的建設和政府不是破碎就是更變。德，意，法，奧，紐西蘭，均紛忙着

建立合作的全民政治。不列顛帝國跌落在一邊。英格蘭充滿了事故，印度的革命大有急轉直下之勢。全亞洲的呼聲是：『亞洲是亞洲人的！』在這種呼聲背後是日本，牠一向是推促和幫助黃種及櫻色人種去抵抗白種。牠一面夢想大陸帝國，而竭力以求實現其夢境，同時牠壓迫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這是等級的單簡戰爭，苦力和武士* (Samurai) 的戰爭，無數的苦力社會黨被刑戮。在東京的巷戰和在攻擊天皇宮殿這兩件事上，有四萬人被殺。神戶是一個屠宰場；用機關鎗屠殺那些棉花工廠裏的工人這件事，是近代戰爭機器所從來沒有做過的一樁最可怕的行爲。日本寡頭政治者的興起是再野蠻不過。日本統治了東方，把世界市場的全亞洲部份，除掉印度在外，都攫奪了去。

雖然英國已被引到枯竭的邊緣，牠還圖謀壓潰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並且握着印度不肯放鬆。牠被逼的讓牠的大殖民地從手中滑走。故社會黨能勝利的在奧斯大利亞和紐西蘭組織合作的全民政治，以同樣的原故，加拉大脫離了牠的母國。但是加拉大得着鐵錘的幫忙，壓服着牠自己的社會黨革命。同時，鐵錘也幫助墨西哥，古巴，平伏了國內革命。結果是鐵錘在新世界變得根深蒂固。從巴拿馬運河到北冰洋，整個的北美洲被鎔合成爲一個

*譯者按：這是日本封建時代小將侯之侍從武士，成了紳士和小藩族階級。

堅固的政治團體。

英國，犧牲了牠的大殖民地，才僅能把印度保守着。但這也不過是暫時的，因印度而與日本及其他亞洲各國衝突的事，僅僅是期限的延長。英國是注定了不久會失掉印度，而在這種事實之後面，織成了全亞洲與世界的衝突。

全世界都在紛紜擾亂的時候，我們美國也不會是安靜的。大工會的缺點阻礙了我們無產階級革命，但是橫暴的事各處皆有。在勞工紛擾，農人及殘餘的中產階級不安之外，宗教的復生又復煽起。Seventh Day Adventists的一個分派忽然顯明的發生，宣傳世界末日的臨到。

『混亂的事三次的攪合起來了！』安勒斯特喊叫的說。『像這樣縱橫交錯的事實和衝突，我們怎能希望得着共同的關係呢？』

宗教的復生的確造成了可怕的成分。人民因為他們所受的困苦，因為地上一切的失望，迫切的希望着天堂，在那裏實業界的暴君不能進入，如駱駝不能穿過針的眼一樣。傳教師遍滿各處；雖然有地方當局的禁令，雖然因違抗命令而受刑罰，然而宗教狂的火燄，因為無數次的野外會議，熱烈的被煽動着。

這是末日，他們說，這是世界結局的開始。地球的方位已經鬆動了，上帝攪動各國使之競爭。這是一個幻象及奇蹟的時代，多數的人都是先見家和預言家。無數的人民停止他們的工作，緊

到山中去，等候上帝的降臨。但是上帝並沒有來，餓死的人因而甚多。在絕望之中，他們搶奪農民的食物，這樣，鄉村地方發生了騷動，無非是增加了那些土地被收用的可憐的農人們的痛苦。

而且，農莊及貨倉是鐵錘的財產。軍隊調動到田裏去，這些宗教狂熱的人被逼的圈禁到城裏來作工。於是城鎮裏發生從來沒有過的騷動和暴民。他們的首領因為倡始暴動，被執行死刑，或者被關入瘋人院裏。被執行死刑的人，從容就義如殉教的人一樣。這是一個瘋狂時代。不穩定的現象傳播甚廣。在卑濕之地，在沙漠之中，在曠廢之所，從弗老利達到亞拿斯加，那些遺存的印第安人也在舉行鬼舞，等候他們的米賽亞*之降臨。

在這一切情形之中，穩定而尊嚴的，繼續的興起來了時代的怪物，寡頭政治。用牠的鐵腕，用牠的鐵錘，控制了如潮湧的羣衆；奠定了混亂，從混淆之中打定了牠的基礎。

『你只要等候着我們得手的時候，』田莊黨這樣說——卡爾文君在我們家中這樣同我們說的。『看着我們所攫奪的那些州。有你們社會黨在我們背後，當我們就職的時候，我們必叫牠們唱另外的一種歌調。』

『這些不能壓足貧乏的羣衆是我們的，』社會黨說。『田莊黨，

*譯者按：Messiah爲希伯來人所希望之王或教主，事見耶穌的聖經中。

農夫，中產階級，勞工，都加入了我們一邊。資本制度要打成粉碎。下個月我們要送五十人到國會裏去。兩年以後，一切職務都是我們的人，從大總統一直到捕狗者。』

聽了這一切話，安勒斯特總是搖頭說：

『你們有了多少桿手鎗？你們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得着多量的鉛？當牠成爲火藥的時候，化學的混合總比機械的混合要好些，你們記着我的話。』

第十六章

結局

安勒斯特同我到華盛頓去的時候，父親並未同我們去。他已愛悅無產階級生活。他把我們住在卑污地方的隣舍當作一個極大的社會學實驗室，他已經進入了無窮盡的探討。他同勞工作伴侶，他是好多人家的密友。他做着臨時的短工，這種短工對於他是戲樂而且也是學問的研究，因為他歡喜這樣，回家的時候總是帶着豐滿的記錄，歌唱着新的冒險。他是個完全的科學家。

他全然無須作工，因為安勒斯特以他的翻譯所得，可以贍養我們三人。但是父親堅持着追逐他親愛的幻想，一個千變萬化的幻想，從他所做的工作上觀察。我從來不會忘記那樣的晚上，當他帶回家來他沿街販賣的那些鞋帶和吊袴帶的時候；也不會忘記當我到小雜貨店購買東西而他走來伺候我的那個時候，以後

就是他在對面街上酒館裏做了一個星期的堂倌，我也不以為奇異。他做過守夜的，他沿街叫賣番薯，他在罐頭貨棧裏糊招牌紙，他在紙盒廠裏做工，他在市街道上做擔水夫，他甚至加入了「洗碟工會」在牠未毀滅的前一些時。

我想主教的榜樣，至少從外表上看來，一定鼓勵了父親，因為他穿着工人的低廉的棉襯衫并且穿着在大腿關節上掛着窄皮條的外套，然而他舊日生活中只有一個老皮氣還未改掉；他吃飯的時候總是穿着禮服。

我同安勒斯特在一塊，無論什麼地方都是快樂的；在我們改變環境中，父親的快樂圓成了我的快樂。

『當我在小孩子的時候，』父親說，『我是很好探問的。我要知道可以事情要這樣，牠是怎樣經過的。這就是何以我做了一個物理學家。我現在的生活和我小孩子時候的生活是一樣的奇異，就是因為牠奇異，所以叫我的生活有價值。』

有時他冒險的走到市場街北首，到那個大店舖和戲館的區域去，在那裏他賣報紙，代人跑信，代人關馬車的門。有一天，關一個馬車的門，他碰見了維克孫。那天晚上他極快樂的把這件意外的事告訴了我們。

『維克孫銳利的看着我，在我代他關車門的時候，「唉，我該死」，他就像這樣說，「唉，我該死」。他的臉紅了，他感亂了，忘記

給我酒錢。但他一定很快的恢復過來，因為車子還沒有走到五十步又轉回來了。他斜依在車門外。

『噢，教授，』他說，「這太不像樣了。我能幫你忙麼？」

『我你關了車門，』我回答說。「照普通的習慣你可以把我一角錢。」

『不要提那個！』他發鼻音道。「我的意思是指一些實質的東西。」

『他的確是懇切——他堅硬的良心受了激刺；所以我嚴重的思考了一會。

『當我開始回答他的時候，他的臉現出十分期望的樣子，但是當我說完了的時候，你再看他的臉罷。

『『你可以退還我的房子，』我說，「同我的西愛拉的股票。』』

父親停住了。

『他怎麼說呢？』我急切的問。

『他能怎麼說？他沒有說什麼。但是我說，「我願你快樂」。

他奇怪的看着我。「告訴我，你快樂麼？」我問。

『他吩咐馬夫趕車走，並且口裏可怕的咒咀着。他沒有給我一角錢，房子和股票更不必說了，所以你看，親愛的，你父親街市流浪的生活蒙着了失望，』

這樣父親仍舊在我們的老地方，而安勒斯特同我到華盛頓

去。事出意料之外，社會黨議員毫未受阻碍的進入了國會。各樣的事順利的進行，安勒斯特以為這樣的順利是一種不吉之兆，我笑他。

我們覺的我們社會黨的同志都有堅確的自信，對於他們的力量和他們所要做的事，抱着樂觀。幾個被選入國會的田莊黨加增了我們的力量，兩方聯合着把所要做的事，慘淡經營的計劃出來。這一切的事，安勒斯特忠實的盡力的加入其中做去，雖然他禁不住，時常的，說出毫不足奇的話來，『當牠成爲火藥的時候，化學的混合總比機械的混合要好些，你們記着我的話。』

困煩的事起始於田莊黨在上年選舉時所獲得的幾個州裏。一共有十二州，但是被選舉的田莊黨不能就職。在職的人不肯移交。這是很簡單的。他們不過說上次的選舉不合法，他們把全盤事實用法律的字眼嘵嘵無休。田莊黨是無權的。法庭是最後的救星，然而法庭是在他們仇敵手裏。

這是危險的時機。若是田莊黨激烈一點，一切都會失敗。我們社會黨是怎樣盡力的制止他們啊！整天整夜的安勒斯特不能合眼安睡。田莊黨的大領袖們看出這樣禍害，完全的同我們一致。但是一切沒有益處。寡頭政治者需要激烈的舉動，所以差出挑撥的人去工作。毫無疑義，鄉農革命 (Peasant Revolt) 就是這些人挑撥出來的。

在十二州裏，這樣的革命發生了。土地被收用的農人，強迫的佔據了州政府。自然這是不合憲法，自然美國要調動軍隊。在各處這些挑撥的人鼓動人民向前。鐵錘所差出這些密使假扮着工師，農人，和田莊勞工。在加利弗利亞的都城，撒格拿門多，田莊黨竭力的維持了秩序。整千的密使擁進了這個城。暴民差不多全是他們組成的，他們放火燒房子，掠奪工廠。他們鼓動人民起來，加入這樣劫掠。多量的酒輸入於下等社會之中，以燃燒他們的心。以後，一切準備好了，就發現了美國的軍隊，其實他們是鐵錘的軍隊。撒格拿門多城內的男子，女子，小孩，在街上被鎗彈射死，在家中被殺死的，有一萬一千人。國政府佔有了州政府，以後，在加利弗利亞州一切都平靜了。

加利弗利亞州這樣，別處也是這樣。每個田莊黨所有的州，皆蹂躪於橫暴之下，洗浸於血泊之中。最初步，密使和 Black Hundreds 引起了秩序的紊亂，後來軍隊就調動出來。暴動統治了鄉野。日日夜夜燒燬房屋，貨棧，村莊，城鎮的烟佈滿着空中，炸彈發現了，鐵道的橋樑和隧道被炸倒，火車被毀壞，不計數的可憐的農人被射死，被吊死。報復是嚴酷的，許多的財閥和軍隊官長被殺戮。流血和報仇在人們的心裏燃燒着。常備軍如印第安人那樣野蠻的攻擊着農人。然而他們得着了報酬。在阿利干省，二千八百個兵士在一個極大的炸藥爆發中被殺死了；在同樣的

情形之下，隨時隨地，許多運載的火車被毀滅掉。所以常備軍和農人都是為他們生命而戰爭。

至於後備軍，1803年所成立的後備軍法律，此時已實行了，此州的工人被逼着，在死的恐嚇之下，去射倒別州的工友。自然，後備軍法律一起始並不是順利的工作着。許多的後備軍的官長被殺戮，許多的後備軍軍士受軍事裁判而死。在柯瓦君和愛斯門孫君事件上，安勒斯特的預言完全應驗了。二人都在應徵之列，二人都要被調動的從加利弗利亞到米蘇里，去懲罰那地的農人。他們拒絕服務。他們被給與了一個極短的猶豫時間，軍事裁判是他們所應得的，軍法處置是他們的結局。他們的背向着一排兵士而被射倒。

許多少年人跑到山中去，逃避後備軍中的服務。在那裏他們成了強盜，直到稍為太平的時候，他們才得着他們的刑罰。這是一件猛烈的事。政府發出文告，限定三個月以內。凡是遵守法律的，都應從山中出來。期一滿，五十萬軍士被調到多山的區域。沒有什麼詢問，也沒有什麼審判。逢人就在當地射倒。軍隊遵着命令，不讓有一人存留在山中。有一些匪人，佔據強固的位道，勇敢的同官軍激戰，但是結果每個背棄後備軍的人都得着他們的死。

對於康涅司州後備軍所施行的責罰，是一件最重要的教訓，

深印於人民腦筋之中。康沙司州叛亂的事件發生在對於田莊黨用軍事行動之始。六千名後備軍叛亂了。他們有好幾個星期是紛亂乖劣，因為這個原故他們被留在營帳中。他們公開的叛亂，無疑義的是被密使所挑撥。

在四月二十二晚上，他們起來殺死了他們的官長，只有少數的幾個人逃走了。這殊出乎鐵踵的計劃之外，因為密使把工作做得太好了。但是每樣事都經鐵踵準備完善。牠為這樣的暴烈早已有所準備，而這許多官長的被殺，使牠更有所藉口。好像魔術一樣，四萬常備軍圍困着這些不滿意於政府的人，這是一個陷阱。這些不幸的後備軍發覺了他們的機關鎗口被塞住了。而所佔住軍械庫裏的子彈不能配合他們的鎗。他們懸掛白旗投降，但是不被接受。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活的。六千人都被殺死了。破彈和榴散彈從遠處向他處擲來；在失望之中，他們列成圓形的行列向外衝鋒，但是完全被機關鎗射倒，這是我從一個親眼看見的人得知來的，他說離機關鎗最近的後備軍是一百五十碼。地上佈滿着死人，後來又有一陣馬隊的衝鋒，馬蹄的踐踏，毒鎗的施放，大刀的砍斫，把那些受傷的也殺死在地上。

田莊黨毀滅了，同時又有煤礦工人的革命。這是有組織勞工的垂死掙扎，七十五萬礦工舉行大罷工。但是他們太廣佈於各處以至力量有限，因而被擊敗了。這是第一次最大的奴隸驅逐。勃

考克*這是一個最有名的奴隸驅逐者，賺着無產階級者永不磨滅的恨惡。無數的方法實行了，要致他的死命，但是他似乎保持着—種幻術的存在。把俄國護照制度介紹到礦工之中的這件事，他應該負着全責，制度是否認礦工從此處遷移到別處的權利。

這時社會黨站立穩固了。在田莊黨在火燄和血泊之中滅亡的時候，在有組織的勞工分裂的時候，社會黨保持着靜默，而完成了他們祕密的組織。田莊黨請求過我們的幫忙，但是無效。我們堅確的相信，假設我們有了怎樣的動靜，整個革命將淪於自殺之境。鐵鍾對於同時對付全體無產階級的事，起先尚存着懷疑態度，後來覺得出於他們意料之外的容易，極希望我們也起來。雖然有許多密使在我們當中挑撥，但是我們免除了這樣的行動。在最初，這些鐵鍾的密使在他們方法上尚形笨拙。他們還得多多練

*原註：Albert Pocock 又是一個古代奴隸破壞者。他，一直到死，把全國煤礦工人握在手裏。他的兒子，Lewis Pocock 繼承了他；一連五代，這個奴隸驅逐者，世系握有了煤礦。…… Pocock 的父母並非世家。他起初做酒保。後來他做市街鐵道會社的私家偵探，漸漸的往上升，終於做了罷工破壞者的職業。他的第五代子孫：在印第安區域內，煤工小罷工的時候，在一個抽水機房裏被炸彈炸死了。這事發生在 2073 A. D.

習，同時我們的「戰爭團」(Fighting groups) 把他們驅除出去。這是件困難和流血的工作，但是我們是為人生為革命而戰爭，我們必得用敵人的武器同敵人交戰。然而我們做得高妙。鐵錘的密使均受着裁判而被處死刑。我們也許有錯誤，就是有，但也很稀少。我們同志中，最勇敢，最好戰，最肯犧牲的，都加入了「戰爭團」。有一次，在十年之後，安勒斯特把「戰爭團」的領袖所交來的人數，統計了一下，結論是凡加入了「戰爭團」的男子或女子，他們平均的壽命是五年，「戰爭團」的同志都是英雄，最特別的是他們不在乎他們的生命被奪取。他們蔑視他們自己的天性，然而他們愛自由，他們知道，為 Cause 而犧牲才是最大的犧牲。

我們工作分為三個步驟。第一。從我們當中把寡頭政治者的密使驅除掉，第二，組織「戰爭團」，以外，還有革命的秘密組織。第三，把我們的密使置於寡頭政治者各機關之中——進入被扶助的工會，特別的是加入電報生，秘書，書記之中；進入軍隊；進入他們的密使之中，進入於奴隸的驅逐者之中。這是慢性的工作，是危險的事業，我們的努力時常的受着極重的失敗。

鐵錘在露天的戰爭中是勝利了，但是我們在我們所創設的新的，奇異的，秘密的戰爭上，立住脚步。一切都是看不見的，而且是料不到的；盲人與盲人的戰爭；然而外表維持着秩序安寧。我們的密使侵入於寡頭政治者組織之中，而寡頭政治者的密使

也侵入於我們的組織裏面。這是一種黑暗而且背於常道的戰爭，充滿了陰謀和詭計。隱伏在後面的就是死，橫暴和可怕的死。男子和女子忽然不見了，我們最接近最親愛的同志。我們今天看見了他們。明天他們不見了；我們再也不會看見他們，我們知道他們是死了。

無論何處，現在已沒有什麼叫着忠實和信託了。在我們旁邊計謀的人，我們個個知道，也許是鐵踵所遣來的人。我們用我們的密使破壞鐵踵的組織，鐵踵也用牠的密使破壞牠自己的組織。我們的組織也是這樣。因為各處缺乏忠實和信託，我們就不得不把每樣事件放在忠實和信託上。我們時常的被賣。人類是柔弱的。鐵踵能夠給與人們金錢，閑逸，以及在牠奇異城鎮裏面所留待的安樂和愉快。我們不能給與人們什麼，只不過忠於一種高貴主義的滿足。其他，忠實者的代價只是不休止的災禍，痛苦，和死亡。

人類是柔弱的，我說，因為他們的柔弱，我們只好被逼的，給與他們，在我們權力之內惟一的別種報酬。這就是死的報酬。我們必得懲罰背叛我們的人。凡是背叛我們的無論何人只有得着他的死。我們也許在報復我們的仇敵上失敗了，譬如說像勃考克這一類的人；但是我們對於懲罰我們的叛黨決不會失敗的。有些同志我們故意叫他們背叛，因而可以得着鐵踵的青睞，享受奇

異城鎮裏面的尊榮，在那裏可以對真正背叛我們的執行死刑的。確，我們把自己變成可怕的人，背叛我們的反較忠於我們的所受的災禍為更大。

革命，大體的說，採取了宗教的性質。我們拜倒於革命的神座之下自由的神座。神明護暱在我們的身上。男男女女呈獻他們的生命於 Cause，新生的嬰孩由父母們保證他的一生為 Cause 服務，如古代人民對於上帝一樣。我們是人道的愛悅者。

第十七章

血色的號衣

田莊黨所獲得的十二州銷滅之後，國會中的田莊黨也就不見了。他們被鞠審爲大逆不道，他們的位置由鐵錘的人奪去了。社會黨佔據可憐的極少數，他們知道他們的結局已近。參衆兩院所做的事是一種虛張聲勢，滑稽而已。他們依照舊日的形式，凡公衆問題總是興起嚴重的辯論而後通過，其實一切所進行的，無非是要保證寡頭政治者，在行事上可以合於憲法的手續。

當結局臨到的時候，安勒斯特是站在爭戰的稠密之處。這是救濟失業者的議案的一個辯論。上年的艱辛時期把無計數的無產階級者，置於餓死的程度，這樣繼續的，廣播的混亂，將使他們越沉越深。數百萬窮民挨着餓，而寡頭政治者和他們的助手墜於剩餘。我們稱這種困苦的貧民爲深淵底下的人，爲要減少他們的

困痛，社會黨才出了救濟失業者的議案。但這不是鐵錘所愛好的。牠自己已經想出方法來叫這數百萬人工作，然而不是我們的方法，因此牠發下命令把我們的議案否決。安勒斯特同他的同志知道他們的努力是無用的，不過他們因為事情的懸宕生了疲倦。他們極希望有事情發生。他們沒有成功一件事，他們希望最好把這一齣他們所不願唱的立法滑稽戲，叫牠有一個結束。他們不知道有什麼樣子的結局臨到，但是他們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一個將要臨到的不祥的結局。

那一天坐在旁聽席上。我們人人知道可怕的事情迫近了。這是在空中，密佈在走廊上的武裝兵士，團驟在衆議院大門口的官長顯明可怕的事已在眉睫。寡頭政治者準備着攻擊。安勒斯特在說話。他描寫失業者的痛苦，要想設法感動他們的天良；但共和黨和民主黨譏笑他，會場浸於喧嘩和擾亂之中。安勒斯特猝然的改變他的話頭。

『我知道我不能說什麼話可以感動你們，』他說。『你們沒有靈魂可以被感動。你們是些沒有背脊骨的，柔弱的東西，你們誇耀的說你們是共和黨和民主黨，沒有共和黨，沒有民主黨，在這裏沒有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黨員。你們是吮膿舐痔，卑鄙醜陋的小人，你們是財閥的走狗。你們用上古的術語冗長的談說你們愛自由，然而同時你們穿着鐵錘的血色的號衣。』

這時『秩序！秩序！』的呼聲沉沒了他的說話，他輕蔑的站在那裏，一直等到吵鬧的聲音稍為平靜了點。他向他們揮手，不再說什麼，轉過身來對着他的同黨，說：

『聽聽這些飽食的野獸的喊聲。』

喧囂之聲又起來了。主席急叩桌子維持秩序，期望似的看着門首的官長。有的人呼喊著『叛亂！』有一個碩大肥胖紐約議員開始向安勒斯特喊着『謀反者！』安勒斯特臉色並不好看。他的每條筋紋都在顫動，他的臉是一個戰鬥之獸的臉，同時他冷靜而凝神。

『記着，』他說，把他的聲音提高在一次喧嘩之上，『你們現在憐卹這些貧民，他們將來也許憐卹你們。』

『叛亂！』和『謀反者！』的聲浪加倍的多。

『我知道你們不通過這件議案，』他接下去說。『你們得着你們主人的命令否決這件議案。然而你們稱我為謀反者，你們，你們把人民的政府毀滅了，你們在公共的地方毫無羞恥的誇耀你們血色的號衣，稱我為謀反者。我向來不相信地獄的火焰；但是像現在的這個時刻我憂愁我不會相信。啊，像現在的這個時刻我差不多相信了。必定有一個地獄，因為像你們這樣的罪沒有一個相當的地方可以恰合的責罰你們。你們存在一日，宇宙間當急切的須要地獄的火焰。』

在門首有一種行動。安勒斯特，主席，議員們都轉過身來看。

『你們何以不叫你們的兵士進來，主席，吩咐他們做事？』安勒斯特說。『他們會迅速的把你們的計劃實行出來。』

『別的計劃正在進行，』是他的回答。『所以才有這些兵士。』

『我們的計劃，我想，』安勒斯特譏笑的說。『謀殺或者與這相類的事。』

『謀殺』二字一出口，喧嘩又起來了。安勒斯特不能把他的話叫人聽見，他站在那裏等着靜寂。於是事情發生了。從我旁邊的地方什麼也看不見，只有爆裂的火光，震動的聲音充，塞我的耳鼓，我看見安勒斯特捲入於烟塵漩渦之中，而兵士從各通路上湧進來。他的同黨站起來了，狂怒，準備着任何暴動。但是安勒斯特支持了片刻，揮動他的手要求沉靜。

『這是陰謀！』他喊着警告他的同黨。『不要做什麼，否則你們就毀了。』

於是他慢慢的坐下，兵士走來逮捕了他。隨後兵士就來清理旁聽席，我就看不見什麼了。

雖然他是我的丈夫，他們不准我走到他面前去，我說出我的名字的時候，他們馬上逮捕了我。同時華盛頓所有的社會黨議員都逮捕了，害熱病睡倒在旅館中的辛普孫君也遭受了不幸。

審問的事迅速的執行了而且簡單。被捕的人的罪名已經預先定好了。奇異的就是安勒斯特未被執行死刑。這是寡頭政治者方面的大謬誤，一個犧牲的謬誤。但是在那個時候寡頭政治者太自信了。他們沈醉於勝利，一點也夢想不到這少數的幾個英雄具有動搖他們根本的權力。將來，大革命一爆裂，全世界將為數十百萬人的足聲所震動，那時候寡頭政治者才覺悟，但是太遲了，這少數幾個英雄竟變成這樣的有權力。

革命家如我者，做着內部工作，知知革命家的一切希望，畏懼，和秘密的計劃，故只有我配得上答辯所加於他們身上在衆議院擲放炸彈的罪名，很少的人配。我可以坦白的，毫不躊躇的說，社會黨並未伸手在於這件事情上。誰擲放了炸彈我們不知道，我們所引為最有把握的，就是我們並未擲放。

他一方面，可以有證據顯明鐵錘對於此次事件應該負責。自然，我們不能證明這個。我們的結論不過認定是真的。但是我們所知道的事實是如此。政府所派出的秘密人員來報告衆議院議長，說社會黨的議員將採取恐怖方略，而且他們已決定這種方略實行的日期。這一天正是擲炸彈的一天，所以首都內佈滿着軍隊以事防衛。既然我們不知道炸彈的事，既然炸彈事實上發生了，既然當局防備着炸彈的發生，那末，最妥當的結論就是鐵錘一定知道這件事。而且我們認定這次的暴行是鐵錘的罪過，鐵錘故意

的佈置了這樣的暴行，爲要加罪於我們身上，因而造成我們的傾覆。

從議長口裏，警告洩漏於各個穿紅色號衣的衆議院議員。他們知道，在安勒斯特說話的時候，一定有什麼橫暴的舉動正要做出來。他們誠懇的相信社會黨會做出這樣的舉動。在審問的時候，有幾個人仍抱着誠懇的信念，證明看見安勒斯特正預備擲放炸彈，然而牠炸裂的太早。自然他們實在沒有看見。在他們恐懼的沸熱的理想之中，他們以爲他們看見了。

安勒斯特在審問的時候這樣說：『這合不合理由，如果我擲放了炸彈，我難道揀擇這樣一個小而弱的爆竹放麼？裏面並沒有充量的大藥。牠發出許多的煙來，但是除我以外沒有傷着一人。牠正在我脚下爆發了，但未曾殺死我。你們可以相信，我如要放炸彈，一定是想損傷人。那末就不僅發出一些煙了。』

控告的人反辯的說，炸彈的無力是社會黨方面的謬誤，而安勒斯特失神似的擲放了牠以至爆發的太早，也是謬誤。求合於這種理由，有幾個議員證明看見了安勒斯特在身上摸索，擲放了炸彈。

至於我們自己，沒有一人知道炸彈是怎樣擲放的，安勒斯特告訴我，只一轉瞬間他聽見了並且看見了炸彈擊在他的腳上爆發了。在審問的時候他這樣的證明，但是沒有一人相信他。之外，

全盤的事實，照俚語說來，是『烹調好了』的。鐵踵定意要毀壞我們，其餘沒有什麼可說的。

常人都說事實的真相終久會顯露的。我漸懷疑這句話，已過去十九年了，雖然我們不懈的努力，我們尋不出真正放炸彈的是什麼人。毫無疑義的他是鐵踵的使者，但是他逃出了我們的偵緝。我們終得不着一點線索。而現在，在這晚近時代，已無人尚復記有此事，只不過在神秘歷史上佔一席位置而已。

第十八章

在梭羅馬山庇蔭之下

至於我自己，在這個時期，沒有什麼多話要說。我關在監獄裏有六個月，雖然說不出我的罪名。我是一個嫌疑犯——一個可怕的名詞以後每個革命家一定會知道的。但是我們自己最近所產生的秘密機關現在開始工作了。在我囚在監獄第二月之末，有一個獄吏承認他是一個革命家與這組織有關係的。數星期後，巴克赫斯特，一個新近委派的獄醫，證明他自己是「戰爭團」團員之一。

這樣，我們的組織，如蜘蛛佈網似的，漸漸引入於寡頭政治者組織之中。因而我可以與獄外一切所發生的事接觸。而且，我們每個被囚的領袖都可以與這些假穿着鐵鏈號衣的忠勇的同志接觸。雖然安勒斯特被放在三千里以外的獄中，在太平洋岸上，

我能够不斷的與他來往通信。

領袖們，在獄內或在獄外，得以討論並且指揮這次的爭戰。很可以在幾個月內縱脫一些人出獄；不過既然幽囚不能阻礙我們的行動，我們就決定在事未成熟之先不要做什麼。五十二個衆議院議員是在監獄之中，還有三百多領袖們。我們計劃着同時得着釋放。假設有一部份人事先逃脫了，那末寡頭政治者一定會謹防着，阻止其餘的人逃脫。而且，大家認爲如果同時從獄中逃出來了，必能給與無產階級極大的心理上的影響。這可以顯明我們的力量，使他們有所信托。

所以當時決定了，我在六個月後被釋出來的時候，必須設法使我自己失蹤，爲安勒斯特預備一個穩妥的藏身之所。失蹤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一恢復了自由，我的足跡當然要爲鐵踵的偵探所追隨。必須要他們得不着痕跡，而我可以達到加利弗利亞。成就這事的方法，頗爲可笑。

俄國所創起的護照制度，現已逐漸推行。我不敢以我本來的面目穿過美洲大陸。如果我想再看見安勒斯特，原來的我必當使之失蹤。因爲在他逃脫之後，他們只要追隨我的行踪，仍可再行把他捕獲。而且我不可假扮一個無產階級者和遊歷家。那末，只有假扮寡頭政治者之一的一個法子了。大寡頭政治者當然是很少數，次等的則不知凡幾，譬如說，像維克孫君——這一類的人，

只有數百萬財產，他們是依附大寡頭政治者的。這一類小寡頭政治者的妻女，數目頗多，所以決定了我應當假扮她們中的一個。數年後，連這種辦法也是不可能，因為護照制度已經嚴密的實行，以至各地的男女小孩，他們的行動沒有一件不登記而審定了的。

時間一成熟，我排脫了偵探的追隨。一點鐘後，我已不是亞維斯愛弗哈得了。那個時候，有一位物爾狄罕太太，兩個侍婢陪伴着，帶着一條小狗，還有一個養狗的婢女，進入了一輛華奢的花車，數分鐘後向西方飛馳而去。

三個陪伴我的侍婢是革命家。兩個是戰爭團員，第三個是霍爾博露克，次年加入了團中，六個月後被鐵錘執行了死刑。她就是喂養狗子的。其他的兩個，斯脫爾十二年以後失了蹤，而安娜魯易絲頓仍舊生存，在革命產業上佔着極重要的部份。

一點危險沒有的，穿過大陸達到了加利弗利亞。火車停在阿克蘭第十六號街車站，我們下了車，在那裏物爾狄罕太太，同她的兩個侍婢，她的小犬，及喂犬的婢女，同時永遠的消失了。婢女們，被忠實的同志引走了。另有別的同志招呼着我。離開火車的半句鐘內，我上了一隻小漁船，蕩出舊金山海灣。因為風的阻礙，我們無目的底在水上飄流了大半夜。但是我看見了亞而克赫斯的燈火，就是安勒斯特所在的地方，覺得漸漸與他接近的思想

安慰了我不少。天光發亮時，漁人把船划到馬林島。這裏我們癱伏了一白天；晚上乘着潮水和新鮮的風，在兩點鐘內我們渡過了桑巴卜羅海灣，往怕它魯馬小河上流走。

在那裏馬匹和另外一個同志等候着我，毫不遲延的我們在星光之下馳行。向北我可以看見梭羅馬山模糊的影子，那就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離開了梭羅馬的舊鎮，折向右行，往峽谷之中上馳。由寬坦的大路漸至於羊腸小徑，而消失於高地草原之間。我們一直往梭羅馬山馳行。這是最安全的一條路。沒有一個人能夠注意我們的通行。

破曉時分我們已接近山北峻巖，在晨曦之中我們穿過荆棘叢林，下到紅木的深邃峽谷，呼吸着秋末的溫暖空氣。這是我所熟悉的而且愛悅的舊遊之地，所以我做了嚮導。這是我藏身之所，是我選擇的。我們把障礙物拿開，穿過一塊高原的草地。隨後，上了一個低矮滿生着橡樹的山脊，降到一塊小的草地。我們又爬上了一個山脊，在一種紅色的石楠科灌木之下穿行。我們飛行的時候，初日的光暉照在我們的背上。一羣鸚鵡唱着抑揚不分的歌調飛穿叢林而去。有時一個肥大的兔子在我們路徑前穿過，迅速而沉默的跳走了。有時一隻多角的鹿，太陽的光照在他的背上現出金紅色，在我們前面刷洗他背上的毛，也被驚走了。

我們隨他走了一段路，後來他走入一條曲折的小徑，輕蕩的

走進一叢靠近滿有礦質的水塘旁邊的紅木樹林裏去了。路徑我十分熟悉。我的——個文學朋友曾占有這山中一區牧場；但是他做了一位革命家，他比我更不幸，他已經死了，沒有人能知道他是怎樣死的，在什麼地方死的。只有他，在他生前的時候，知道我現在所要到的那個隱蔽之所的祕密。他爲美術上起見，買了這一座牧場，花了可觀的錢，這事頗引起當地農人的嫌惡。他常時很快樂的告訴我們，那些農人對於這樣的價錢是怎樣痛苦的搖他們的頭，心理上老是盤算着，最後發出『但是你得不着一點好處』的論調。

他是死了，然而他的子孫們並未承受着這塊牧場。現在是維克孫君的產業，他佔有了全梭羅馬山東北兩部，從斯拍克來司產業起一直到拔臘特山谷分水嶺止，他把這地方做成了一個廣大的蓄鹿場。在這數千畝甜美的山坡，空曠，峽谷之中，麋鹿往來奔馳如在原始曠野一樣。原先佔有這地方的主人都被趕走了。弱者們的住所已變爲麋鹿的世界。

維克孫打獵時的住所離我們藏身的地方，只有四分之一里遠。這，不但是不危險，反而加增了我們的穩固。我們是蔭護在一個小寡頭政治者的盾牌之下。照地位的性質說，懷疑已經調轉了方向。鐵錘的偵探，要想在這茫茫世界中，再尋着我和將要來到這裏的安勒斯特最後的地方只有夢想到維克孫的鹿場了。

我們把馬繫在塘邊紅木林中。從一根空枯的樹木背後貯藏食物的窖中，我的同伴拿出了一大些東西——一個袋子裝着五十磅麵粉，各種罐頭食品，炊具，絨毯，油布，書及文具，一大捆信札，一桶五加侖裝的火油，火爐，最末了而且是最要緊的就是一大捲粗繩子。供給品是這樣的多，要走無數遍，才能完全拿到躲藏的地方去。

但是躲藏的地方甚近。我拿着繩子引路，從兩邊葱蘢的小山當中，滿生着纏結的葡萄樹和矮樹叢的林裏穿行。盡處即為小溪河的峻峭之岸。這個小河是許多條泉水匯集而成的。雖極熱之夏天也不會乾涸，兩岸均係小山滿生高大的樹木，山成簇的立在那裏，好像太陽之神失手將牠們放在這裏似的。牠們沒有下層的堅石。從基礎上聳立數百尺全係火山紅色的土，為梭羅馬山有名的產葡萄之所。小溪從這些小山穿行，做成很深的河床。

我們從岸上攀緣到河床，往下流走了差不多一百步光景。後來我們到了一個大洞。向來沒有人知道這裏有一個洞存在，而也不是尋常所說的洞。一個人蠕行經過嚴密的荆棘叢中，他就可以置身於洞的邊緣，從一排青色簾幔裏，得以向外或向下窺視。洞有數百尺長寬，深則半之。這或者是因為在兩山湊合之處，經若干年代山水的沖洗，始變成這樣的一個洞。山的各處看不見一片土，全生長着植物，從小的風尾草一直到巨大的紅木和松樹。這

些大樹甚至從洞的四壁生長出來，有些斜垂的差不多有四十五度光景，而大部份從鬆柔的垂直的牆壁上爭高直指。

這是個安全的藏身之所。沒有一人來過這個地方，就是附近愛倫村莊的小孩子也未來過。如果這個洞是生在一個深谷的底下有一里長或數里長，那一定會出名的。然而這裏不是深谷，從頭到尾溪流的長不過五百碼。洞的上遊三百碼，溪流發源於一平坦草地腳下的泉水。洞的下遊一百碼，溪水流到空曠之處，同大溪聯合流過草地。

我的同伴把繩的一端繫在樹上，把我繫在繩的別端往下放。不一刻我腳踏洞底。隨即他將窖中的物品一件件的繫下來。他把紐子收起，藏起來，向我道別而走。

在我未往下說之先，我要談談這位同伴的事。約翰卡爾生，是黨中穩健份子，是無數忠實同志中之一，他為維克孫工作，在靠近維克孫打獵時所住的馬房中工作。其實，我們是騎了維克孫的馬跑過梭羅馬山。差不多有二十年，他做了逃亡人的保護者。我敢相信，不忠實的思想向來沒有進過他的腦中，背叛他的忠實，在他是一件夢想不到的事，他極其遲鈍，呆笨到這樣一個程度，甚至使人覺得奇異，革命的思想何以會進入他的心理之中。然而愛自由的思想在他模糊的心靈中幽暗而堅決的燃熾着。所好的他不易變遷，不好理像。他從來不喪失他的頭腦。他服從命令，既不

驚奇，又不多言。有一次我問他，怎樣會做了一個革命家。

『我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兵士，』是他的回答。『這是在德國，每個少年人必須加入軍隊。所以我也在軍隊裏，同伍的有一個兵士也是少年人，他的父親是一個所謂專司軍中之利益的人，因為得了犯上罪——就是侵犯皇帝尊嚴的罪——被關在牢獄裏。這個少年人，他的兒子，時常同我談及平民，工作，以及平民為資本家所搶奪的事。他叫我用新的方法看一切事物，於是我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言談很誠實很好，我再也不會忘記。我來到美國的時候，我就尋覓社會主義者。我做了一個分部的黨員——那是 S. L. P. 在的時代。後來，黨派破裂了，我加入 S.P. 區。那時我在舊金山一個馬車行裏做事。這是大地震以前的事。我為黨盡責已二十年，我仍是一個黨員，我仍盡我的責，雖然這是個秘密，我是永遠的盡責，合作的全民政治一實現。我不知道要怎樣的快樂。』

他走過之後，我就開始在火油爐上預備早餐并料理我的居室。每當清晨或在黃昏後，卡爾生常時的偷到我這裏來做數點鐘工作。起始我的居室是油布篷。後來，一個小帳篷支搭起來了。末了，我們覺得這個地方是完全的穩妥，我們就築起一座小房子。從洞的邊緣往下窺視這座房子是不會被發覺的。那樣豐茂植物蔭蔽着變成一個天然的屏障。而且房子是靠着垂直的牆壁建築的；在牆壁裏面我們挖空了兩間小房用木料支撐着，使水道排

波，空氣流通。啊，請相信我，我們有許多的娛樂。後來，比登白希一位德國的恐怖黨，加入了我們當中的時候，他想出了一個滅烟的法子，可以叫我們在冬夜的時候，向火而坐。

這裏我要說幾句關於這位溫和的恐怖黨員，在革命的時期沒有一個同志是這樣可怕的被人誤會着。比登白希同志他沒有叛離Cause。他被同志們執行死刑，並不是照普通人所猜測的那種情形。這樣的虛報被寡頭政治者走狗播揚開了。比登白希同志害着失心的毛病，善忘。他在卡墨爾地方藏身的洞中被一個守望者用鎗彈射死了，因為他忘記了秘密口令。這是一個可愛的錯誤。說他叛背了「戰爭團」，這話絕端的不對。沒有一個人能够像他那樣忠實的誠懇的為 Cause 服務。

我所選擇這個藏身之所，在十九個年頭當中總是繼續的有人住着；在這長時期之中，從來未被外面的人發覺過，只有一個例外。然而這個地方離維克琴打獵時候的住所只有四分之一里遠，而離愛倫村還不上一里。火車早晚來去的時候，我常時可以聽得見，我總是按照汽笛的聲音對正我的錶。

第十九章

變 形

『你應該把你自己再改變一下，』安勒斯特寫信把我。『你應該消滅了你。你應該變成另外一個婦人——不但是你所穿的衣服，就是你身上的皮也改變了去。你應該改變到連我也認識不出你來——你的聲音，你的姿勢，你的態度，你的舉止，你的行動，一切的一切。』

這個命令我遵行了。每天我化費好多時間練習着把舊日的亞維斯愛弗哈得葬在另外一個婦人的皮膚之下，這個婦人我可以稱為另外的我。只有長期的練習，這樣的結果才可以期望得到。即就發音的細節上說，我不間斷的練習着，一直等到新我的聲音固定而不勉強才止。這樣自動而不勉強的發音是最不可忽視的一件事。一個人要熟練到如此的程度甚至他可以欺騙自己。

這就好像學習一種新語言，譬如說學習法國語。起初學的時候是自覺的，爲意志所約束。他先想及英文，後來再變成法文；或者念到法文，再譯成英文才能懂得。漸漸的能站穩固了，能自動了，他就可以直接的用法文，讀，寫，思想，而不再求助於英文。

我們的假扮也是這個道理。我們必須弄假成真，要想再回到真我，尚須費一番意志的注意和強烈的練習。自然，在起初，有許多謬誤的經驗。我們是在創造新的藝術，所要發現的甚多。但是這種工作各處都在進行；藝術的精通進步了，各種方法日積日多。這些方法變成了一種課本，爲功課的一部份，爲凡有老於革命事業者所必須練習的。

正在這時候，我父親失了蹤。他如期而來的信件，現在停止了。他永不發現在我們以前所住的皮街區域。我們的同志各處尋找他。我們的秘密人員遍搜全國的監獄。他完全消失了，就如大地把他吞下去一樣，一直到現在他的失蹤仍得不着一點線索。

孤獨的在這裏過了六個月，但不是懶惰過去的。我們的組織疾速的進行，如山積的事業等着我們去做。安勒斯特和其他的領袖們在獄中決定進行的法子，我們即在外面實行口頭宣傳的組織；偵探制度及其分機關的組織；秘密印刷機關的設立；還有我們地底鐵道的建築，把許多躲藏的地方緊連一氣，凡不接氣的處所仍要設法成立新的躲藏地方。

所以我說，我們的工作從來不會做完的。在六個月之末，來了兩位同伴打破了我的岑寂。她們是少年女子，有勇敢的精神，酷愛自由：娜拉彼得孫，她在1922年失蹤的；凱第比爾師，後來嫁了丟布阿，她現在仍同我們在一處，舉眼等候明日太陽之降臨，她是新的時代的先驅者。

她們來的時候，在路上受了極大的驚嚇和危險。載她們渡過桑巴羅海灣的那個船夫是一個偵探。他是鐵踵的走狗，冒稱為革命家，深深的知道我們組織的秘密。毫無疑義的他是在追蹤我，因為我們早已知道我的失蹤引起寡頭政治家秘密機關的極大注意。很僥倖，事實證明了他未曾把他的發現洩露給任何人。他顯明是延挨他的報告，想把事情弄到一個勝利的結果，發現我躲藏的地方而逮捕我。他的報告與他同時死去。在這兩個女子從帕他魯馬小河上岸騎馬的時候，他託辭離開了他的船。

走到梭羅馬山，約翰卡爾生領着他的馬讓這兩個女子前行，而這個偵探步行回去。引起了卡爾生的懷疑。他把偵探捉着，至於後來怎樣結果，卡爾生這樣告訴了我們。

『我抓住了他，』卡爾生老實的把這事敘述出來。『我抓住了他，』他覆說一遍，他的眼睛燃燒着幽暗的光，他的兩隻巨大而勞動的手張開了，隨即捏緊。『他不作聲。我把他藏起來了，晚上回去把他埋得深深的。』

在那個時光，我常時驚異我的改變。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一個時期我會過着大學區的安靜生活，一個時期我又變了一個革命家捲入於兇暴和死亡的景象之下。這兩種生活總有一種決不會有的。一種是真的，一種好像是夢，然而究竟是什麼呢？現在的這種革命家生活，藏生一個洞中，是一個夢麼？以我這樣的一個革命家，幾曾夢想得到我以前遠過着柏克雷的生活，除掉茶話會，跳舞，辯論，演講之外不知道另外尚有所謂人生者在？但是當時，我以為這是凡聚集在人類同胞紅旗之下的我們個個人，所同有的普通經驗。

我時常記憶起來以前生活當中所接觸的人物，他們時而現在我的目前，顯現在我的新生活中。有莫爾好斯主教。我們的組織發達了後，我們無效果的各處尋找了他。他從這個瘋人院被移到那個瘋人院。我們從臘巴城州立瘋人院追蹤到斯托克通地方的瘋人院，後來從那裏又追蹤到桑塔克拿拉山谷的一個瘋人院叫做愛格紐，以後他的蹤跡再也知道了。沒有傳出他死的話。大概是逃脫了。我真夢想不到再能看見他一次，顯出那樣可怖的態度——在芝加哥騷亂中那樣肆行殺戮的時候，一個轉瞬間的警視。

吉克孫，在西愛拉磨廠失去了他的膀子的人，就是因為他的原故我皈依了革命，我再也看不見他了；但我們人人知道了在他

死之先他做了些什麼。他沒有加入革命團體。感受境遇的壓迫，痛恨人們對待他的謬誤，他變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不是個哲學上的無政府主義者，僅不過是一個野獸，因憤恨而癡狂了，滿懷着報復的心理。他報復的很好。遠避着護衛的人，在人人深夜睡沉之中，他把拍通維史的宮室炸成粉碎。一個人也沒有跳出來，連那些護衛的人都死了。在獄中聽候審問的時候，他用他的絨毯悶死了。

漢麥飛得博士同柏林福博士所做的事與吉克孫大不相同。他們忠於所事，因而他們在教會中得着宮室的酬報，與世界相安無事的生活着。他們都是寡頭政治者的辯護者。他們長得很胖。『漢麥飛得博士，』安勒斯特有一次說，成功似的變更了他的心理學，好叫鐵錘的行爲都得着上帝的許可；并且裏面包含着若干美的崇拜，他把海克爾孫所說有氣質的脊骨變成不可見的幽靈——漢麥飛得與柏林福不同的地方，就是柏林福把寡頭政治的上帝，弄得氣憤較多，脊骨較少。』

彼得杜納雷，是我在探問吉克孫事件時所會見的一個西愛拉磨廠破壞規約的工頭，最使我們發生驚異。在 1918 年我赴 Frisco Reds 的一個會議。在我們的「戰爭團」之中，Frisco Reds 是最可畏，最兇惡，最殘忍的一個。其實牠不是我們的組織之一。牠的會員是癡狂的人。我們不敢鼓勵這樣的一種精神。不過，

雖然他們不屬於我們，我們仍與他們保持着友誼的態度。這是因為一件最緊急的事情，才叫我那天晚上到那裏去。在許多的人當中，只有我未帶面具。等到那件事辦完了之後，我被他們當中一個人引去了。在黑暗的過道上，這個人擦了一根火柴，接近他的臉把面具揭下來。我看見了彼得杜納雷滿含着情感的臉一霎時。後來火柴熄滅了。

『我正要你知道這就是我。』他在黑暗中說。『你記得達拉斯那個工人管理員麼？』

我點頭回想到西愛拉廠那個狡猾的管理員。

『我先對付了他，』杜納雷這樣驕傲的說。『以後我就加入了 Reds。』

『但是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我問。『你的妻和子女呢？』

『死了，』他回答說。『這就是何以我加入了 Reds。不，』他慌忙接下說，『不是爲他們復仇。他們平安的在家裏死了一——絡續害病死去的。他們活的時候，緊緊的把我膀子束縛住了。現在他們死了，我是爲我受損傷的人格而復仇。我以前是彼得杜納雷，破壞規約的工頭。但是今晚我是 'Fris'o Peds' 第二十七號。跟我來，我把你引出去。』

後來我又多多的得知了他的事。照他自己說，他家裏的人都死完了。但是還有一個活着，名字叫提摩太，他父親把他當作死

了，因為他在鐵錘雇傭軍裏作事。^{*}每個 'Frisco Reds 的會員每年須執行十二個人的死刑。中途背黨者，他的懲罰就是死。會員不能完成他殺戮的數目就當自殺。執行死刑的事並非偶然的。這一羣瘋人時常聚會每次對於會員之犯罪者及寡頭政治者的走狗，總有一大批的判決死刑。執行時以拈鬮分派。

我那天晚上所以到那裏去的爲的就是這一類的裁判。我們自己的一個同志，好多年是在鐵錘的本地的一個秘密機關裏，當着書記的職務，現在在 'Frisco Reds 咒詛之下，受着裁判。自然，他本人不在面前，自然裁判官也不知道是我們的人。我的使命是來證明他是我們的人而且是忠實。這也許覺得奇異我們怎麼會知道這件事。這是很明瞭的。我們的一個密使是 'Frisco Reds 的會員。我們當然是要一面注意我們的朋友，一面注意我們的敵人，這一羣瘋人也頗重要，所以不能逃脫我們的監視。

現在我們說到彼得杜納雷和他的兒子。他一切進行的很好。

^{*}原注：除掉被扶助的勞工等級之外，又新興了一個陸軍等級。一種僱來當傭軍隊。

官長是寡頭政治者本人，這個軍隊通常僱爲 Mercenary。這個組織代替了後備軍，因爲在新統治之下後備軍已不適用。在鐵錘原有的秘密機關之外，成立了 Mercenary 的秘密機關，牠在警察和軍隊之間是一個連絡的鎖鑰。

直到次年，他在應被執行死刑的圖當中，粘着了提摩太的名字。於是家族血統的觀念非常的煩擾了他。爲要救他的兒子，他賣了同黨。因此十二個 'Frisco Reds' 被殺，這個團體差不多淪於毀滅。存在的人當然是要報復的，於是杜納雷因背黨而被執行死刑。

提摩太也沒有活的長久。'Frisco Reds' 的人欲置之於死。寡頭政治者用各種方法救護他。他在國中各處遷移。爲要解決他，三個 Reds 喪了他們的命。Reds 之中全是男子。後來他們想求助於一個女子，是我們的同志之一，沒有別人，就是安娜魯意絲頓。我們高級機關禁止她做這事，但她常時照着自己意志做，而輕視紀律。加之，她是一個美貌可愛的人，我們不能叫她怎樣的守紀律。她自己自成一派，不服從革命家尋常的標準。

因爲我們不允許她有這樣的行動，她自己做去了。安娜魯意絲頓是個極動人的婦人。她只要暗示一下，男子就會跟着她。我們好多的少年同志因她而心碎；她也征服了好多少年人；因爲心線相牽加入我們的組織。她堅持的不肯結婚。她極端的痛愛小孩子，然而她以爲如果自己有了小孩子勢必至於叫她背離 Cause，她的一生已供獻於Cause了。

要安娜魯意絲頓取得提摩太是最容易的事。她的天良也不會叫她頑難，因爲正在那時發生了納西畏爾城大殺戮的事。提摩

太所統帶的那一支雇傭軍慘殺了那個城中八百名織工。但是她沒有親手殺死提摩太。她把他交給 'Frisco Reds。這是去年的事，她現在改了名。各處的革命家稱她爲『紅貞女。』(1)

印格南副將和凡基爾白副將是兩個比較上熟悉的人，我後來遇見了他們。印格南副將在寡頭政治中升得很高，做了德國公使。他深爲兩國無產階級者所恨惡。我在柏林遇見了他，他招待我，給與我不少助益。我在那裏是得着認可的做了鐵錘的國際偵探。我可以說，用我這二重人格不意的爲革命做了幾件重要的事情。

凡基爾白副將人家稱他爲白基爾白狂吠者。他的重要的事實發生在支加哥騷亂之後，他起草了新法典。但是這以先，在做法官的時候，因爲他的惡毒，我們判決了他死刑。我是判決他的當中的一個。安娜魯意絲頓是執行的人。

在舊日生活中還記起一人——吉克孫的律師。我毫不想再要遇見這個人——約瑟天赫德。這是一個奇遇。在一個夜晚，支

(1)原註：直到二次革命破壞以後，'Frisco Reds才復興起來。這個團團興盛了兩代。後來一隊鐵錘的密使散了他們的會員，知道了一切秘密，把他們全數滅滅了。這事發生在2002A.D.。會員們每隔三個星期被殺一個。他們的屍身露陳在舊金山的勞工習藝場地方。

加哥騷亂的後二年，安勒斯特和我同到本騰港躲藏的地方去。這是在密息根州，從芝加哥渡過湖。我們正值審判偵探將終了的時候到了。死刑的判決已經通過了，這個人正被引走。我們到時的情形是這樣。轉眼間這個悲苦的人從捕獲他的人手中掙脫了，投到我的腳下，他的膀子緊緊的圍抱着我的膝頭，癡狂的喊呼救命。當他把痛苦的臉對着我時，我認出他是約瑟夫赫德。在我所看見的可怕事情當中，從來沒有像這次因這樣一個癡狂的人哀求性命而使神經受重大刺激。他簡直因要活命而癡狂了。這是可憐的一件事。他不肯放鬆我，雖然有許多人的手在拉他。後來他大聲呼喊的被洩走了，我即刻暈倒在地板上。看一個勇敢人慷慨就死比聽一個懦夫哀求活命要容易得多。

第 二 十 章

一個失去的寡頭政治者

但是在回憶舊日生活的時候，我已把新生活的故事說得過遠。全體出獄的事一直到1915年才能實現。雖然是件複雜的事，我們仍毫無阻礙的進行，又因為這件極可靠的舉動，所以在工作上我們得着不少的鼓勵。由古巴到加利弗利亞，從許多普通監獄內，陸軍監獄內，及堡壘內，一夜的工夫，在五十二個議員裏我們救出了五十一個，其外還有三百個領袖們。沒有一個失誤了的。不但個個人逃出來了，而且都能照預定的計劃達到躲藏之處，我們未曾救出來的那個議員是辛普生，他在嚴酷的痛苦之下死在卡巴拉斯。

以後的十八個月差不多是我與安勒斯特在一塊的生活當中最快樂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我們沒有分開過。後來我們再入到世

界來，我們分離的日子就太多。我等候革命的光燄還不如那天夜裏等候安勒斯特的臨到的不耐煩。我好久不見他了，或者我們的計劃有什麼阻礙和失誤，以至仍叫他逗留在海島的監獄裏，這種思想幾乎逐我於瘋狂。一點鐘過去猶如一年。我是孤獨的一人在這裏。比登白希和其他住在躲藏地方的三個少年人，都出外到山上去了，嚴密的武裝着，以防意外。我想那天夜裏各地的躲藏地方一定都空了。人都出去迎接他們的同志。

天上正放出魚肚白色的時候，我聽見上面發出暗號，我答覆了。在黑暗中，我差不多擁抱着比登白希，他是先下到洞裏來的；但是一轉瞬間我已在安勒斯特膀子上了。在那個時候，我的化裝太完備了，我需要費極大的意志的努力，才能恢復原來的亞維斯愛弗哈得，舊日的態度，舊日的說話。只得極強的努力，我才能保持原來的樣子；我不能讓我自己忘懷一刻，我所造成的新人格變得太過於自然了。

在這個斗室中，我又看見了安勒斯特，除掉因為在獄中臉色變慘白了一點外，其餘他沒有什麼改變——至少，不多。他仍然是我可愛的丈夫，我的英雄。不過他臉上現出長的皺紋。但是這於他不能算什麼，因為這似乎在他過於騷動的生活當中，加上了一種優閒的尊榮。也許他比以前嚴肅了些，但是笑的閃光仍在他眼角之間。他比以前輕了二十磅，但却極其強壯。他在被禁的整

個時期之間，不間斷的操練着，他的肌肉如鐵一般。老實說，他比未入獄以前，身體還要好些。好幾點鐘後，他的頭才挨着枕頭，我撫慰他睡了。但是我沒有睡。我太快活了，而且越獄及騎馬的疲倦與我無分。

安勒斯特睡的時候，我改變了服裝，把頭髮異樣的布置了，回復到我新的自己。在比登白希及別的同志醒轉來後，得着他們的幫助，我定下了一種小小的詭計。一切準備好了，我們聚在用為廚房和餐室的那間屋裏，安勒斯特推門進來了。那時比登白希稱我為瑪麗，我轉身來，答應了他。於是我用一種奇異的興趣看着安勒斯特，好像任何青年同志在初次見着這樣一個革命偉人的情形一樣。但是安勒斯特看了我一下，不自在的環視室中。即刻我被介紹於他，名叫瑪麗霍爾姆。

為完成我們的詭計，椅上除我們幾個人外，還另外放了一個盤子；我們坐下的時候，有一個椅子是空的。安勒斯特逐漸的增加了他的不安和不耐煩，我簡直要快樂的狂呼起來。後來他忍受不住了。

【我的妻子那裏去了？】他粗魯的問。

【她仍睡着哩，】我回答說。

這是個間不容髮的時期。但是我的聲音是一個不相識的聲音，是他向來不熟悉的。餐事進行着。我說話甚多，熱狂的如一個

英雄崇拜者談話一般，顯明的我把他當作我的英雄。我的話說到熱狂和崇拜的極點，在他未發覺我是故意的這樣說之先，我用膀子圍着他的頸項，在他的唇上不住的接吻。他把膀子伸長了支拒我，煩擾的看着。在座的四個人大聲狂笑的歡呼，向他解釋一切。起初他極疑。他嚴密的考查我，有一半相信，後來，又搖頭不肯相信。一直等到我恢復了原來亞維斯愛弗哈得，把只有亞維斯和他所知道的秘密向他耳語，他才承認我是他的真正的妻子。

那一天餐後，他把我放在他膀子上，表顯極大的困煩與多妻的情感。

『你是我的亞維斯，』他說，『而你同時又是別一個人。你是兩個婦人，所以你是我的妻妾。無論如何，我們現在是安全了。如果美國不適宜於我們的生活，我很可以有資格做土耳其國民。』*

在躲藏地方的生活叫我極其愉快。這是實在的，我們努力的工作極長的時間；但是我們在一塊工作。我們在一塊過了一年半可寶貴的日月，而且我們並不孤獨，因為常時有領袖們和同志們來往——從陰謀與革命的地獄世界中帶來了我們戰線上的各種戰爭的新奇故事。有很多好玩與快樂的事。我們不僅是暗中的陰謀者。我們工作極苦，損失極大，我們補充我們隊伍的缺額繼

* 原註：在那時多妻制仍盛行於土耳其。

續向前進行。在這樣勞苦和生死關頭，我們尋出時間，歡笑和愛悅。我們當中有藝術家，科學家，文學家，音樂家，詩人；在這地下洞中的文化要比在寡頭政治的宮室和奇異的城鎮中高尙而優越。實在的，許多我們的同志工作着使那同樣的宮室和奇異的城鎮壯麗而美觀。

我們也不是終日圈禁在躲藏的地方。時常在夜晚我們騎馬在山上奔馳，以運動我們的身體，而且我們是騎在維克孫的馬上。如果他知道有這許多革命家用着他的馬，他當作何感想！我們甚至到我們所知道的荒曠地方作野外聚餐，停留在那裏一整天，黎明即去，黃昏始回。我們也用着維克孫的乳酪和奶油；安勒斯特有的時候射殺維克孫的鸚鵡，兔子，偶然的還射殺一兩隻小鹿。

這實在是個安全的躲藏之所。我曾說過，此地只被發現過一次；說到這裏，就要把維克孫的兒子失蹤的神秘敘述出來。現在他死了，我可以自由的說出。大洞的底部有一個角隅，那裏太陽要曬幾個鐘頭，而在上面也看不見這個地方。我們從河牀裏運了幾擔碎石放在這地方，使牠乾燥，是一個暢適的曝日的地方；一天下午，我的裏拿了一本麥登毫詩集，* 坐在這裏差不多昏迷的睡去。我被太陽曬得過於舒適，連他那樣如火燄的抒情歌也不能攪動我。

我被打在我足上的一塊泥驚醒了。我聽見上面有攀緣的聲音。即刻有一個少年人，從上面滑下來，站在我面前。這就是腓列普維克孫，雖然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他。他冷靜的看着我，發出低微的驚異之聲。

『唉，』他說；即刻他除下帽子，說，『請你原諒我。我想不到在這裏會看見一個人的。』

我不是那樣冷靜。那時我還是一個生手，不知道怎樣應付險惡的環境。後來，在我做國際偵探的時候，我就不至於這樣笨拙。我跳起來了，發出危險的警告。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問，探求似的看着我。

這證明他在下來的時候，並不懷疑我們在這裏。我於是心裏輕鬆不少。

『你以為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反問着。在那些時候我的確是笨拙。

『我不知道，』他回答說，掠他的頭。『除非你是在呼求朋友，無論如何你得解釋給我聽。我不歡喜看着這個樣子。你已經侵犯他人。這是我父親的地方，而且——』

* 原註：在那個時代的文學裏，引用麥登寧(Rudolph Mendelhal)詩的地方甚多。

他的同伴稱他爲「火隕」。他有極大的文學天才；然而除掉他的詩句被別的作者零碎的引證外，竟無一字流傳於現在。他在1928 A. D. 被鐵錘殺死了。

但是在那個時候，比登白希，向來是溫恭有禮，低聲的在他後面說，『手舉起來，我的少年先生。』

少年維克孫先舉起手來，後轉過身而對着比登白希，他手上持着一根三十三響自動的手鎗。維克孫是沈靜的。

『啊，啊，』他說，『一窩革命家——這似乎是一個十分穩固的窩巢。唉，你們不會長久的住在這裏，我可以告訴你。』

『也許要長久的住在這裏，重新考慮這句話，』比登白希沉靜的說。『這時我請你跟我一同進裏面去。』

『裏面？』少年人純粹的驚異了。『這裏有一個墳窟麼？我聽見過這一類的事情。』

『請進來看，』比登白希用一種尊敬的聲調回答着。

『但這是非法的，』是他的辯護。

『是的，照你們的法律講這是非法，』這位恐怖黨有意義的說。『但是照我們的法律講，請你相信，這是十分合法的。你應該要明瞭現在你是另一世界，不是在你一向所生活的那個壓迫和慘酷的世界了。』

『這或有討論的餘地，』維克孫咕噥着說。

『那末留在我們這裏討論一下罷。』

少年人笑着，隨着捕獲他的人進了洞。他被引到一個裏面的洞裏去，一個年輕的同志在看守着他，其餘的人都在廚房裏討論

目下的處境。

比登白希，淚滿了眼眶，主張處維克孫以死刑；我們不贊成他的提議，他始覺得十分輕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夢想得到要放走這個寡頭政治者。

『我可以告訴你們應該怎樣做，』安勒斯特說。『我們把他留在這裏，給他一種教育。』

『我可以預料用法律學啓發他，能够得着利益，』比登白希喊叫的說。

於是在笑聲中決定了我們的態度。我們把腓力普維克孫監視在洞中，用我們的倫理學和社會學教育他。但是同時我們有許多工作要做。少年人的一切痕跡必須滅掉。他從石壁滑下來的地方，留着不少痕跡。這樣的工作加在比登白希身上，他在從上面吊的一根繩子上，當天忙到晚，巧妙的把壁上的一切痕跡滅掉了。從洞口上到深谷的痕跡也沒有了。在黃昏的時候卡爾生來要維克孫的鞋子。

維克孫不願把鞋子交出來，竭力的抵抗，後來經過安勒斯特那樣馬鞋匠的力量，才屈伏了。卡爾生隨後來報告，因為鞋子小，以至腳上起了水疱并且好多處破了皮；但是他用鞋子做了極大的工作。從少年人痕跡被滅掉的地方起，卡爾生穿上了鞋子向左邊走。他走了許多里，圍着小山走，經過山背與深谷，一直走到河

床的深水地方止。這裏，他脫下鞋子，把自己的足跡藏滅了好多路，而後才穿上自己的鞋子。一星期後，維克孫拿回他的鞋子。

那天夜晚獵犬出來了，洞中人很少睡眠。第二天，以後時常的，狂吠的獵犬來到深谷，投入左邊卡爾生所布置好了的痕跡上去，牠們聲音消失在山那邊的深谷裏。全部的時間我們的人在洞中等候着，手裏拿着武器——自動的手鎗和來復鎗，以及比登白希所製造致人於死命的器械。

我已把腓利普維克孫失蹤的真情形說出來了，他在有一個時間是個寡頭政治家，後來做了革命的同志。因為結果我們感化了他。他的心是活潑而易於感動，而在天性上說他是屬於善的一方面。數月後，我們叫他騎在他父親的馬上，經過梭羅馬山到帕它魯馬河，乘載在一隻小魚船上。用着很容易的手續，從我們的地底鐵道把他偷運到卡墨爾藏身的地方。

在那裏他留了八個月，在八個月終了的時候，因為有兩個原故，他不得已的離開了我們。一個原故就是他愛上了魯意絲頓，一個就是他變成了我們當中的一個。後來他覺悟對於她的愛無希望了，才允副我們的希望，回到他父親那裏。表面上，直到他死，他是個寡頭政治家。實際上，他是我們最得力的一個密使。鐵矚時常，因為對付我們的計劃失誤而呆鈍。如果牠知道牠的人做了我們的密使，牠一會定明白一切。維克孫對於 Cause 的忠實永

未動搖過。他的死也是造因於他的忠於所事。在1947年暴風雨的時候，他因為要赴一個我們領袖的會議，得着肺炎症死了。

第二十一章

深淵中狂吼的獸

在我們長期居住在躲藏地方的時候，我們與外面一切進行的事務相接觸，並且深切的明了我們所與作戰的寡頭政治者的勢力。在這種變遷的潮流中，新的確定的制度成立了，外表與性質方面，較以前更為永久。寡頭政治者計劃了一種政治的機器，綜錯而巨大，置之於實施——又須用我們的全力，以阻礙牠的進行。

這足使許多革命家驚異。他們不以為這是可能的。然而一國的工作仍在進行。人們在礦中在田裏勞動——被壓迫與奴隸無異。至於根本的實業，每件事都是順利。那些大勞工等級中人人滿足，並且愉樂的工作。在他們的一生，他們初次的知道實業

的平安。他們再不會被鬆怠的時間；罷工與拒業，* 及工會的牽制所煩困了。他們住在舒適的房屋裏和他們自己的愉快的城鎮中——比較他們以前所住的蓬門陋室當然愉快的多多。他們有好的食物吃，工作的時間減少了，假期多了，其外還有各種的利益和享樂。至於他們不幸的兄弟姊妹們，那些不受優遇的勞工們，他們毫不顧及。一種自私的時代降到人類中來。然而這不完全是實在的。被扶助的勞工階級中，我們的密使簇聚的甚多——他們，在口腹的慾望以外，親眼看見了自由和共同利益的發射的幻形。

另外有一種機關成立了而且順利的進行，這就是雇傭軍。這個團體的軍士是由舊有的常備軍發展開來的，現在有一百萬人，殖民地的勢力還在外。雇傭軍自成一部落。他們居在他們自己的城鎮裏，實際上自己管理自己，他們有不少的權利。他們消費了巨大數目的剩餘。他們不同其餘的人民接觸或發生情感；事實上，他們發展他們自己一類的道德和是非心。然而我們有無數的密使在他們當中。

寡頭政治者自己也經過了一種非常的，料不到的發展。既是一個階級，他們也訓練着自己。他們每個人在世上有應做的工

* 譯者按：拒業是廠主緊閉廠門，拒絕授與工人工作，以為恐嚇的一種行動。

作，這種工作是被強迫去做的。他們不再是懶惰的有錢的少年人。他們的力量要用得來加重寡頭政治者的聯合勢力。他們在軍隊裏當着領袖，在實業上當着指揮的人。他們在實用的科學上佔着位置，他們當中有好多人做了工程師。他們進入了政府的機關裏，服務於殖民的事業上，還有少數人加入了秘密機關做事。他們是，我可以說，學習過教育，藝術，宗教，科學，文學的人；在這些各異的事業上，他們做着重要的工作，把全國思想的進行，模型着往造成寡頭政治者的永久性的路上走。

他們受着教育，後來他們轉而教育人，說他們所做的總是合理的。在小孩子的時代，在開始接受世界的影響的時代，他們已經吸收了貴族式的主義。貴族式的主義貫注於他們全身，變成了他們的骨，變成了他們的肉。他們把自己當着野獸的訓練者，野獸的管束者。從他們的腳下，時常的興起了革命的轟轟之聲。橫暴的死昂然的在他們當中進行；炸彈，刀子，彈炸，這一類的東西，他們以為是深淵下狂吠野獸的毒爪牙，如果世上還有人道存在，他們一定要壓倒這些野獸。他們是人道救護者，他們把自己當作英雄，為最上仁善而犧牲。

他們，既是一種階級，相信只有他們能保存着世界的文化。他們的信念是，如果他們一弱下來，那巨大的野獸一定會吞沒了他們，而一切的美術，異品，安樂，仁善都跌入於牠的中空而含

有粘液的胃裏去。沒有他們，擾亂一定主宰了世界，人道將沒落於黑暗沉沉之中，永無得見光明之日。在他們做小孩子的時候，混亂狀況的圖畫時常懸掛在他們的眼前；他們既受了這樣恐慌的教育，一生為其所囿困。因而轉過來以之教授他們的孩子。這就是他們所要踐踏在腳下的獸，貴族最高的天職就是要踐踏這樣的獸。總之，只有他們，用他們不止息的勞動和犧牲，站在柔弱的人道與貪婪的野獸當中；他們相信這樣，堅確的相信這樣。

寡頭政治者階級的最倫理的正義，我不能太多說了。這就是鐵錘的勢力，多數的同志不能速於了解，或者不願了解這個。好多人以為鐵錘所以有勢力的是因為牠的賞罰制度。這是個錯誤。在宗教狂的人看來，天堂地獄是他們熱情的主要原素：不過大多數崇奉宗教的人，他們把是非證合天堂地獄。愛好正義，希望正義，不正義即不以為快樂——總之，正義的行為，就是宗教的原素。寡頭政治者也是這樣。監獄，貶斥和降級，尊榮，宮室，奇異的城鎮，一切都是偶然。寡頭政治者最大推動的勢力，就是他們相信他們所為是合理的。不必注意牠的例外，不必注意鐵錘所被孕育的那種壓制與不公平。一切都承認了。最要之點是現在寡頭政治者的勢力，存在在牠滿足的承認牠自己的正義裏面。

因為這個原故，革命的勢力，在這二十個可怕的年頭中，完全生存在正義的觀念上。除此以外，我們不能用別的法子解說我

們犧牲與殉道。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原故麥登慕要爲着Cause，燃燒着他的靈魂唱着他臨死的歌聲。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原故赫耳博寧願死在酷刑之下而不肯背賣他的同黨。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原故安娜魯意絲領犧牲她爲人母的幸福。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原故，約翰卡爾生做了愛倫躲藏所的忠實與無報酬的保衛者。無論老或壯，男或女，貴或賤，智或愚，在一切的革命同志中，他們所以勇往直前而不退避的，無非被渴求着正義的慾望所推動啊。

但是我太軼出我談話的範圍以外了。安勒斯特和我，在我們離開躲藏的地方以先，明瞭鐵錘的勢力已發展至何種程度。被扶助的工人階級，雇傭軍，一大羣秘密機關人員，以及各種警察皆誓其忠誠於寡頭政治者。在大體上講，除掉他們的自由被消失外，他們這樣做，他們的境況要比以前好的多。反之，那一大羣無助的民衆，深淵之下的人民，沈淪於痛苦的滿足裏，以至麻木無知。一遇有強健的無產階級在稱述他們勢力的時候，他們就被寡頭政治者引開，給與他優越的境遇，叫他們做被扶助的勞工之一，或者加入雇傭軍。這樣不滿足的事就會平靜，而無產階級被奪去了他們天然的領袖。

深淵下人民的情形可憐的。他們所受的平民學校教育現在停息了。他們住在污濁的房子裏如禽獸無異，在凌辱與痛苦中轉輾。他們以前所有的自由都消失。他們是勞工奴隸。他們無權利

選擇他們的工作。他們也沒有權利從此處遷移到彼處，更無權利攜帶武器。他們不是像農人那樣做着田奴。他們是機器奴隸，是勞工奴隸。當一種非常事件需要他們時，例如建築官路，航空線，運河，隧道，堡壘，當局就往各勞工家裏徵集，萬千的奴隸，不論他們願不願，被運到工作的地方去。現在有無計數的人在建築狄斯，他們住在破敗的營舍中，在這裏家庭生活永不會存在，在這裏獸性代替了禮法。實在說，在這種工人房子中，生存着寡頭政治家極所恐懼的深淵下狂吼的野獸——這是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啊。

現在話又傳開來說是要徵集工人建築亞斯葛得，這個奇異的城鎮要剛在完工的亞狄斯遠勝百倍。* 我們革命家也要進行那樣的大工程，但不是要那些可憐的工奴做。那個壯麗城鎮的牆壁，望樓，尖塔將在唱歌的聲音中築起，在裏面所揮動的不是嘆息和怨尤，乃是音樂和笑聲。

安勒斯特瘋狂的不耐煩的想要出去工作，因為我們不幸的第一次革命，成熟的太快。但以後在芝加哥騷亂的事件上失敗

*原註：亞狄斯在1942 A.D. 辦完工，亞斯葛得一直到1984 A.D. 才完工。建築了五十

二年，在這時期中常川的雇用着五十萬工奴。有的時候，竟超過到一百萬

——除掉千百個勞工階級及藝術家不等。

了。然而他的靈魂仍然保持着容忍。在他感受痛苦的時期，有一位因事從意里挪亞州來哈得雷，叫他變成了另一人。他腦中旋轉着極大的計劃，要把有學問的無產階級者組織起來。要為深淵下的人民保持着初步的教育——這一切，自然，在第一次革命的時侯失敗了。

一直到 1917 正月，我們才離了躲藏的地方。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立刻的做了鐵踵計劃中的挑撥的密使。我當作安勒斯特的妹妹。內部握着大權的寡頭政治者及我們同志們為我們預備好了這樣的位置，我們據有了一切重要的文件。有了內部的助益，這並不困難，因為在這種秘密服務的如塵影的世界中，人物的證實好像煙霧的渺茫。工作人員如鬼魅般的來來去去，他們服從命令，盡他們的職務，照着線索行事，對着他們向來沒有看見過的長官報告情形，同他們向來沒有共過事的或者以後再不會共事的人員合作。

第二十二章

芝加哥的騷亂

做了鐵踵的挑撥的密使，我們不但能遊歷好多地方，而且我們的工作叫我們跟無產階級和我們的同志有深切的接觸。這樣我們同時在兩個營壘裏，表面上為鐵踵服務，而秘密的仍竭我們全力盡忠於Cause。有許多我們的人在寡頭政治者各種秘密機關裏做事，雖然經過了嚴密的改組，他們總不能把我們全數都去掉。

安勒斯特是最出力計劃第一次革命的人，日期大約定在1918年初春。在1917年冬季我們並沒有準備好；還有許多事情要做，革命既然事先爆發了，自然是注定了要失敗的。各種必需的計劃當然是可怕的綜錯，如果未成熟的做出來，一定是破壞全局。鐵踵先見及此，所以運用對敵的策略。

我們的計劃是要首先毀壞寡頭政治者的聯絡機關、寡頭政治者還記得普遍罷工時候的事，所以預防電報生的背叛起見，把管理無線電台的權授與雇傭軍。我們當然是針鋒相對的做去。信號一發出，各地的躲藏所，以及各城鎮堡壘的獻身於革命的同志們，一齊出來把無線電台炸毀。這樣鐵錘受着第一次的猛擊被打倒在地，而實際上節節支解，一點不能動彈。

同時，別的同志開始去炸毀橋樑隧道，割斷鐵道的全部聯絡。另外分配其他的同志們，一聽見信號，前去攔捕雇傭軍及警察的官長，以及那些有特殊才能或居在行政地位的寡頭政治者。這樣那些敵人當中的領袖們就可以從各處不可免的血戰戰場中排除掉了。

信號一發出，同時所要進行的事太多。加拿大與墨西哥的愛國的志士，他們勢力之強為鐵錘所未曾夢及，也要加增我們的戰鬥力。又有同志們（這多是女子們，因為各處的男子太忙了）把我們在秘密印刷所印好了的布告粘貼各處。我們當中為鐵錘服務的高級人員，馬上開始在我們所管理的各部中擾亂秘密機關的進行，使之混亂無狀。雇傭軍中我們的同志有數百千人。他們的工作是炸毀軍火房，毀壞一切戰術上的利器。在雇傭軍和被扶助的勞工們的城鎮中，同樣的割裂狀態也須同時進行着。

總之，一種突然的，巨大的，使人人震驚的猛擊將須發生。在

僵臥的寡頭政治家還未能恢復原狀之先，牠的結局業已臨到。這是一個可怕的時間，也許損失巨數的生命，但是沒有一個革命家懷疑這件事。而且，照我們的計劃，我們還依賴那些深淵下沒有組織的人民。他們是要被釋放出來，走到他們主人的宮室和城鎮裏去。不必注意生命和財產的毀滅。讓這些深淵下的野獸狂吠，讓他們去殺戮警察和雇傭軍。無論如何他們是要狂吠的，無論如何警察和雇傭軍是要被殺的。這些互相殺害的危險在我們看來是無妨害的。同時我們還要做自己的工作，大部份都是毫無阻礙的進行；我們要管理社會的一切機關。

這就是我們的計劃，一切詳細的事情都要在秘密中進行；日子漸近，同志們知道這計劃的也就漸多。這是最危險的一點，因為這樣一來很可與人以圖謀我們的機會。鐵錘從牠的偵探機關風聞着這次的革命，所以正預備着重新教授我們一課血的功課。芝加哥是牠所選定教授的地方，我們當然是痛快的被教訓了。

芝加哥是最成熟的一個城——在昔時芝加哥是一座血城，現在又要重新恢復這個名詞。這裏革命的精神甚為強烈。在資本主義時代，罷工的事件層出不窮，但是終於痛苦的被壓抑了。連那些優遇的勞工階級對於革命也生氣勃勃。在以前罷工的時候，頭顱被打破的實在太多。雖然他們現在處於優惠的情況之下，他們對於統治階級的痛惡，仍未死去。這種精神傳染到雇傭軍身

上，特別的有三團人預備全體的加入我們這邊。

支加哥一向是勞資階級衝突的風潮中心，在這城裏街戰和橫暴的死是常有的事。在這城裏，有階級覺悟的資本家組織，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組織。在昔時，學校教員也成立了工會。同搬運灰瓦工人及砌磚匠都加入了美國工團協會。此次支加哥成了未成熟的第一次革命的風潮中心。

事實的發生是由鐵錘先開端的。這一次做得太有機智了。全城的人民，優遇的勞工階級也在內，都受着牠的橫虐的待遇。以前所允許的話以及平時所訂的契約均破壞無餘，有小過失的人均受着猛烈的刑罰。深淵下的人民感受痛苦的甚至漠然不靈。老實說，鐵錘是在準備着叫深淵下的野獸狂吠。鐵錘在支加哥佈置着各種預防的手段，同時牠又做出不可思議的失於小心的事情來。留在城中雇傭軍秩序甚為鬆懈，有許多團的軍隊被抽調到全國的各處去。

這事的實行並沒有費多少時候——只數星期。我們革命中人對於這事的情形只聽得一點模糊的謠傳，但是毫不得知一點實際，其實，我們以為我們對於這種革命的自願的精神須加以謹慎的抑制，從來就沒有夢及這是深思遠慮的製造出來的——從鐵錘的內幕中人這樣秘密的製造成功，甚至我們一點影子也沒有。這種反動的行爲巧妙的計劃出來，而且巧妙的實行了。

這時我正在紐約，得着命令叫我立刻首途到芝加哥去。把命令給我看的是一個寡頭政治家，這是我從他的說話中聽出來的，雖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沒有見着他的臉，他的訓令太清楚了，不容我有所誤會。在文字上我明白的看出來我們的計劃已被發覺了，我們已被人反攻了。火藥的光一閃，炸聲即便立起，鐵錘的無限數密使，連我也在內，在芝加哥的或者被調進去的，就是爲要供給這樣的火光。我敢誇口說，在那個寡頭政治家敏銳的眼光之下，我保持着我的常態，但是我的心在瘋狂的跳動。在他那最後的，冷血的訓令發出之先，我簡直要尖聲呼喊，用我的兩隻手勒着他的咽喉。

他一走，我就計算着時間。我只有極少的時間停留，若能在我未上火車之先，會見一二當地的領袖，那是極幸運的事了。防衛着我自己使不至爲人所追騷，我匆促的走到救急病院。很僥倖我立刻遇見了加爾文同志，外科主任，我馬上把消息報告他，他止住我不要說。

『我已經知道了，』他沉靜的說，雖然他的眼睛閃着光。『我知道你來的原因。十五分鐘前我得到了消息，我已經傳遞出去了。我們一定要設法叫此地同志安靜。芝加哥是要被犧牲的，但是只讓芝加哥這樣罷。』

『你會設法把消息傳到芝加哥去麼？』我問。

他搖頭。『沒有電線的交通。芝加哥已被嚴密的閉住了。那裏要成爲地獄。』

他停止了一會，他兩隻白手緊緊握著。於是他突然的說：

『天啦！我希望我是在那裏！』

『如果火車不誤事。』我說，『我能按時候趕到那裏，那末就有一個機會使牠停止。或者服務在祕密機關的別個同志知道了這個消息，也許能按時候趕到那裏。』

『你在內幕中這一次也不留心了，』他說。

我謙卑的點頭。

『這是很祕密，』我回答說。『一直到今天只有內幕中的領袖才知道。我們還未能參加他們最高級會議，所以我們只好站在黑暗中。我極望安勒斯特能夠在這裏。也許他現在是在芝加哥，那末一切就好辦了。』

加爾文搖頭。『我聽到他的最後消息說他已被差到波斯頓或者是新海文去了。爲敵人做着密使一定阻礙他不少事情，但是這總比較住在躲藏的地方要好些。』

我準備走，他握住我的手。

『放心大膽，』是他臨別的話。『第一次革命失敗了又怎樣？還有第二次哩，那時我們一定要聰明些。再見，願幸福與你同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再會看見你。那裏是一個地獄，我寧願削去我十

年生命使你在這裏有好的機遇。』

火車夜晚六時離開紐約。預計次晨七時可以到芝加哥。但是夜裏誤了鐘點。我們是在另一列車後面駛行。在衆旅客中有哈特門同志與我同車，他同我一樣也是在鐵道秘密機關服務。是他告訴我前面還有一列車。這一列車是特別開駛的，雖然裏面沒有旅客。爲的是如果有人要炸毀火車，我們的車不至於遭險。因此裏面只有幾個人。

『我們車上一定有大人物在裏面，』哈特門說『我看見了有一輛私人的車子在後面。』

第一次換機頭的時候，夜已漸深，我走下月臺呼吸新鮮空氣，同時想打聽一點消息。在私人車子窗戶裏我瞥見了三個所認識的人。哈特門的話不錯。有一個是愛爾騰道夫將軍；其餘兩個是梅生和萬德保，寡頭政治者秘密機關內幕的主要人物。

人聲沈寂，月色光明，我心中煩擾不寧，不能入睡。五時即披衣下床。

我問盥浴室的侍女火車遲誤了幾點鐘，她說兩個鐘頭。她是個黑白兩種所生的女子，她的臉瘦弱，兩眼之下現出圈紋，眼中潤溼，似爲極大恐怖所支配。

『你怎樣了？』我問。

『沒有什麼，女士，我想我是沒有睡得好，』是她的回答。

我仔細的看著她，用我們當中的暗號給她看。她回應了，我知道她也是同志之一。

『芝加哥將要發生可怕的事，』她說。『我們前面是一列假車。是那一系列車和許多兵車使我們誤時。』

『兵車？』我問。

她點頭。『鐵道上全是這些車。我們一夜都打牠們旁邊經過。牠們是往芝加哥去的。』

『我有一個戀人在芝加哥，』她刮白似的往下說。『他也是我們的同志，是在雇傭軍裏，我爲他懼怕。』

可憐的女子。她的戀人是在那三團不忠實的雇傭軍裏。

哈特門同我在飯車上進早餐，我勉強我自己吃下去。密雲佈遍，火車在死灰色的天空中似含怒的雷聲向前衝進。伺候我們的黑人也知道可怕的事情就在臨頭。沮喪的態度重壓在他們身上。他們天真的愉快已經離開了他們；他們心不在焉的作事，在車的一頭靠近廚房邊他們輕輕彼此聚談。哈特門對於這種情形表示失望。

『我們能做什麼呢？』他這樣的問了不下二十次，同時鑿着屏。

他用手指着窗外。『看，一切都準備好了。如果他們在離城三十里路的地方即停止不進，或者還有點希望。』

他是指着軌道上兵車而說的。兵士們正在軌道外的地上做

他們的早飯，在我們不稍減速度的往前衝進的時候，他們驚異的
看着我們。

我們進了支加哥，一切都是安靜的。這顯明是什麼事也沒有
發生。在郭外，賣早報的上了車。報上什麼也沒有。在普通人不過
僅看着字句的表面，然而善讀的人讀入字裏行間，所得的消息實
在不少。報紙的每行都可以看見鐵錘高妙的手段。報上表示着寡
頭政治者兵甲之弱。自然這不是確定的說出來。不過使讀者覺得
是這樣，手腕誠為高巧。至於小說，十月廿七號那天早報所登載
的，算是一篇傑作。

沒有本地消息。這是一種巧妙的工作。牠把支加哥隱匿在神
秘裏面。叫支加哥大多數的讀者猜想以為寡頭政治者不敢說出
本地消息。報上不實在的登載着各地發生了背叛的消息，並且說
政府已採取相當的懲罰手段。報上說有許多無線電台被炸毀，凡
能偵查出來犯罪者的人政府當與以重賞。其實無線電台並沒有
被炸倒的。好多與革命家所計劃的相同的兇暴舉動也登載了出
來。雖然許多詳細情形說得有點錯誤，然其主要目的是要給與在
支加哥同志們的心理上一種印象，以為革命已在開始爆發了。那
些不知道內情的人，當然不能逃出各地革命已經成熟而正在爆
發的，這樣似確實而非確實的感覺。

報上又說在加利弗利亞的雇傭軍，他們背叛的情形甚為嚴

重，已有六個人被遣散，他們和他們的家庭從他們所住的地方被逐出，仍回到他們卑陋的住所去。其實加利弗利亞的軍隊是鐵匪最忠實的軍隊呀！然而芝加哥，與其餘的世界隔絕，怎麼會知道這些呢？又有一個專電說在紐約城的人民起了暴動，被優遇的勞工階級也加入了，並且說（這當然是一句謊話）他們已握住了各種機關。

寡頭政治家既然在報紙上這樣的做出來，他們也照樣的用了無數別的方法做出來。這些事情我們隨後知道了。譬如說寡頭政治者在前半夜時時刻刻把從電報上所得來的消息，故意的洩漏到革命家的耳中。

『我想鐵匪在這次事件上無須要我們出力了，』哈特門說。把他所讀的報紙放下來，當車子停在中車站的時候，『他們空費些時候差我們到這裏來。他們的計劃實行的出於他們意料之外的完備。地獄隨時可以開門。』

我們下了車，他轉過身看着車子。

『我是這樣想，』他咕噥着。『果真不錯，賣報的走上車子的時候，他們把一輛私人的車子丟下了。』

哈特門失望似的神氣沮喪。我設法使他振作，但是他不理會我，並且忽然很匆忙的說話，用極低的聲音，在我們走過月台的時候。起先我不懂得他說什麼。

『我本來拿不定，』他說，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注意了好幾個星期，我還是拿不定。請留心努爾頓。我懷疑他。他知道許多我們躲藏的地方。我們有數百人的性命捏在他手中，我以為他是個叛黨的。這是我心裏最重大的一個感覺。前不久，我看出了他的改變。他或者已經把我們賣了，或者正要賣我們，這總是個危險。我差不多確切的相信了。我不再把我的懷疑告訴一個人，但是，無論如何，我想我不會生離芝加哥。注意努爾頓。用計捉着他。探出究竟來。此外我不知道別的。這不過是我的一種直覺，然而直到現在我得不到一點線索。』我們正走上側道。『記着，』哈特門懇切的收束說。『注意努爾頓。』

哈特門的話不錯。一個月還沒有到，努爾頓因為背叛的事喪失了他的性命。他在彌爾華基被同志們正式的鎗決了。

街上一切都是安靜的——太安靜了。芝加哥全城是死了。沒有做生意的轟鬧之聲。街上一輛馬車也沒有。地面或空中的車輛都已停止駛行。只不過偶然的，在側道上，有幾個行道的人。他們絕不停滯，匆忙的向前行，同時在他們動作上有一種奇異的躊躇，好像街上的房子向他們身上傾覆，或者是那些側道在他們腳下沉落，也許是要飛到空中去。有些小孩子散在各處嬉戲，在他們的眼睛中有一種壓伏的急切，希望遇見奇異與激動的事情發生。

遠遠的在南方傳來了一陣遲鈍的爆炸之聲。僅此而已。嬉戲的小孩子驚起來了，像小鹿似的注意的聽着。後來又寂靜下來。房子的門都關了：店鋪的百葉窗也緊閉着。但是街上警察和防兵甚多，雇傭軍巡邏的汽車不時的從街上迅速的飛過。

哈特門和我商議，現在往當地秘密機關領袖處報到，已是無益。我們知道從隨後所發生的事情上看來，我們不報到有可以原諒的地方。所以我們立刻往南方走，要到工人所住的地方去，希望與一些同志們接觸。太遲了！我們知道。但是我們不能站在那死色的寂靜的街上一點事不做。安勒斯特那裏去了？我甚驚異。在被優遇的勞工階級和雇傭軍的城鎮的地方有什麼事發生了？在堡壘裏又發生了什麼？

好像回答我們似的一陣巨大的尖呼聲音起來了，因為距離的遠聽不清楚，炸裂的響聲按時的應和着。

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們看見在牧畜場那一邊，天上升起了一個龐大的煙柱。在第二個十字路口有幾個同樣的煙柱在西邊直升天際。在雇傭軍的城堡上面，我們看見一個戰時氣球在空中破裂，殘餘的火燄往地下墜。對於那空中慘劇，我們一點線索也沒有。我們不能決定上面所載的，究竟是我們的敵人，抑或是我們同志。一種模糊的聲音傳到我們耳鼓，好像在很遠的地方有一口騰沸的大鍋在發泡沫，哈特門說這是機關鎗和自動來復槍的

聲音。

我們仍然向前寂靜的走着。在我們四圍沒有什麼事情發生，警察和汽車巡邏隊走過去了，有一次有六輛救火機過去了，顯明的是從失火的地方回轉去。汽車上一個官長向救火手問了一句，我們聽見一個人喊叫的回答說：『沒有水！他們把自來水總管炸毀了！』

『我們把水源破壞了，』哈特門激動似的對我喊叫着說。『既然我們能够用這一類未成熟的孤立的法子做這一切的事情，那末用一種具體的成熟的方法在各地，我們那一樣事情不能做？』

那一輛載着問話的官長的汽車向前開駛。忽然之間有一種震人耳鼓的吼聲發生。汽車和人在煙火瀰漫之中直立起來，隨後就是一堆殘餘和死人。

哈特門喜樂極了。『做得好！做得好！』他輕輕的說而又說。『無產階級今日得了一個教訓，但是牠也給與了一個教訓。』

警察連忙趕到那個地方。別的一輛巡邏車停住了。我自己迷惑的很。這一件突然的事情簡直使人失其知覺。這怎樣發生的呢？我不知道怎樣，然而我親眼看見了。在剎時之間我迷惑住了，未曾覺悟到是要被警察擒獲的。我猝然看見一個警察要向哈特門放槍。但是哈特門冷靜的說出正當的口令。『舉槍的躊躇了一會，把手放下，發出嫌惡的聲音。他甚為發怒，在咒詛秘密服務人

員。他儘着這樣確認的說，於是哈特門擺起秘密服務人員的架子來，告訴他這是警察一方面的笨拙。

隨後我知道這是怎樣發生的，一羣人圍着失事的車子，有兩個人正在把那個受傷的官長抬到別的一輛汽車上。一種恐懼忽然擒奪了個個人，他們分散在各處，驚慌的亂跑，那個受傷的官長，被人隨便的放在車子上，留在後面沒人理會。站在我旁邊那個咒詛的警察也跑起來了，哈特門同我也跑。但是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原故，不過是爲同樣的可怕的驚恐所圍困。急於離開那個地方罷了。

實在，沒有什麼事發生。跑走的人又膽怯似的走回來，這時他們的眼睛向着那屹立街的兩邊，如深谷石壁似的，高大而多窗的房屋看去。從這不可計算的窗戶之一，是炸彈放出來的地方，但是從那一個呢？沒有第二個炸彈了，只有這一次的恐懼。

因此，我們極注意的看着那些窗戶。每個窗戶都含着死的可能性。每座房屋是一個可能的埋伏。這就是在現代大城鎮裏的戰爭。每條街道是一個深谷，每所房屋是一座山。我們還沒有完全從原始人改變過來，雖然有戰爭的汽車在街上來往。

轉過一個街角，我們看見了一個婦人。她臥在鋪砌的道路上，在血泊中，哈特門屈身查驗了一下。至於我，我差不多染了致命的病痛。那一天我看見不少死人，但是這一切的殺戮並不能像

這個臥在我的腳下被人遺棄的屍身，感動我之深。『彈子射在胸部，』是哈特門的報告。抱在她臂中的，如抱小孩一樣，是一束印刷品。就是在死後，她似乎不願丟棄那個致她死命的東西；因為哈特門把這一束東西拿出來看時，却是大張的印刷品，革命家的宣言。

『一位同志，』我說。

哈特門在咒咀鐵錘，我們仍向前進行。我們時時被警察和巡邏隊喝住了，但是我們的口令，叫我們能夠向前。窗戶裏再沒有炸彈拋出來了，最後在街上行走的人似乎完全絕迹，這樣的靜寂加增了我們虔敬的心思；遠處大鍋的騰沸聲仍在繼續，在各方有遲鈍的爆炸的吼聲，烟柱裊升天際，顯示不吉之兆。

第二十三章

深淵下的人民

情勢忽然轉變了。一種奮興的刺激流動在空氣之中。瀛車飛過了，兩隻，三隻，一打，車上的人大聲給與了我們警告。有一輛汽車用極高的速度飛過了幾家門面，一轉瞬間在牠的後面，鋪砌的道路被炸彈裂成了一個大洞。十字路口的警察不見了，我們知道可怕的事情已在發生。並且可以聽見有呼喊的聲音。

『我們勇敢的同志們來了，』哈特門說。

我們可以看見他們行列的前鋒塞滿在遠處的街道上，他們的前面有一輛戰時汽車向我們這方疾駛而來。停在我們比肩的地方。有一個兵跳下了車，手裏極小心的拿着一樣東西。用同樣的小心，他把這東西放在道旁的水溝裏。後來他跳回座位，汽車開行了，在一個街角轉灣，消失不見。哈特門跑到水溝那裏，俯身

下去。

『往後站，』他警告我。

我看見他的手疾速的在工作。回到我面前的時候，他額上被滿了汗。

『我把牠解開了，』他說，『正在緊要關頭。那個兵真呆笨。他是算計我們同志的，但是他沒有把時間弄準確，事先就得爆炸。然而現在再也不會爆炸了。』

事情發生的快極。在街的那一邊，離我們不遠的一座房子最高層，有人在窺視。我正指給哈特門看時，在人頭窺視的地方，一片火焰與烟瀰漫着房子的外面，爆炸的聲音震動着空氣。那座房子有好些處所石頭做的表面已被轟去了，只剩有鐵的架子。一剎那間，同樣的一片火焰與烟轟擊着這一邊房子的表面。在爆炸聲中，我們可以聽見自動手鎗和來福鎗的響震。這樣的半空中的戰爭繼續了數分鐘，隨後又沉寂了。這是極顯明的，他們的同志是在一座房子裏，雇傭軍是在另一座房子裏，他們隔街而戰。但是我們不能指出那個是那個——那座房子是我們的同志，那座房子是雇傭軍。

這個時候，街上的行列差不多已在我們眼前。前鋒經過了交戰房子的底下，兩邊又重新動作起來——一邊向街上擲放炸彈，但為另一邊所攻擊而施行反攻。這樣我們知道那一座房子是我

們同志所佔據的，他們手段很好，保護街上的人不受炸彈的襲擊。

哈特門握着我的膀子，把我拽到一個廣闊的大門入口處。

『他們不是我們同志，』他向我的耳邊這樣的喊着。大門內面的入口關鎖起來了。我們不能逃脫。一剎那間行列的前鋒走到了。這不是行列，是一羣暴民，如可怕的潮水湧在街上，深淵底下的人民，爲飢渴爲人們所待遇他們的算誤而瘋狂了，終於從深淵底下爬起，呼喊著要流他們主人的血。我以前曾經看見過這些深淵底下的人民，到過他們的窠窟，以爲知道了他們的情況；但是現在我才第一次看見他們的真像。呆笨無情感的狀態消除了。現在是炸藥了——一種恐怖的迷人景像。忿怒的潮水湧過我的視線，狂嘯怒吼，沉醉於規奪的麥酒之中，沉醉於飲恨之中，沉醉於血的渴望之中——男子，女子，小孩子，襤褸破敗，人的善性一概塗抹殺了，惡魔的凶悍殘酷輸貫在他們的全身，他們是猿猴，他們是猛虎，他們的血脈枯竭，他們是困苦連帶鬚的禽獸，他們面無血色，因爲吃人的社會把他們人生的紫汁吸取淨盡，他們因爲生理上的粗陋惡濁變成醜態不堪，他們當中有乾癯的老醜婦人，他們當中有骷髏似的長鬚的人，有身上潰爛的少年，有肢體殘廢的老者，疾病的蹂躪，年久的失養，把他們弄得這樣鳩形鵠面，目不忍觀——這是人生末途，尖呼狂怒的惡魔的一羣。

然而何以不這樣呢？深淵底下的人民除掉不幸及苦痛的生

活，沒有什麼可損失的。他們得着什麼呢？——沒有，只有最後的可怕的復仇的滿足。我看的時候，一種思想進入我的腦中，在這人類鎔石的湧潮裏一定有我們的同志和英雄，他們的使命是激起深淵底下的人民，而使與敵人對抗。

現在，有一件奇異的事發生在我身上。我遽然的變形了。死的恐怖，為我自己或為他人，離開了我。我很卓越的做了另一人生的另一人。於我沒有什麼事是重要的了。這時，Cause從我身上消失了，但是明天仍必恢復到我身上來，一種新潔而燃燒的 Cause。在這以後的數句鐘恐怖的喧鬧內，我懷着沈靜不動的興趣。死不能算什麼，生也不能算什麼。我是在這次事件中一個懷着興趣的目擊者，有時為牠所帶動，也變了一個奇特的參與者。因為我的心已跳躍到星空，抓住了一種不動情感超越價值的價值。如果不是這樣做，我知道我必得早已死去。

在暴徒接續的走過了半里長的光景，我們被發現了。一個鵝衣百結，兩頰深凹，眼珠閃爍的婦人瞥見了哈特門和我。她發出尖呼，向我們撲來。有一部分暴徒離開了大隊擁在她的後面。在現在寫這幾句話的時候，我還可以看見她的那樣態度，她纏結的灰色頭髮在空中飛舞，受傷的血從額上滴下，右手拿着一柄小斧，枯瘠而滿着皺紋的左手，如鷹爪一般，在空氣中拘攀似的抓動。哈特門跳在我的前面。沒有時間可以解釋。我們身上穿的很好，這

足够了。他的拳頭放出來了，對着她發光的兩眼當中打去。她倒在後面人的身上，重復跳向前，昏眩而無助的，她飛舞的小斧柔弱的擊在哈特門的肩頭。

以後什麼事發生了我不知道。我被暴徒所制勝了。呼喊，詛咒充滿了我的周圍。拳頭飛落在我的身上。無數的手在撕毀我的肉和我的衣服。我覺得我已經被裂為好多片數。我被人壓擠在地下，悶死了。有一隻強固的手在重壓之中抓着我的肩頭，猛烈的在拖拽。在痛苦與緊壓之中我暈過去了。哈特門永沒有從那個入口處出來。他保護了我，先受了凶猛的攻擊。這樣就救了我的命，因為暴徒擁擠的太密了，只能用手撕扯我。

我進入兇猛的動作之中。周圍左右都是同樣的動作。我被巨大的潮流所捲，把我飄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新鮮的空氣拂在我的頰上，甜蜜的吸入我的肺管。昏眩而暈悶，我模糊的覺到有一隻強健的手膀，圍住我兩膀以下的身段，半舉半拽的向前進行。我的肢體微弱的助着自己。在我的前面，我可以看見一個人的長衣在擺動。衣當中的一條縫從上到下裂開了，在穿那件衣服的人每次進行中，衣的裂縫很合韻拉的開闔着。這種現象惑亂了我一些時，我的知覺逐漸的恢復過來。後來我感覺着兩頰和鼻子的劇痛，血流在我的臉上。我的帽子不見了。我的頭髮散亂飄舞，因為頭皮的劇痛，我又憶到在門口羣衆中抓住我頭髮的那隻手。

我的胸和臂被擊傷了，無數的地方在發痛。

我的腦有點清爽了，在跑的時候，我轉過看看握住我的那個人，就是他把我拽出來救了我。他注意我的動作。

『現在好了！』他粗聲的喊着說。『我立刻認出來是你。』

我認不出他是誰，我還沒有來得及說話，覺得踏着一件活的東西，在我腳下蠕動。我被後面的人擁着向前，不能往下看，然而我知道這是一個倒下來的婦人，將要被後來的人踏成肉泥。

『現在好了！』他復說着。『我是加斯維特。』

他蓄着鬍鬚，瘦弱而醜陋；我才記得他是一個勇敢的少年，在三年以前曾在我們的愛倫躲藏的地方住了幾個月。他把鐵櫃秘密機關的暗號說給我聽，表明他也是其中服務的一人。

『一有機會，我當把你帶出去。』他告訴我。『但是留心你的步履。爲你的性命起見，不要失足跌下去。』

一切事情在那一天都是猝然的發生，因爲這樣的猝然，暴民自己障礙了自己。我與前面的一個高大的婦人，猛烈的撞着了（那個穿裂縫長衣的人已不見了），而那些在我後面的人也撞着我。惡魔似的喧囂主宰了空氣，——呼號，咒詛，以及死的呼聲，而蓋過一切以上的是機關鎗的響震和來福鎗的拍拍聲。之先，我什麼也辨別不出。人在我的左右倒下。前面的婦人打了一個回旋，倒下來了。她的兩手癡狂的握住她的下腹。一個男子在我的腿下

顫動掙扎着死。

現在我們已站在行列的前面。半里路長的羣衆不見了——到那裏去了，或者是怎樣不見了，我不知道。就是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被可怕的鎗炮掃盡了，或者分散開來而片片的被毀滅了，也許是逃跑了。然而現在我們已站在行列的前面，急流的炮彈正在結束我們的性命。

死亡疏鬆了我們的行列，同時加斯維特，仍抓着我的臂，領着一大羣未死的人，衝進一所公署廣大的入口處。在這裏，我們前面爲緊閉的門所阻，後面被一羣心悸氣喘的人所壓。好久的時候我們立在那裏不能移動足步。

『我做得太好了，』加斯維特向我悲嘆的說。『我們走到一個陷阱。在街上我們還有萬一的機會，但是在這裏我們一點機會也沒有。我們什麼都完了，只有我們的呼喊聲。革命萬歲！』

於是，他所預料的開始了。雇傭軍毫不讓步的在屠殺。之先，在我的後面的人緊壓的厲害，但是屠殺的進行，使我們逐漸的輕鬆。死的，將死的倒在地上，空出了地方。加斯維特向我耳中叫喊，但是在可怕喧嚷的聲音之中，我辨別不出他說些什麼。他一分也不停滯。他抓住我，把我放倒在地上，即刻他拖着一個將死的婦人放在我的身上，並且竭力的推擠，蠕伏在我的身邊，一半蓋着我。死的和將死的開始堆集在我們的身上，變成了一個土

坡。在土坡的上面，那些活着的在爬動，哀呼。但是不久，這些也停息了，沉於半靜寂的狀況；呻吟，嗚咽，局死的聲音，偶爾的衝破這樣靜寂。

若沒有加斯維特我一定會被壓碎了。就是這樣，這似乎是不可相信我忍受這樣的重量而能生存。然而，除掉痛苦之外，我所有惟一的感覺就是好奇。結局將怎樣呢？死是何等的情形呢？我在支加哥屠宰場這樣受着紅色的洗禮。在這事以先，死在我是一種理論；但這以後，死不過是一個簡單事實，有什麼要緊，這是如此的容易。

但是雇傭軍仍不滿足於他們所做的。他們攻擊着入口的地方，殺戮那些受傷的，搜尋像我們這樣情形的人。我記得他們從一堆人裏拽出一個男子，他鄙賤的哀求，他們用手鎗結果了他。一個婦人從一堆的人中攻擊他們，狂吠的放射鎗彈。她放了六響，他們才把她拿住，她傷害了人沒有我們不知道。每個短促時間，這樣的騷動發生了，一陣手鎗聲之後，即行停息。在騷動未起之間，我們可以聽見兵士一面在死骸中嚴搜，一面在談話咒詛他們的官長催促他們迅速的做。

後來他們到了我們這一堆，在他們拽走死者受傷者的時候，我們覺得壓力減輕。加斯維特開始喊出暗號。起先他們沒有聽見。於是他提高他的聲音。

『聽着那裏，』我們聽見一個兵士說。後來又聽見一個官長尖利的聲音。『注意那裏！走的時候留心！』

啊，從死人堆中找出來的第一次呼吸！加斯維特首先說話。但是我被迫的受了一種簡單的攷驗，證明是服務於鐵錘的。

『是挑撥的密使不錯，』官長這樣的結束說。他是一個無鬚鬚的少年，人顯明是某寡頭政治家家庭裏的一個陸軍學生。

『這一碗飯真不好吃，』加斯維特忿忿的說。『我想辭職到軍隊裏去。你們這種生活倒不錯。』

『你剛碰上了機會，』是少年軍官的回答。『我還有點勢力，看能不能代你設法。我可以告訴他們怎樣遇着你的。』

他把加斯維特的名字和號數寫下來了，後來轉過來對着我。

『你呢？』

『啊，我要結婚了，』我輕輕的回答說。『以後我要完全脫離這職務。』

我們在談話，屠殺受傷的人的事仍在進行。我現在回想到那時的事，好像是個夢；然而，在那個時代這是世上極自然的舉動，毫不足奇。加斯維特同這位少年軍官墜入於密切的談話之中，他們談到近代的戰術和現在的街戰及各城鎮所發生極高屋頂的戰爭的異點。我注意的聽着他們，同時整理我的頭髮，並且用針縫好扯破的裙子。屠殺受傷的人的事仍在進行。有時鑼聲掩住了他

們的聲音，只得把各人的話複說一遍。

我在這支加哥的暴亂中住了三天，除掉屠殺深淵底下的人民及高屋頂的半空中戰爭之外，什麼也看不見，這可見當時殺戮之殘與其範圍之大了。我沒有看見同志們做出什麼英勇的舉動，我可以聽見他們地雷及炸彈的爆裂聲，可以看見他們大火的墮，只此而已。我看見了他們空中大戰的一幕，那就是同志們的氣球攻擊着防壘。這是在二天。防壘中三團投降我們的軍隊悉被殲滅無餘。防壘中全是敵人的雇傭軍，風向甚利，我們的氣球從城中一個官署裏升在天空。

比登白希自他離去愛倫躲藏所後，發明了一種最有力量的炸彈——他稱之爲『Expedite』。這就是氣球中所用的武器。球裏面裝着熱氣，形狀笨拙而且是匆忙時做成功的，但是牠們做了一番事業。我在一個官署的屋頂上看見了一切。第一隻氣球未曾擊中防壘，失落到鄉間去了；後來我們知道了牠的消息。由拍通和俄蘇利樊兩位同志駕駛着。他們下降的時候，正俯臨一列飛往支加哥的兵車。他們把所有的 Expedite 擲向車上。損傷的結果致使交通斷絕了好幾天。氣球因爲重量驟輕，直射向天際有六里路高，後來才漸漸降下，兩位英雄都安然無恙。

第二隻氣球失敗了。飛駛不靈便。飛的過於低下，在未達到防壘以前已經被射成無數洞眼。由赫福和斯納斯駕駛着，他們

落在地上打成粉碎。比登白希失望了——這些都是我們後來聽見的一他一個人上了第三隻氣球。他也飛行的極低，但是他很幸運，因為敵人未能射破他的球。我現在尚能想像那個時候看見他的氣球從一座極高的屋頂升起——一隻脹大了的袋子在空中拖拉，如點大的人附在下面。我看不見防壘，不過據同我在一個屋頂上的人說，他正飛到防壘上面。我也沒有看見他擲放Expedite但是我看見氣球躍到空中去了。霎時間爆炸的烟柱直射天上，我聽見吼叫的聲音。溫和的比登白希炸毀了防壘。另有兩隻氣球隨着同時升起。有一隻在空中被射成粉碎，裏面的炸藥爆發，震壞了第二個氣球，使之墜落在殘餘的防壘上。雖然駕的人犧牲了他們的性命，然而完成了比登白希氣球的未竟之功。

再回說到深淵底下的人民。我的經驗被限制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怒號，他們在城中舉行殺戮，毀壞財產，他們轉而又被雇傭軍所殺戮；但是他們沒有一次能夠達到城西寡頭政治家所住的處所。寡頭政治家嚴密的防護了他們自己。不論城中怎樣的被毀滅，他們的妻兒總可以逃離損傷。我聽見說在這樣可怕的日子，他們的子女仍在園中遊戲，小孩子們最愛好的遊戲是模仿長上們腳踏無產階級者的身子。

但是雇傭軍一方面既須制勝深淵底下的人民，同時又要與我們的同志激戰，覺得不是件容易的事。芝加哥確能忠於她古代

的傳述，雖然這一代的革命家是被掃淨了，然而他們也帶了他們一代的敵人同歸於盡。自然，鐵匪未公布死亡的數目，不過據一般推測，至少有十三萬雇傭軍被殺。但是我們同志沒有什麼機會。全國未能手挽手的起來革命。他們是孤獨的；寡頭政治者的全部勢力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召集起來對付他們。所以，每時每日，不斷的列車載着無計數雇傭軍，駛行到芝加哥。

深淵底下的人民太多了！軍士們已倦於殺戮，他們把街上的暴徒包圍攏來，預置像牛一般的驅入密息根湖裏去。這是正在這樣動作開始的時候，加斯維特同我遇見了那位少年的軍官。包圍的動作事實上失敗了；於此，不能不感激同志們光榮的行動。雇傭軍本意想殲滅大隊的人，但結果只驅逐不上四萬個不幸者到湖裏去。常時的，當雇傭軍正包圍着一大批人，要往水裏驅逐的時候，同志們即施行一種牽制的策略，因此暴徒們乘機脫網而去。

加斯維特和我別了那個軍官不久，即遇見了這樣一個例證。我們所曾參與的那羣暴徒，現在已逼的不能前進，東南兩方都有強固的軍隊，他們不能往那兩方逃。我們所遇見的那隻軍隊又不讓他們往西方走。所以惟一的出路就是北方，北方就是往大湖裏去。東南西三方都有機關鎗和自動來福鎗在掃射。或者這是注定了他們是要被逐到湖裏去，抑或是一種盲目的迷繞，我不得而知；但是無論怎樣，暴徒只要穿過十字街口到西邊去，再轉過一

條街，又回到他們原來的處所。

加斯維特和我在這個時候，想取路往西，脫離街戰的區域，然而我們重復走入暴徒密集之中，我們一來到轉角的地方，就看見在嗶的暴徒走向我們這邊來。加斯維特抓住我的膀子，正預備要跑，他又把我拽回來，這時有六輛軍用汽車上面設備着機關鎗，駛向這邊來。後面跟着武裝自動來福鎗的兵士們。他們在取着地勢的時候，暴徒已向他們撲來，好像在他們未能開始動作以先，將要全軍覆沒的樣子。

處處軍士在拋放他的來復鎗，但是這樣分散的鎗彈不能抑止暴徒的進前。他們含着獸性的暴怒，狂呼的前進。機關鎗似乎不能即刻射放。汽車堵住了街道，逼着兵士們立在側道上。兵士越來越多，在這種擁擠情形之下我們走不了。加斯維特握着我的膀子，我們緊靠着一座房子的前面。

在暴徒距離還沒有二十五尺遠的時候，機關鎗開始掃射；在這樣一片火燄之下，沒有人能夠生存的。暴民不能前進。他們被射倒，始而一堆，繼而一丘，如潮湧的往下倒斃。後面的人仍往前衝進。受傷的男子和婦人們被推出於湧潮之外，輾轉於車輪之下及兵士的腿下。兵士即用刀刺殺那些掙扎的不幸者。我看見有一個人站定起來，用他的牙齒咬住兵士的咽喉。他們同時倒在泥土之中。

炮火停歇了。目的業已達到。暴徒已被壓抑的不能衝過來。清理街道的命令發下來了。軍用汽車不能在死人的浪花上行駛。兵士正在從車輪下把死屍拖走的時候，事情發生了。後來我們才知道是怎樣發生的。在離有一排房子遠的地方，有一百個我們的同志佔住了一所房屋。他們穿過屋頂和房屋，來到他們能夠俯視那些厚集的兵士們的地方。於是開始着反攻的殺戮。

毫未警告着的，一陣炸彈從屋頂上擲下。汽車和無數的兵士們轟成碎片。他們，及那些未死的兵士，狂速的往後退。在半排房子的這一邊，有一座房子也向我們開火。以前兵士們把那些奴隸當作地氈鋪在地上，現在他們自己也變成地氈了。加斯維特和我甚為愉快。我們像以前一樣，蔽藏在大門口。但是他這時候不要往地下躺臥了。炸彈聲音沉寂了後，他開始的向外窺視。

『暴徒又回來了！』他向我喊着的。『我們須急速的離開這裏！』

我們手挽着手兒，連滑帶跌的在血染的道路上飛奔到轉角的地方去。在十字街道上，我們看見有少數的兵士們仍然在跑。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路上已清淨了。所以我們稍停了一下往後看着。暴徒慢慢的走來了。他們正在忙碌的奪取已死兵士們的來福槍，並且殺戮那些受傷的。我們看見了那個救我們的軍官的結局。他痛苦的用肘支起他的身子，並且用他的自動手鎗

撥動他身邊死人，使自己輕鬆點。

『我的升遷的機會沒有了，』加斯維特笑着說，這時候一個婦人正揮動她的屠刀向這受傷的軍官斫去。『來罷。我們方向又走錯了，但是無論如何要走出去。』

我們經過寂靜的街上向東走去，在每個十字街口我們防備着意外的發生。在南方狂大的火饑正在勃發，我們知道是在殲毀貧民窟。後來我終於沉倒在側道上。我已力竭，不能再向前走了。我被擊傷了，四肢痠痛；然而我還不能免於笑着加斯維特，他正在捲着一根烟，說：

『我知道我是在糊裏糊塗的救你，我太莫明其妙了。這簡直混作一團。每次我們想衝出去，事情發生了，我們又得轉回來。我們現在離我起初救你的地方只有幾排房子遠。朋友和仇敵混作一堆。這是個混亂局面。我們不知道誰在那些房子裏。你一窺視，炸彈就落在你的頭上。你要想平安的向前走，誰知又走到暴徒裏面去了，就得被機關鎗射死；如果你要走到囉嗦軍隊裏去，你又得要被屋頂上你的同志們殺死。你要不加入任何方面，暴徒來了又要把你殺死。』

他憂慮似的搖頭，燃着了烟捲，坐在我的旁邊。

『我餓得差不多要吃石頭了，』他接着說。

隨後他又立起來，走到街心拾了一塊圓石子。他走回來把我

們背後一個店舖的窗子打破。

『這是地板，與我們沒有什麼好處，』他一面扶着我從那個窗戶洞裏穿入屋內，一面這樣說：『但是我們只能這樣做。你可以稍爲在此睡睡，讓我來察勘一下。我可以救你救到底，但是須要時間，長的時間——而且我要點東西吃。』

我們進來的是一個軍裝店，他把我安放在後進一間房子裏鋪着馬毯子的榻上。除掉我的困苦以外，我的頭劇烈的在痛，我惟有閉着眼睛想睡着。

『我就會回來，』是他別時的話。『我不希望能夠弄到一輛汽車，但是無論如何食物總可弄到一點。』

這是我三年後最末次的與他相見。他沒有回來，他被抬到醫院裏去了，肺部中了一彈，還有一彈是中在他頸子上。

第二十四章

夢 魘

在上火車到芝加哥家的那一夜，我已經沒有睡，加之現在的疲乏，所以這次睡得很着。我第一次醒來，已經是夜裏了。加斯維特還沒有回來。我的錶不見了，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我閉着眼睡在榻上，遠處遲鈍的爆炸之聲傳入耳鼓。地獄仍在狂怒。我爬到店鋪的前面。大火的光亮照得街上如同白晝一般。連極小的字都可認別清楚。在數排房子遠的地方傳來手擲炸彈的爆裂聲和機關鎗的掃射聲，從極遠的地方也可聽見長時間的沉重的炸裂聲。我爬回馬毯榻上，重新睡下。

第二次醒來的時候，一線微弱的黃光射照我的身上。已是次日的天曉。我爬到店鋪的前面。慘淡的火光佈滿天上。在街的那一邊，一個可憐的工人蹣跚而行。他用隻手緊握着他的身旁，走

過去的地方留着一片血跡。他的眼睛向各處轉動，滿懷着恐懼的神情。有一次，他直視到我這一邊，臉上佈着受了傷的野獸的說不出的可憐性。他看見了我，但是我們倆當中並沒有什麼關係，至少並沒有諒解的同情；他畏怯的勉強向前行走。在這樣的世界他不必希望人的救助。他是他主人所欲得而甘心的奴隸之一。他所能希望的，他一切所求的，不過是要爬進一個洞裏，像野獸一般的躲藏着。轉角地方一輛走過的救傷馬車的響動聲，給了他一大驚嚇。救傷馬車不是爲他這樣一個人而設備的。一聲痛呼，他跌倒在一家門口。一分鐘後，他立起了，失望的繫散而行。

我回到我的馬毯上，等了加斯維特一點鐘，我的頭痛沒有除去，反而加劇。不過是一種意志的激動，叫我能够睜開眼睛看。這樣的睜開眼睛看東西，實是一種不能忍的苦痛。而且我的腦中含着極大的衝動。柔弱而暈眩的，我從破窗中爬到街上；摸索而自然的，想跳出這樣可怕的屠幸場。這以後我完全在夢魘之中。在以後幾點鐘我所能記憶的事就好像一個人在夢魘中所能記憶的一樣。好多事實深刻在我腦筋之中，但是在這些不可塗抹的事實之間，我完全是無知覺的。在這其間所發生的是什麼，我不知道，而且再也不會知道。

我記得在轉角的地方，顛躓在一個人的腿上。這就是走我躲藏的地方經過的那個可憐的受傷的人。他那放在鋪砌道路上可

憐的多疣的手，我是多麼清楚的記得——終生勞力，以至兩手胼胝，掌中硬皮突出有半寸之厚。我立起來，開始走的時候，看看他的臉，他還在活着；因為他的兩眼還在模糊的看着我。

以後就是一個空白。我一點也不知道什麼，一點也沒有看見什麼，只不過寸着尋找安全之所。我第二次夢魘中的幻象是一條死人佈滿了的街道。我猝然的來到這個地方，就好像一個到鄉間去游蕩的人走到一支溪流差不多。不過我所看見的這條溪並不流。全凍凝着死骸。從鋪砌的道路直至側道，滿街十分平坦的躺在那裏，處處有小丘堆的屍骸凸出地面。可憐的被驅逐的深淵底下的人民，被獵得的奴隸——他們躺在那裏像在加利弗利亞被驅逐的兔子一樣。* 我看着街的上下。沒有動作，沒有聲響。沉靜的房屋。也從許多窗戶裏看着街道。一次，只有一次，我看見一隻手膀在死溪裏動着。我發誓我是看見牠在動，扭曲着手膀用一種痛苦的姿勢在動。同時牠舉起在牠上面的一顆頭來，臉上呈露着無名恐怖的血跡，迅速而不清楚的向我說話，隨後倒下來了再也不動。

* 原註：在那個時代地曠人稀，以至野獸時常染成瘟疫。在加利弗利亞所有有逐兔之俗。在一個規定的日期，當地農夫聚集起來，從各方把成千成萬的兔子趕到一個預備好了的處所，在那裏用棍子把他們通統打死。

我又記得另一條街道，兩邊有沉寂的房屋；震驚深深的擊入了我的知覺，因為我又看見了深淵底下的人民，但是這一次他們是在流動的溪水裏，向前進行。後來我知道沒有什麼可以叫我恐懼的。溪水流動的很慢，發出呻吟，悲嘆，咒詛的聲音，以及老年人，神經昏亂者，瘋狂者的喋喋不休之語。這些都是貧民窟裏面的老幼，病弱，無助無望的可憐人。他們在南方的窩巢已被付之一炬，他們只好在街戰的地獄裏匍匐，他們預備往那裏去，他們結局怎麼樣了，我不知道而且再也不會知道。

我向微弱的記得，我打破了一個窗戶，躲入一家店舖裏，逃避一羣被兵士所追逐的暴徒。我又記得有一次在一條寂靜的街道上，一枝炸彈在我身邊爆裂了，我上下察看，不見一個人。其次就是我最強烈的回憶。一種來福鎗聲猛然使我驚悟着有一個汽車上的兵士在向我射擊。彈子未曾命中，我隨即尖聲的說出暗號。我坐在汽車上的記憶是很模糊，但是有一次又被一種顯明的景像打破了一霎時。坐在我旁邊的兵士開放來復鎗聲叫我睜開了眼睛，我看見佐治密爾福，就是我在皮街的時候所認識的一個人，慢慢的沈側道上。他往下沈的時候，兵士仍向他放鎗，密爾福打了一個回旋，後來急倒，四肢伸張的臥在地上。兵士呵呵大笑，於是汽車疾駛而去。

這以後，我知道我是在酣暢的睡眠中被一個緊靠在我旁邊

的人上下走動的聲音所驚醒了。他的臉受了傷，汗從他的前額滾到鼻子上。一隻手被另一隻緊握在胸前，走的時候血滴在地板上。他穿着雇傭軍的制服。從外面，好像經過厚的牆壁，炸彈的轟裂聲仍沈悶的傳來。我是在一座被關鎖的房子裏，與別座房子一樣。

有一個外科醫生進來為這個兵敷藥裹傷。我才知道這是下午兩句鐘。我的頭痛還沒有痊愈，醫生停止了他的工作，給與我一付強烈的藥劑，減除我的痛苦。我又睡了，後來我知道我是站在房子的頂上。交手的戰爭停止了，我是在看着氣球攻擊防壘。一個人用膀子圍着我，我緊緊的靠在他的身上。這當然是安勒斯特，我很驚異他的頭髮和眉毛燒得這樣難看。

我們能在這可怕的城裏遇着了，真是僅有的機緣。他全然不知道我離開了紐約，他來到我睡覺的房裏的時候，還一點也不相信這就是我。我所見的，芝加哥騷亂還不止如上所述。看過氣球襲擊以後，安勒斯特把我引到房子的中心，我又睡了一下午和一夜。第三天我們仍在這房子裏，第四天安勒斯特得着允可並且從當局弄了一輛汽車，我們離開了芝加哥。

我的頭痛已全退去，但是身體精神都很疲倦。在汽車中我倒在安勒斯特身上，漠不關心的看着兵士們把汽車開出城去。戰爭仍在進行，然僅不過在些孤的地方。好多處所仍然被同志們佔據，

但是都被重兵圍守。他們肆行征服的手段。征服就是死。因為無讓步之可言，他們英勇的戰到最後的一人。

當我們走到這樣一處地方的時候，衛守者要我們往後轉，繞着別條路。在一次，有兩處都是同志們的強固的佔據地，當中只有一段正在燒毀的道路可通。在兩邊我們可以聽見鎗彈聲和呼喊聲，汽車只好從將頹的牆壁和烟燄瀰漫中衝出去。有的時候，街上的瓦礫如山，阻礙我們進着。我們被迫的繞行別條路。我們是在廢墟的迷宮中，我們的進行很遲緩。

牧畜場(房子，設備以及一切)變為危樓斜壁，一遍荒涼。在右邊的遠處，烟霧瀰蒙天際，——這是普耳門鎮，車夫告訴我們，現在完全燒毀了。在第三天的下午，他是從那裏御車子送信出來的。那裏發生了最激烈的戰爭，他說，許多街道死人堆滿了以至不能通行。

在牧畜場區域，繞過一座房子的將頹的牆壁的時候，汽車為

* 原註：房子裡面人堅持到一星期，有一座甚至堅持到十一天。每一座房子的受攻擊好像一座砲壘一樣。硬傷軍每層樓的向上進攻。這一個殊死的戰爭，兩邊都不讓步。革命家因為是在上方，所以比較有利些。他們被擊退的時候，損失不是一方面的。這些芝加哥的無產階級者尚不遺棄其祖先的命名。死傷的數目，兩邊正是 11 比 1。

街上的屍骸所阻，他們好像大海中擲起的波濤一般。這顯明的使我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暴徒轉過街角正往前衝進，被十字街頭的機鎗向他們直射了過來。但災殃也降到兵士們身上。一枝天外飛來的炸彈一定在他們當中炸裂了，因為暴徒們，既被阻止前進，倒斃在地上成爲波浪，又高捲牠的浪頭，吐出白沫。兵士與暴徒睡在一處，被裂碎或切斷的，圍臥在毀壞的汽車和鎗炮四周與上面。

安勒斯特跳了起來。穿着棉襯衫的熟識的肩頭，白髮的熟識的劉海觸住了他的視線。我沒有注意他，直到他重新坐下，汽車疾駛的時候，他才說：

『這是莫爾好斯主教。』

不久，我們到了青綠的野外，我回頭向着烟霧瀰蒙的天空作最後之瞥視。在遠處傳播着低微遲鈍的爆裂聲。於是我轉過臉對着安勒斯特胸前，哭泣 Cause 之失敗。安勒斯特的膀子圍着我，充滿着愛情向我說道：

『這一次我們是失敗了，親愛的，但不是永遠是失敗。我們已得了教訓。明天，Cause必重新振作起來，有智慧，有秩序。』

汽車駛到一個火車站。在這裏我們要搭車到紐約去。我們在月台上候車的時候，三排列車轟震過去，往支加哥開行。裏面滿載着襤褸的，無技能的工人，深淵底下的人民。

『徵集奴隸復建支加哥，』安勒斯特說。『你看。支加哥的奴隸
都被殺完了。』

第二十五章

恐怖黨

一直到安黎斯特和我到了紐約，並且過了幾個星期後，我們才透切的了解這次所加於Cause的災殃的範圍。這是個艱苦而流血的情況。在好多地方，散佈在各鄉村，發生了奴隸的革命和殺戮。犧牲者的名單異常的增多。各處有無計數的人被執行死刑。山巖和荒廢處所充滿了亡命之徒，他們是在毫無憐恤的被射殺的環境之下。我們自己的躲藏處所擠滿了被鐵踵所購買的人。因為偵探的報告，許多躲藏的處所都被鐵踵的兵士所侵寇。

許多同志因而氣餒，他們用恐怖的策略報復鐵踵。他們希望的挫折使得他們灰心失望。許多不同我們聯絡的恐怖團體成立了起來，惹動我們許多的困煩。* 這些不受指導的人任意的犧牲

了他們的生命，時常的牽動我們的計劃軼出正軌，延遲了我們的進行。

在這時期，鐵錘毫不動情的，深思遠慮的進行。牠不惜動搖全社會的構造，搜尋我們的同志；牠整理僱傭軍，優遇的勞工階級和一切秘密機關；牠毫無憐恤的，兇惡的懲罰着他們，牠靜默的忍受着對於牠的一切報復；牠補充着牠戰線上的缺額。而同時安勒斯特和別的領袖們也在盡力的重新組織革命勢力。我們可

原註：這門失望時期的記錄是一個血的記錄。報復是主要的原動力。恐怖團體中的

人不顧惜自己的生命，不希望什麼將來。Danites，因 Marmon 神話中報復的天使而得名突起於美國西方的山中，遍佈太平洋沿岸，從亞拿斯加到巴拿馬。Valkyries 的團體全是婦人。她們是恐怖團體中最可怕的一個。凡威屬沒有死在寡頭政治者手裏的婦人沒有加入團體的資格。The Widow of War 是另外一個有名的婦女團體。與 Valkyries 友好的團體是 Berserkers。這些人把自己的性命當作不值錢。他們把覆虜軍所住的 Bello a 大城和裏面所有的十萬人民完全的燬滅了。Bedlamites 和 Helldaniets 是兩個孳生的奴隸團體，之外還有一個生命不長的宗 團體叫作 The Wrath of God。其餘的恐怖團體還有：The Bleeding Hearts, Sons of the Morning, the Morning Stars, the Flamingoes, the Triple Triangles, The Three Bars, the Rubonics, the Vindicoters, the Comanches, 與 The Erebusiter

以明瞭這種事業範圍的擴大，當牠們表現在 *

*原註：愛非哈得此稿本至此結束。在一句的當中戛然而止。她一定得著歷衛軍要來的警告，因為她在逃跑或被獲以前，必得把稿本，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情她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把這說完，因此隱晦了七世紀長久的安勒斯執行死刑的奧秘，我們終於不能明悉。

淚

左 麟 著 定價六角

人生是要從多方面體驗得來的，這本書就是作者的生活的實感！有的可以使我們興奮，有的可以使我們悲哀，這本書就有這樣的力量呀！



狂瀾

楊 駱 人 著 定價六角

你要看火花的飛迸麼？你要看狂瀾的洶湧麼？革命文學的口號自從在中國文壇上突起之後，我們的文學就轉變到另一階段。本書就是在這樣的怒潮中寫下來的作品。在文學的分野上，這樣的作品是我們所需要的，因為作品的本身是包含着目的意識的緣故。

暴風雨的前夜

錢杏邨著 定價二角

這是杏邨先生新近所做的一部敘事長詩，格調與勃洛克的「十二個極其相似，這裏面充滿革命詩人熱狂的情緒。這裏面沒有幻滅，沒有悲哀，只有狂風暴雨快要來的時候，那陰雲層層沉雷隆隆的聲音，讀者們你願意在這個時代裏，張開手臂去迎接這未來的「暴風雨」麼？

力的文藝

錢杏邨著 定價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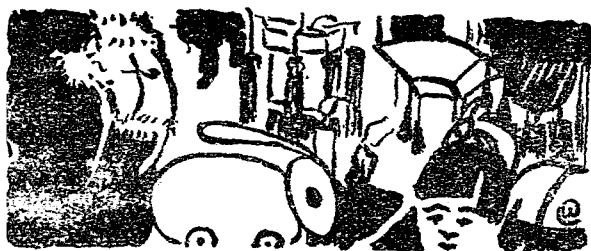
錢杏邨先生是現代文壇上最有力的批評家！這一冊書就是他對於最近的世界各國的文學批評。對於現時世界各國的名著，加以嚴格的分析與介紹，為關心現時世界文壇的一般的現勢，和與現時代所關聯之作品者，不可不讀此書。



歌狂的朔樸

分五角三價定 著書歌徐

悲哀倘若是從追求人生的
主義上生出，則這種悲哀
總還自有牠時代的意味吧
！這部書，我們粗看起來
，只覺着他是冷靜地感傷
地，但是這種冷靜悲哀，
却會把我們引到悠悠沉默
，重複興奮起來，這也就
是這本書的價值。



吧我怨的愛

角三價定 著明黎

這本書是用書
函的體裁，寫
愛情的過癮。
書中竹節委婉
纏綿，隨處流
露着愛的真誠
。青年們！你
們願意在這裏
陶醉一下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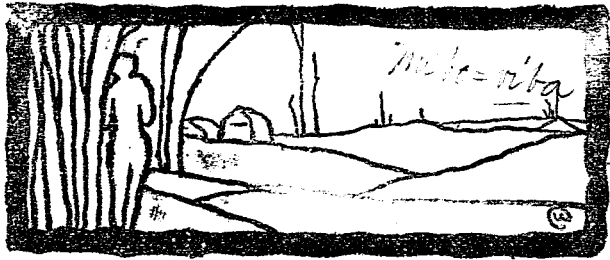
最新出版

現代中國文學作家

錢杏邨著

定價六角

中國自有新文化運動以來，已經有了十多年的歷史了！在這十多餘中新的作家誠然產生出了不少，但真正能够代表時代的，却仍舊是寥寥晨星！現經錢杏邨先生將中國文學家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蔣光慈等四人，加以一番精密的分析與重新的批判，編為現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一集。他是站在革命文學的立場上來批評每一個作家的。我們在這本書裏非特能够知道四位作家的個性，作品，并且能够知道我們現在所需要的那一種作品，那一個作家。學校可作教本用，個人可供參攷，購者從速！



同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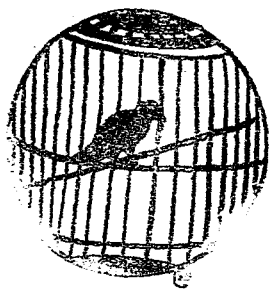
形前社編著 定價四角五分

本書包含小說五篇：(一)東方的太陽；(二)長途；(三)白光；(四)在母親的懷抱裏；(五)同軌；都是勸前社同人創作的精華。在熱潮洶湧般的革命文壇上，這是一朵鮮艷的奇葩！

枳花集

畫室譯 定價七角

內包含「最近的戈理基」，「莫斯科的五月祭」等散文十餘篇，為畫室先生最近所譯。凡關心於世界文壇的現狀和文學潮流的轉變者，這本書一定可以給你一個有力的興奮！



劇悲的雀瓦

著 群 夢

分五角四價定

畸形的社會，造成功現在畸形的社會！青年們雖在社會裏苦悶着，掙扎着，叫喊着，社會雖然黑暗，但青年們前面的憧憬總是隱耀着光明的希望！我們爲了這光明的希望去熱烈的追求，爲了這畸形的人生去努力創造！這一冊書，作者雖然塗抹上了一層灰白的顏色，做出病痛的叫喊，但我們在骨子裏可以認識現在的人生，在他深刻的描寫裏，可以尋出自己的出路！

件事 樊 薩

角五價定 編次創畫

哄動全世界的薩樊事件，到今日已成爲了社會運動史上可紀念的一頁了！但是薩樊事件的內容到底是怎樣呢？他的事實和背景又是怎樣呢？這許多我們僅能在報上看到一些簡單的情節。所以凡關心世界的革命運動者，都不可不讀此書。

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戀愛破滅論

盧劍波編 定價三角

戀愛，戀愛究竟是什麼東西？是個無靈無威的土人木偶，是個欺世欺人的假面具，一般男女青年自己關在社會的牢籠裏，甘心受這虛偽觀念的支配，還高唱什麼『戀愛神聖』？這是多麼可憐。這本書要把現在的戀愛從根本上推翻，亦

裸裸地暴露出人性的本來面目，以科學的眼光指出了非愛的基本

到大同的路

朱謙之著 定價五角

這是朱謙之先生最近的著作。他本着擁護三民主義的熱忱，極力要為革命的三民主義，找到一個學理上的解釋。這部書便是用歷史進化的方法，來證明三民主義實踐的前途確是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大同世界！凡我一般民衆，都不可不讀此書。

性關係的歷史創造出一條新的曙光。讀者們，如其你們願意把性的問題，重新解剖，切不可忘記了這本書。

原理，這不是愛倫凱可托濟一般膚淺的戀愛論者所可夢想得到的。牠將要在思想上激發絕大的波瀾，將要為

殉

王任叔著 定價七角

殉是王任叔先生最近的幾篇短篇小說，他用冷靜的頭腦去觀察現代社會的醜惡，豐富的情感去引起青年的共鳴；筆致雄渾，描寫深刻，使讀者們看了，發出一種深刻感想，在這裏面可以看出現代社會上的形形色色，而且簡直可以認識整個的人生。愛讀王先生小說者，請到這裏來嘗嘗新的滋味！



現代思潮和婦女問題

定價七角 張佩芬著

近年來新思潮的澎湃，影響到婦女們起來作解放的鬥爭！每一個新思潮的形成，對於婦女解放總有着密切的關係。本書就是要說明在現代的複雜的思潮下面所發生的婦女問題。作者都加以精密的考察，和詳細的分析；對於婦女問題有獨到的見解，並廣引國外婦女解放論者愛倫凱等之名言，收集廣博，議論週到，留心婦女問題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書 名 鐵 鐘
編 譯 者 王 抗 夫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印 刷 者 泰 東 印 刷 所

印數1—2000

01136

定價大洋一元四角 外埠郵費加一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總 發 行 所 泰 東 圖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五 月 初 版

